民國叢書

第五編

·68·



庚子西狩叢談

吴永口述　劉治襄記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再版

庚子西狩叢談

【全書一厚册實價貳拾元】

口述者　吳興吳漁川

筆記者　蘭溪劉治襄

出版者　茗溪漁隱

經售者　道德書局
上海霞飛路嵩山路
電話八二七七四號

本書據箬溪漁隱1943年版影印

吳漁川先生三十八歲肖像

庚子後二年留影時任廣東高廉欽兵備道



吳漁川先生墨蹟之一斑（五十八歲時所書）

余自弱時學趙文敏書十餘年凡松雪法帖墨蹟臨摹殆遍時人頗稱之而終不自慊四十歲後知趙書非雄秀渾成未易深造復專習香光書今二十年於茲相乘了無所得因歎書雖小道積數十年心力所詣如彼朝學執筆暮已高自標許者其亦知所反乎

壬戌四月吳永識於京師

吳漁川先生年譜

先生諱承字漁川一字槃盦別號觀復道人浙之吳興人也生於同治四年歿於民國二十五年享年七十有二

清同治四年　乙丑　一歲

是年四月三十日誕生於四川寧遠府西昌縣縣署

五年　丙寅　二歲

六年　丁卯　三歲

七年　戊辰　四歲

八年　己巳　五歲

九年　庚午　六歲

就傅讀

十年　辛未　七歲

十一年　壬申　八歲

已能詩文槩目爲逸才

十二年　癸酉　九歲

十三年　甲戌　十歲

清光緒元年　乙亥　十一歲

二年　丙子　十二歲

三年　丁丑　十三歲

四年　戊寅　十四歲

父病篤每夜就中庭焚香籲天號泣乞以身代及父歿哀毀幾以身殉

五年　己卯　十五歲

隨母從成都家貧甚無力延師從親友假書讀刻苦自勵涉獵經史之餘工繪事通音律摹刻漢印古茂有致雅俊稱於時

六年　庚辰　十六歲

七年　辛巳　十七歲

八年　壬午　十八歲

從名孝廉劉復初先生習詞章

九年　癸未　十九歲

應童子試冠前茅

十年　甲申　二十歲

從郭紹先先生游學益大進是年法越搆難投筆從戎初爲鮑超部曲記名提督鄧統領訓誥所延致旋入忠壯幕治箋摺草露布馳驅於冰天炎瘴中備嘗險阻是時法軍壓境其大將孤拔戰死

十一年　乙酉　二十一歲

清廷與法議和遂解甲歸田泛洞庭客長沙旅橐蕭然粥書畫鐫刻以自給湘陰郭子瀞觀察耳其名聘爲記室閒從侍郎郭嵩燾習古文義法藝益進

十二年　丙戌　二十二歲

十三年　丁亥　二十三歲

由湘至京師郭嵩燾侍郎爲致荐於戶部侍郎毅勇侯曾紀澤一見拭目館於台吉廠邸第

十四年　戊子　二十四歲

曾惠敏公紀澤以次女妻之

十五年　己丑　二十五歲

十六年　庚寅　二十六歲

庚寅春惠敏公薨於位先生護喪之長沙

十七年　辛卯　二十七歲

十八年　壬辰　二十八歲

十九年　癸巳　二十九歲

先生以家貧親老援例以知縣試吏直隸

二十年　甲午　三十歲

中日啓釁（甲午之戰）

二十一年　乙未　三十一歲

中日和議告成侯官羅公豐祿荐先生於李文忠公（鴻章）奏派隨辦日本商約

二十二年　丙申　三十二歲

李文忠公奉詔賀英皇加冕禮南海尙書張蔭桓接辦商約大臣遵旨保荐賢才首舉安徽臬司趙爾巽伍廷芳及先生等皆列薦剡

二十三年　丁酉　三十三歲

補授直隸懷來縣知縣

二十四年　戊戌　三十四歲

蒞懷來縣任兢兢吏職以勤廉自矢頗著循聲

二十五年　己亥　三十五歲

二十六年　庚子　三十六歲

是年拳亂作紅巾滿城生殺任意先生洞燭亂機痛治之境內晏然秋七月八國聯軍犯京師兩宮微服倉皇出走車駕猝蒞懷來先生守土不去接駕有功奉旨辦理隨扈前路糧台以位卑邀重眷恐遭衆忌毅然奏請簡

派甘肅藩司岑春煊爲督辦甯自居會辦至
宣化擢升知府准專摺奏事賞道員交軍機
處存記賞賚優渥寵冠羣僚朝臣盡爲側目

二十七年　辛丑　三十七歲

五月簡授廣東雷瓊道缺道兩宮自西安啓
鑾命督辦回鑾前站事宜至開封奉懿旨還
赴廣東新任毋庸隨扈

二十八年　壬寅　三十八歲

補授廣東高廉欽兵備道兼統潮普等八營
督辦高州清鄉事宜

二十九年　癸卯　三十九歲

三十年　甲辰　四十歲

三十一年　乙巳　四十一歲

調署雷瓊道兼統廣東巡防七營兼督辦撫
黎局務旋調授惠潮嘉兵備道十月續娶宮
保郵傳尙書盛宣懷之弱妹爲繼室

三十二年　丙午　四十二歲

丁憂去官入蜀奔喪

三十三年　丁未　四十三歲

三十四年　戊申　四十四歲

服闋入都旋授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兼管
黃運兩河事宜誥授資政大夫賞二品頂戴

淸宣統元年　己酉　四十五歲

二年　庚戌　四十六歲

三年　辛亥　四十七歲

秋武昌起義去官之滬

民國元年　壬子　四十八歲

魯都督周自齊召赴濟南委署山東提法使
旋改任都督府祕書長兼籌備國會省議會
選舉事務所所長

二年　癸丑　四十九歲

簡任膠東觀察使兼外交部煙台交涉使及
僑工事務局長給二等大綬嘉禾章官制革
新改觀察使爲道尹在任歷十年之久

三年　甲寅　五十歲

四年　乙卯　五十一歲

五年　丙辰　五十二歲

六年　丁巳　五十三歲

七年　戊午　五十四歲

八年　己未　五十五歲

與劉治襄先生初晤於濟南山東省署之西園席間暢談庚子故實未竟即散

九年　庚申　五十六歲

十年　辛酉　五十七歲

以事忤上官遂挂冠去從茲息影部門

十一年　壬戌　五十八歲

十二年　癸亥　五十九歲

十三年　甲子　六十歲

十四年　乙丑　六十一歲

十五年　丙寅　六十二歲

十六年　丁卯　六十三歲

孫公寶琦潘公復先後綰理中樞一再辟挽復出任國務院秘書與劉治襄先生重共几席賡續前問遂成庚子西狩叢談一書凡五卷都七萬餘言

十七年　戊辰　六十四歲

十八年　己巳　六十五歲

見國事日非遂杜門養痾精闡釋學

十九年　庚午　六十六歲

二十年　辛未　六十七歲

二十一年　壬申　六十八歲

二十二年　癸酉　六十九歲

二十三年　甲戌　七十歲

二十四年　乙亥　七十一歲

美教士浦愛德將庚子西狩叢談譯成英文付美國耶魯大學刊行後更有德文日文譯本中外推崇視爲信史

二十五年　丙子　七十二歲

十月十七日易簀於北京宣南求志巷先生爲官一生所餘僅圖書四壁筆硯數笥而已

序

庚子京畿拳匪其始由於二三愚妄大臣逢迎親貴以攘除夷患為名將欲撼動神器徼非常之榮利遂致乘輿播遷生靈塗炭欵議壓就歲幣奢嚴辛壬以還國謀顛躓民困財殫百度隳紊紀

綱坐是不振陰〻如日將昏馴至宗社
為墟版宇分裂夫豈憸人所及料哉夫
禍變之來每相緣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於
激則彌悍嚮若戊戌無變政之舉以
孝欽無猜忌於德宗矣宮廷雍睦以扶
清滅洋之謬說何自而生拳匪不敢猖

狂夷兵無由犯闕矣辛丑和約創鉅痛深
乃銳意變法空言立憲權倖開貨賂
之門疆吏失馭兵之柄羣小並進天下騷
然假使當軸得人推賢任能修明庶政則
上下相維猶可為理國祚雖衰其亡也未
必如是之速矣是故非意之意嘗為事之

基胎嗚呼豈非天哉余宰懷來之三年
當拳民萌動之初余痛治之境內晏然無
何隣封拳衆數千闌入縣境設立壇場
聲言報復強余至壇所厲聲詰問幾
罹鋒刃自此紅巾滿城生殺任意陵轢
官長魚肉鄉民岌岌不可終日如是者

幾兩閱月及夷兵陷京師兩宮微服出走間關道途晝餐無粳糒夕休無床榻飢寒羸瘠有平民所不堪者況萬乘之尊手車駕將至百官雲從余於淒遽之頃設備行宮供億百司食物紛紜勞悴僅乃集事以豆粥麥飯之微勞邀慈

聖特達之知眷遇優渥寢將大用顧為
當路所嫉宦不遇一道寧非命耶余之
陪隨鑾蹕切往往不次召對每陳民间疾
苦及閭閻凋敝情狀慈聖輒為嗟歎曰
諭執政以為聞所未聞執政某公責余非
所宜言不當入告余之觸忌此為尤甚昔韓

退之擢監察御史上疏言事貶山陽令其
實所論亦一時常事而還得罪者蓋疏
中有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
未知故執權者惡之遂遭貶謫以今擬古有
同慨已蘭溪劉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
也記問浩博有識略知天下大計壬寅領

鄉薦聯捷成進士入詞垣有聲朝列
余久欽其才望以未獲一見為恨己未
之秋于役濟南晤於省廨甫接襼即詢
余西狩事語未竟會有他客至尋復撤
去越八年余為濟寧總揆辟入幕
與先生共几席重申前問余為縷述

顛末先生與同僚聽之或喜或怒詫為
剏聞余言一席之談不過具述當時
事實而已久之先生出一編示余署曰
庚子西狩叢談則已裒然成集於拳
亂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蜮之
情故事得失之故詳徵博載鉅細靡

遺筆殘縱横詞采磊落事皆翔實
庶可傳信　先生記憶猶強精力滂魄
即此可見余衰老無能日即頹喪前
塵已淡焉若忘今得　先生椽筆紀述
覺華萼情事宛在目前不禁感慨
激昂哀興飛動　先生負海上之成

連手後之覽者毋徒誇佚事逸聞即作當时信史讀之無不可也贅談云乎哉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春三月

吳興吳永書於宣南

庚子西狩叢談序

庚子之役國家以亂民肇釁外國連衡而入京師兩宮微服出狩行二日至楡林堡懷來縣知縣吳永具衣冠恭迓於道旁於是帝后始得進饘粥備供帳當是時吳公之名聞天下既而太后嘉其行誼命開缺以知府隨扈督辦行在糧臺日夕召見駸駸且大用衆以封圻臺輔目公矣而公伉直自將不肯骫骳隨俗以故樞要多不悅公遂以道員外放然太后終契其賢遇兩司缺出未嘗不憶及公每入都召對未嘗不移晷也既而兩宮相繼殂謝國祚亦潛移談者偶及往事殆如隔世矣丁卯之秋余與公相遇客邸有以前事詢者公爲述其大略乃與外間所傳廻異同坐劉治襄先生瓌奇人也因就公所述草具其事立成數萬言先生夙雄於文敷陳演繹剴切周詳覩者皆悚然色動蓋庚子之禍爲前古之所未有不獨關有清一代之興亡抑中外交通之一大變也而事繆一世紀載闕如後生小子幾莫有知其詳者吳公身在宮庭親述其所經歷又得先生雄快之筆記而傳之洵足備當世史家之要删矣莊生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邱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耶今海桑迭

變。城郭猶是。人民已非。蓋不靨邱陵草木緡焉而已。而二公從鐘簴遷移之後。追述其生平聞見之詳。有不勝其悽然魂斷者。雖異代讀之。猶將感愴欷歔惻怛而不能已。而況吾儕之目擊其事者乎。然拳匪雖陋。尚知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衞國家。特苦其智不足耳。縷指二十年來之事變。吾未嘗不歎此輩之影響。猶爲未可厚非也。二公於此。其亦有同慨乎。戊辰三月桐城吳闓生謹序。

本編所載。係因前清庚子義和拳之變。兩宮避地西狩。吾友　吳君漁川自在懷來迎駕隨扈往返。嘗爲詳述其身歷目擊之情事。而予偶爲之屬筆者也。全書近七萬餘言。以篇幅太冗。釐爲五卷。第一卷自義和拳發難。迄於兩宮出狩。第二卷則　漁川先在懷來禁遏拳教與後來所受之種種險厄。第三卷自兩宮駕抵懷來。沿途扈從。至於太原駐蹕。第四卷及第五卷則自西安起程回鑾。至黃河南岸登舟北渡爲止。除敍述輦路行程外。其間多有政變要聞。宮庭記注。與當時內外大臣鉅璫貴冑之語言風概。旁牽側引。波譎雲詭。可歎可愕。可歌可泣。可以撫膺扼腕。擊案浮白。其一切稱謂體式。均沿當日口脗。從史例也。惟　漁川曾因公私事項。兩離行在。歸途復由河南逕赴粵中新任。故途中事實。未能按日銜接。然庚子一役。蒙國大恥。事變後先之迹。亦略可覩矣。暇中更將關係此次遺聞軼事。就傳說親切與他書所記載者。採賾索要。拉雜補著。別成附錄兩卷。用資印證。嗟乎。黃冠朝士。幾人省說開元。白髮宮娥。何處更談天寶。況乃銅駝棘裏。王氣全消。白雁霜前。秋風已改。金輪聖母。空留外傳於人間。寶玦王孫。莫問當年之隆準。昔之紅羊換劫。青犢興妖。六國敂關。雙旌下殿。胡

天胡帝．牽毋牽兒．牛車夜走於北邙．轂卯晨探於廢屋．蜀道青天．呼癸庚而不應．長安紅日．指戊己以爲屯．回聽內苑蝦蟇．六更已斷．極目南飛烏鵲．三匝何依．誰實爲之．吁其酷矣．天爲唐室生李晟．上付禁軍於馬燧．靈武收兵．百官稍集．興元置府．十道粗通．蠟詔星馳．海內識乘輿所在．飭舟鱗萃．人心以匡復相期．無如敝漢謀深．吞胡氣怯．畫惟式怒．螳不當車．江左畫疆．首主和戎之議．汾陽單騎．未收却敵之功．卒要城下以輸盟．遂據榻旁而鼾睡．從此燕雲．時時牧馬．可憐廬壑．歲歲填金．迢遙百二河山．鷄鳴西度．僥倖八千子弟．狼跋東歸．一局棋輸．九州錯鑄．黃花明日．青史前朝．俱成過眼之烟雲．孰洗沉沙之鐵戟．漁川以闕門之令尹．作參乘之中郎．紫氣未瞻．彩符忽降．見舜容於牆上．遇堯母於門中．忍看憔悴綈袍．一寒至此．況說煎熬餒腹．半菽無沾．是主憂臣辱之時．正捐頂糜身之會．敢忘饘橐．以負詩書．太華山低．誓踏三峰而捧日．仙人掌小．拚擎一柱以承天．遂乃擁篲除宮．解衣獻曝．典衾具饌．剉薦供芻．辛苦一甌豆粥．親進璇幃．間關萬里芒鞋．遠隨金勒．朕不識真卿．乃能如是．衆共稱裴冕．故出名家．特加置頓之崇銜．命傅屬車於近列．爰自橫海澄波．回天起蹕．登封

禮嶽。浮洛觀圖。歌鳳翽以從遊。賦鹿鳴而賜宴。長信宮前。千官獻壽。望仙樓下。萬姓呼嵩。　漁川有役皆隨。無班不綴。前席數言。常呼裴監。書屏問狀。必引蕭生。簉頒相屬於庭階。簪笏不離於左右。凡一路之行行止止。經年之見見聞聞。往日衡埃。霜凄月黯。來時飛蓋。雲會風從。他若御史呈身。將軍負腹。尚以由竇。學士簸錢。以及雞蟲得失之場。冰炭炎涼之感。覆雨翻雲之世態。含沙射影之機牙。並珠記心頭。丹留枕底。鴻爪之餘痕彷彿。印雪長存。蠶絲之積緒纏緜。逢人偶吐。聽罷一囘書說。抵將十曲詞彈。昔年歷下亭邊。萍因偶合。今歲晚晴簃畔。花落相逢。便囘西陸之餘光。重續南柯之舊夢。且收談屑。聊綴叢麻。寫黍離麥秀之遺音。作瓜架豆棚之閑話。君慕介子推之雅節。將隱矣焉用文之。我如王定保之摭言。不賢者識其小者。時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十月上浣甓圃居士自敍於京師宣內寓廬

庚子西狩叢談卷之一

觀復道人口述
甓園居士筆記

前清庚子拳匪之難．八國聯軍入京師．兩宮西狩．於時同鄉吳興吳君漁川方任直隸懷來縣事．以倉猝迎蹕．不誤供應．大爲兩宮所激賞．由知縣超擢府道．恩眷優渥．京外嘖嘖稱一時佳話．上海各戲館至特爲編演新劇．以歆動社會．觀者塡隘．予亦曾一往寓目．陳設布景頗新麗．而劇中情節殊弗類．科白鄙俚．全是三家村禮數．滿村聽唱蔡中郎．此固不足深究．然默揣當日吳君以荒城僻邑．傫然坐困．無端而空中霹靂．忽報皇太后駕到．皇上駕到．王公宰相．陸續俱到．此真夢想不到之事．巷中遇主．亦喜亦懼．定別有一番情景．惜不獲與局中人把臂晤談．一詢真況也．

民國八載．予佐山東省幕．漁川方任膠東道尹．以事晉省．居停屈公觴之於省署西園．囑予爲陪．濟南當陸海孔道．冠蓋絡繹．公私宴會無虛夕．予苦不善酬應．往往託故辭謝．是日聞漁川在座．頓觸素懷．欣然赴召．私念漁川以盛年下位．驟膺殊眷．遭曠代非常之異數．意其人必精強機警．目聽而眉語．才氣發露．

足以傾倒一世者。顧乃溫厚敦篤。藹然善氣。恂恂如老諸生。臭味相感。一見莫逆。恍惚若平生故舊。席間坐次適相接。喜極情急。不復能自禁。未及舉酒。即逕叩以前事。衆聞語。咸共忻贊。漁川因爲從頭敘述。合座傾聽。均斂容屏氣。至寂然不聞七箸聲。正談至酣蜜處。忽報某鎮帥至。主客悉蜂起離席。一番擾攘。遂爾中斷。以後肴酒雜沓。終席迄不得賡續。催租敗興。予大引爲憾事。第念同官一省中。山河咫尺。覿面固非難事。計必有一日從容剪燭。可以圓此話柄。不意漁川回署後。戰事踵起。遂不暇重至省會。而予亦不久謝事去。會風流雲駛。忽忽入年。彼此不相聞。顧其人其事。輒低徊往復於予胸中。未嘗一日釋也。頃歲政局改造。濟寧潘公總揆事。予與漁川先後被辟入樞府。同僚西廳。又適在對案。相見喜極。亟擬請申前說。顧漁川新病愈。喘息尚不屬。殊逡巡未敢相敦促。會同事吳君北江。鄭君侅忱。饒君景伯。柯君燕舲。咸欲速聞其事。因爭相與慫恿之。漁川重違衆意。勉爲之開章演說。同人環坐促膝。如聽柳麻子說水滸傳。心摹神會。目無旁眗。漁川旋亦自忘其疲。描述拳匪始末。殊清切動聽。忽驚忽愕。忽笑忽怒。頃刻萬態。聽者亦不覺隨而顛倒。久之而聲益高。神益王。旁

牽側證.觸緒環生.娓娓滔滔.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可復遏止.直至全部結束.始相與起立環顧.則花磚日影.早已移過七步.直上西檽矣.

此次所談.與予前所聞者互有詳略.但通體比較.總以詳於前者爲多.其關於拳匪一節.及後幅情事.均爲前說所未及.予既溫舊聞.復償新願.胸藏宿塊.頓爾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最可異者.區區一夕談.發端於八年之前.而結委於八年以後.假當時稍延片刻.一氣說盡.亦不過曉此一段歷史.茶前酒後.偶資談助.反不覺如何注意.乃無端畫成兩橛.神山乍近.風引舟開.偏留此不盡尾聲.懸懸心坎.直至今日.言者聽者.乃復無端聚集.完此一樁公案.地隔數千里.時閱六七年.以萬分渴望之私.當十九難償之願.本非絕對必需之事.己作終身未了之緣.成日蓄之意中.而一旦得之意外.便覺得一字一語.皆成瓌寶.奇書殘本.忽然足配完編.一如蕩海萍花.既離復合.西窗聽雨.重話巴山.此豈非人生難得之快事耶.

同寓後.偶與姪壻倪孔昭兒子同度述及.一二.皆忻喜踴躍.如讀章回小說.前說未竟.即亟盼下回分解.予念漁川所談.雖屬於一人之遭際.而其間事實.牽

關係於政聞國故。與一時大局之得失。爲當世所不具悉者。漁川不言。恐更無人言之。亦更無人知之。此一段遜荒實錄。或遂沉埋湮沒。永在闕文佚乘之列。殊爲可惜。因率就燈下援筆記述。取案頭日報用寸草塗抹其上。初意數紙可竟。乃引而愈長。既盡一紙。更取一紙。直至曉鐘將動。尚未罄其十一。而亂稿積直如太冲研都。縱橫左右。狼藉滿案。次晚更續。始別以新紙檢飭書之。凡歷更三徹夜而後竣事。摺疊稿紙。已歸然如牛腰。因囑倪壻依序整理。清繕一通。復持示漁川。承爲詮次先後。訂其漏誤。更出舊藏日記兩册見付。攜歸核對。以次填補地名時日。並就中擇要節抄二十餘則。於是自拳匪發難。洎出狩以至回鑾。首尾粗具。居然足成一片段。與明皇幸蜀。建文遜國諸記傳。約略相類。而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內容之繁賾叢雜。差乃過之。因姑名之曰西狩叢談。方計藏之篋笥。備異日史家之選。知好中具悉其事。謂君意既在掇拾舊聞。毋使湮沒。則與其私爲枕秘。孰與逕行刊布。寄傳識於多數之耳目。質之漁川。頗承贊可。乃稍加删潤。付之手民。此係率意急就之篇。文無翦裁。體無義例。莊諧並逞。雅俗雜陳。殊不能律以作家繩尺。惟事事翔實。在漁川爲親見。在予即爲親聞。

耳入而筆出。初未嘗稍有增減緣飾。取悅觀者。雖不敢遽言傳後。要當足以信今。以視坊肆通行之淸宮秘史諸作。信口開河。羌無故實者。固爲稍勝一籌也。抑予於此。尙當有所剖說。蓋漁川自弱冠以詞翰受知於當代諸鉅公。書名文藻。照耀海內。固非不能屬筆者。漁川之事。漁川之言。漁川不自記而予記之。蠶則績而蟹有筐。未免近於掠美。顧漁川當日所遇之奇。之險。之艱難困頓。千磨百折。殆非恆人所能忍受。甫離豺窟。又入龍潭。幸同九死之生。突受可驚之寵。負責於矛淅盾炊之下。長日在探珠履尾之中。雖幸保於始終。實備嘗夫荼蘖。重以尊前車笠。半隔雲泥。夢裏槐檀。都成泡影。已在境遷之後。不無痛定之思。雅不願以舊事重提。徒增棖觸。況以局中之人。記親歷之事。在己有鋪張之迹。於人有揚抑之嫌。下筆措詞。頗多牽顧。至對於朝序笑譚。宮庭瑣事。亦似不欲遽形筆墨。致傷忠厚。故所存當時日記。殊甚簡略。其無心傳世可知。平居不言溫室樹。於此正足見漁川之長德。予則完全居於局外。與書中人物。均無何等關係。有聞必錄。原不假以成心。據事直書。更無勞於曲筆。此一段信史。或遂因予之冒昧越俎而稍留梗概於後世。卽漁川當日種種苦心孤詣。斡旋盤錯之

大節亦反因此書以表暴其十一則掠美之事或竟視爲成美殆亦未嘗不可若代斲傷手之譏固非予所計矣既拉敍緣引如此以下乃述漁川之言

漁川曰予欲述迎駕始末當先敍及拳匪之事蓋逮兩宮西狩時京師匪患雖熄而近畿各地厥勢猶張予方爲所厄備歷艱窘即駕至懷來之前一日予尙困居圍城中絲毫未得消息也

予初以先外舅曾惠敏公之汲引得識合肥李文忠公頗承器視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文忠奉命充全權大臣辦理日本換約事宜予以直隸試用知縣奉調充文案委員次歲文忠奉命出使賀英皇加冕兼遊歷各國繼其任者爲張樵野侍郎蔭桓年餘事竣會詔中外大僚荐舉賢能張公密保六人首安徽臬司趙爾巽堪任封疆次候選道伍廷芳梁誠堪任出使大臣次道員潘雲生湯伯述（皆不記其名）堪任監司以予殿末其荐語爲堪膺方面旋交部帶領引見奉特旨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丁酉補懷來縣戊戌九月到任是時予年力壯盛頗銳意爲治在任二年於地方利弊多所興革尤以除暴安良使民安業爲主旨因此與地方紳民感情頗洽相處如家人骨肉凡所舉辦朝令夕行故雖羈棲下

邑。殊戀戀不忍舍去。以此迄於庚子之難。予猶在懷來也。

先是清代嘉慶末葉。直魯豫各省。承白蓮教之後。復有所謂八卦教者。大抵以書符治病煽誘愚俗。趨者如騖。嗣經清廷嚴令禁遏。因不敢公行嘯聚。而民間實私相傳習。蔓延頗廣。自耶教傳入中國。地方莠民。輒掛名教籍。倚外勢橫鄉里。教士藉口保護。以袒庇爲招徠。動輒挺身干預。官吏但求省事。遇有民教訟案。往往屈民而右教。教民驕縱益甚。鄉閭良懦。十九受魚肉。因之銜恨刺骨。則相率投入八卦教。以與之相抗。因該教中稍有團體組織。冀以衆爲勢。緩急可資援助也。逮聲氣漸廣。名迹顯露。其中黠者。亦深慮官方干涉。率加以不軌二字。肆行剿刈。乃特椒扶清滅洋四字口號。即懸是爲彼教標幟。一以號召人民。一以抵塞官府。用自別於白蓮天門諸教。緣此而從者益衆。漸明目張膽。昌言無忌。官吏亦置若罔聞。然禁令固未弛也。迄李秉衡撫魯。部屬有以此請示者。則怫然拍案曰。嘻。此義民也。奬且不暇。又安可復禁。此語一播。所在游民土匪。爭相與招搖勾煽。設壇立社。教中聲勢。一時暴長。於是善良殷富。亦不得不投身入教以自庇。會毓賢任曹州府事。迎合李意。思藉此階進。則悉力奬勵而倡

導之。不過數年。幾遍於山東全境矣。

該教中每糾合若干人爲一團。多者或至逾萬人。少亦以千百計。每團各設有壇宇。所奉之神。任意妄造。殊不一律。率以出於西游封神三國水滸諸小說者爲多數。且有供祁寯藻及李秉衡者。李時尙生存。不倫不類。殊無可索解。各團領袖。皆稱大師兄。凡有正式祈禱。則神必降集其身。跳舞升坐。發號令。餘衆膜拜奉命。卽赴湯蹈火。咸俯首惕息。無敢稍抗。大師兄躬代神位。口含天憲。因此聲勢赫耀。可以頤指而氣使。凡隸該團本域住民。無論富貴貧賤。生死禍福。舉出於其一言之下。此職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直達出郡縣長官之上。

八卦教本分爲八大團。每團各以一卦爲標幟。此次舉事者。實祇有乾坎兩團。隸乾字者。謂之黃團。悉用黃巾帕首。黃帶黃抹胸黃布纏足。巾上皆畫乾卦。隸於坎字者。謂之紅團。巾帶皆紅色。上畫坎卦。大勢既集。遂公然編列隊伍。製造兵器。以軍法相部勒。練習時。由大師兄拈香誦咒。其人卽昏然仆地。俄頃倔起。謂之神來附體。則面目改異。輒自稱沙僧八戒悟空之類。狂跳踴躍。或持刀矛亂舞。呼嘯如狂醉。新入者。則以次等頭目教授之。令誦經咒。習拳棒。謂經月而

足用。三月而術成。則矢石槍炮。均不能入。以此抵禦洋人。削平世界各國。所向無敵。其精者至可以書符作訣。從空中發火種。焚燬百尺巍樓。萬間廣廈。或隨意舉利刃自刺。至於刃曲鋒折。而膚肉迄無少損。聞者益驚。以爲神。於是一時風靡。遂不可復遏。因以習拳爲入教正課。故彼中自稱爲義和拳。亦稱義和團。官中稱之爲拳民。或稱義民。後以其行止不法。真相漸著。則普通稱爲拳匪云

拳匪多屬市井無賴。及被脅誘之鄉里農民。雖同爲拳團。亦復各樹門戶。以強弱詐力相角勝。嗣更有巨猾。別出心裁。從天津覓得一土娼。略有姿色。而悍潑多智巧。乃羣奉之爲女匪頭目。號稱黃連聖母。珠冠繡服。衣飾儀從如妃后。更慫恿青年婦女投拜麾下。選健者爲之部領。輒衣紅衣短袖窄袴。十百成羣。招搖而過市。手持紅巾一方。沿途揮舞。人稱之爲紅燈照。謂祗須紅巾一拂。可使於百尺樓頂發火。立時灰燼。或以紅巾鋪地。一人立其上。念咒數通。巾與人皆冉冉升空。如駕一片彩雲。直上天際云云。輾轉傳播。衆共信之爲天人。所至則夾道人衆。咸俯伏泥首。俟過去方敢起立。實則此等事實。皆出諸匪衆之口。從未有人目見。而互相矜炫。互相迷信。迄無敢稍加擬議者。民智之愚陋。至於如

此誠一時之怪事也

是時魯撫李秉衡直督裕祿直臬廷雍晉撫毓賢皆心醉其術而毓廷二人溺信尤甚畿輔大僚已如一孔出氣內則剛毅趙舒翹等阿附端王載漪極力主持造作種種徵驗以聳上聽一若此等義民真有忠忱神力可以報仇雪恥張我國威者一時竟有獎勵各省拳民焚燬教堂之詔令以是奸民無賴所在咸揭竿蜂起不可收拾嗣以袁項城調撫山左首申厲禁犯者殺無赦各團首皆遁入直界魯中匪勢因是爲之一衰而直境各處轉益以滋擾聞項城初奉此詔立卽通行所屬遵旨辦理其時撫署主辦洋務文案爲候補道徐撫辰湖北人字紹五向來牽涉洋人案件均經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聞之大愕立見項城諫阻謂此亂命萬不可從項城不聽徐退後卽刻擯裝出署留書告別益剴切申明利害項城閱之頓悟亟遣人召還面向謝過而撤文已發乃以飛騎分道追回遂毅然一變宗旨護洋人而剿拳匪因是竟得盛名項城後日之豐功偉業赫赫爲全國宗望者實皆由徐玉成之當時山左人民獲以安定清室亦藉延數十年之命而北方各省皆得免遭重大慘劫一言興邦造福誠非淺

鈔。此事項城幕中舊人。爲予歷歷言之。當非臆造。顧同時竟絕罕知其底蘊者。而徐後亦遂默默無所表見。大功不賞。可惜尤可歎也。

直隸拳匪初發生於新城。而盛行於淶水旬日之間。天津河間深冀等州。遍地皆是。其時大阿哥已立。其父載漪頗怙攬權勢。正覬國家有變。可以擠擯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聞之喜甚。極口嘉歎。諸親貴因爭竭力阿附。冀邀新寵。大臣中亦尙有持異議者。謂究近邪術。恐不可倚恃。然太后意已爲動。顧猶持重不卽決。乃派剛毅趙舒翹前赴保定察看。剛趙皆爲軍機大臣。甚見信用。覆命時。剛阿端王旨。盛稱拳民忠義有神術。趙又阿剛。不敢爲異同。太后遂一意傾信之。於是派端總率團務。端益跋扈肆志。而順直拳匪同時並起矣。

直督裕公本庸懦無意識。頗信拳匪爲義民。但尙未敢極端獎勵。輒依違持兩可以觀風色。臬司廷雍則壹意徇庇。所以承奉之者。無所不至。拳民由是益驕。團衆過懷來。臬署至爲發排單。飭縣供應。煌煌憲檄。無法違抗。祇有勉強承應。彼乃需索乾折。累費至數百金。惟藩司廷杰頗明大體。深以予在懷境禁抑爲當。然獨力已苦不支。而廷臬謂予助團不力。銜之殊甚。突以縱盜殃民爲題。密

委下縣查辦。將加以罪。是時予正下鄉捕盜。迭破巨案。紳民交口稱頌。委員偵查覆命。恰與事實相反。因而中止。予晉省謁見廷藩。始告以故。曰君在懷來治績甚佳。予所深悉。臬台乃欲以私意相羅織。殊不可解。君但安心盡職。毋須置理。本司一日在此。必不令彼妄屈好官也。此語不知何人傳入臬署。兩司至以此成水火。而廷臬之銜予乃益加甚。厥後予幾因此中奇禍。而廷藩亦險遭不測。報施之毒如是。殊非此時所及料矣。

匪黨既羣聚淶水。戕張日甚。直督不得已。乃派副將楊福同前往查辦。楊稍有究詰。匪竟聚而戕之。裕聞信膽落。自是遂不敢有所主張。既不剿。亦不撫。聽其橫行不法。匪乃益肆然無忌憚。延至四月二十間。遂羣起舉事。首焚燬津保鐵路。斫斷電線。黃巾紅布。彌望皆是。都下游民痞棍。悉聞風響應。五月初旬。京城附近。亦漸次發見。每三五成羣。沿途叫囂奔突。持刀喊殺。惟尙未見大股聚集。亦未敢公然闖入城壇也。

五月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衫彬。突在永定門外遇害。都人聞信。咸慄慄戒懼。知有危禍。各使館外人。尤大譁憤。羣起向總署詰責。問我政府究竟有無保護

外人能力。當局支吾應付。仍不聞有何等措置。拳匪益藐玩無所瞻顧。遂相率結隊入城。一二日間。城內拳匪已集至數萬。王公世爵爭延請大師兄住其府第。竭誠供奉。內監之入夥者尤衆。於是輦轂之下。悉成團匪世界矣。十七日。匪衆遂乘勢暴動。以焚燒教堂爲名。到處放火。前門一帶。如東西荷包巷。珠寶市。大柵欄。廊房頭條二條。煤市街等處。繁盛市場。悉付一炬。火勢延燒正陽門城樓。紅光燭天。各處教堂。及教士居宅。同時舉火。凡教士教民家屬。無少長男女咸被屠戮。伏屍載道。匪中呼洋人爲老毛子。教民爲二毛子。先猶專殺教民。次則凡家有西洋器具貨物。或與西人稍有交往者。概加以二毛子之名。任意屠掠。次則有無事證。一無所別擇。於是全城居民。驚號狂竄。哭聲震天地。真一時之浩劫矣。

自前門焚燬後。清廷鑒於拳匪之橫暴。頗有覺悟。復通令各省。着地方官嚴行禁阻。然已不生效力。匪衆旋揚言焚燒各國使署。清廷遣人警告東西洋各國駐京公使。勸其回國。並有旨派兵護送赴津。各公使同至總署辭行。德使克林德行至總布胡同。突爲一兵士發槍擊斃。於是各使益怒不可遏。謂清廷實無

保護誠意行亦死居亦死均之死也孰與共謀抵抗以徼幸於萬一遂相約不復出都卽就東交民巷一帶建設防禦工程爲固守計同時由津沽調洋兵五百餘人分布扼守並各電本國政府設法濟師部署既定遂照會總署促將大沽炮台騰讓爲彼屯兵地詞氣甚倔強不遜太后大恚諸王公更交口刺激之乃復勃然變計告廟誓師明令撻伐仍弛拳匪禁令着各省督撫招集獎率同仇敵愾京城方面以榮祿總師立調武衛中軍及董福祥所統甘軍率拳匪多人圍攻使館及西什庫教堂一時槍聲震耳礮騰如連珠顧禁軍久不習射擊百無一中拳匪益蠢無秩序冒死盲進洋兵潛伏圍牆中不動聲色瞄準以待俟前麾擁過御河橋則一聲口令百槍並發彈無虛落我衆轟然仰退如波翻浪捲死者輒墜入御河中俄傾復進見圍中無動靜徐徐上擁比至故處則牆內槍發如前且進且退一日數接御河積屍已平岸而洋兵之受傷者乃寥寥無幾守志因以益固顧附近民居則一洗幾盡如徐相桐孫相家鼐曾侯廣鑾府第皆在界內悉遭兵匪焚劫眷屬男女僅以身免曾宅並斃僕役三人兵匪麕集殆逾數萬區區攻一數百人據守之巷隘而壘兵累日竟不得進其咫尺

真兒戲矣。

圍攻使館久不下。衆意稍懈。榮相見大勢弗順。已紓回改道。隱與使署通消息。或稱奉詔送瓜菓蔬菜至東交民巷口。聽洋人自行取入。一面設法牽制兵匪。使不得急攻。是時主戰主和。朝議頗紛紜不一。乃奉旨特開御前會議。太后與皇上同出落座。端莊諸王方倚拳匪作威福。攘臂抗聲。主戰甚力。侍講學士朱祖謀亦在班列。即跪地陳奏曰。臣謂與洋人萬不可戰。聲洪而銳。太后爲之動色。環顧。意頗愠怒。厲聲問何人。幸朱班次在後。倉猝中無人指認。遂得免究。然太后餘怒未息。復厲聲曰。此何等大事。今舉朝王公大臣均在此。尚未有建議。何物小臣。乃敢越級妄言。豈目無朝廷耶。因此衆益俯首。不敢置一語。顧太后意態尚猶豫。而端莊持之急。德宗意頗弗愜。然亦不敢加斥駁。於人叢中顧見總理大臣許景澄。欲倚以爲重。乃下座直前握許手。愴然曰。許景澄爾在總署有年。熟知洋務。應明白大勢。究竟與各國能否開戰。國命安危。在此一舉。必直言無稍隱諱。言畢淚下。許亦含涕陳奏。瀝言不宜開衅狀。謂無論是非得失。萬無以一國盡敵諸國之理。兵部侍郎徐用儀。太常寺卿袁昶。皆與許同官總署。

均從旁力贊其說。德宗顰蹙以聽。每一語輒一肯首。許益激昂論列。語至痛切。乃相持而泣。惟時王相國文韶亦主和議。方啓欲有所陳。端以王久在樞府。素被太后信倚。恐意爲所奪。卽挺身至御座前。戟指向許袁曰。請老佛爺觀看。如此情狀。尙復成體統耶。因厲聲喝令拿下。太后熟視無語。許等愕然却退。議亦遂散。而次日袁許徐竟駢首就戮。今浙中所稱三忠者是也。同時內務府大臣立山。亦以通款使館被殺。侍郎張蔭桓已遣戍在新疆。並於此際馳命正法。論者謂皆出端剛輩矯旨。非上意也。

立爲漢軍旗人。本姓楊。久在內府供職。頗有富名。旋以兼任總署。頗好與外人交往。習其儀節。起居服御。皆喜從西式。故爲諸親貴所不慊。而以財見妬。尤其致死之一大原因。徐公平日溫溫不露稜角。而此次亦及於難。殊不可測。殆以供職總署之故。蓋匪中凡沾及外交人員。率指爲漢奸。不分皂白。殊無可置辯。袁許徐三公曾聯署上一疏。語頗切直。或以此觸所忌也。

張公於予有荐主恩。聞之尤爲惻然。當主辦日約時。予曾從事左右。相處逾歲。其精強敏贍。殊出意表。在總署多年。尤練達外勢。翁常熟當國時。倚之直如左

右手凡事必諮而後行每日手函往復動至三五次翁名輩遠在張上而函中乃署稱吾兄我兄有時竟稱吾師其推崇傾倒殆已臻於極地今張氏裒輯此項手札多至數十巨册現尚有八册存予處其當時之親密可想每至晚間則以專足送一巨封來凡是日經辦奏疏文牘均在其內必一一經其寓目審定而後發布張公好爲押寶之戲每晚間飯罷則招集親知僚幕圍坐合局而自爲囊主置匣於案聽人下注人占一門視其內之向背以爲勝負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時送達有時寶匣已出則以手作勢令勿開即就案角啓封檢閱封中文件雜沓多或至數十通一家人秉燭侍其左一人自右進濡筆隨閱隨改塗抹勾勒有原稿數千字而僅存百餘字者亦有添改至數十百字者如疾風掃葉頃刻都盡亟推付左右曰開寶開寶檢視各注輸贏出入仍一一親自核計錙銖不爽於適纔處分如許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謝謂某事一言破的某字點鐵成金感佩之詞淋漓滿紙足見其倉猝塗竄固大有精思偉識足以決謀定計絕非草草搪塞者而當時衆目環視但見其手揮目送意到筆隨毫不覺其有慘淡經營之迹此眞所謂舉重若輕才大心細

者。宜常熟之服膺不置也。

張公得罪之由。曾親爲予言之。謂實受李蓮英所中傷。其自英使回國時。曾選購寶石兩枚。預備進奉兩宮。一爲紅披霞。一爲祖母綠。足充帽準之用。歸國後。乃以紅寶石進之德宗。祖母綠進之太后。論其價格。綠固遠勝於紅也。但通例京外大員進奉。必經李手。即貢呈皇上物品。亦須先由李呈明太后過目。方始進御。因此率另備一分。爲李經進之代價。大抵稍遜於貢品。而相去亦不能過遠。彼時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氣。於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一無䰟贈。若有意爲破成例者。故銜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進呈時。太后方拈視玩弄。意頗歡悅。李特從旁冷語曰。難爲他如此分別得明白。難道咱們這邊就不配用紅的麼。蓋通俗嫡庶衣飾。以紅綠爲區別。正室可被紅裙。而妾媵止能用綠。太后以出身西宮。視此事極爲耿耿。一言刺激。適中所忌。不覺老羞成怒。遂赫然變色。立命將兩份貢物。一律發還。此消息既已傳播。當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幾。即以借款事被參。太后閱奏。立遣緹騎傳問。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飛騎登門。口稱奉旨傳赴內廷問話。當即敦促起身。乃匆

匆冠服上車。兩人騎馬前後。餘兩人露刃跨轅外。一如行刑劊子手。即將押赴市曹者。侍郎謂此時實已魂魄飛失。究竟不知前抵何處。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逕趨向禁城。直至東華門下。始知尚有一度訊問。當不至立赴刑場。然心中忐忑。轉以益甚。下車後。仍由番校押導入內。至宮門外。已有兩內監守待。番校前與致詞。一如交割罪犯者。當在階下立候。未幾傳呼入見太后盛氣以待。詞色俱厲。至不敢盡情剖白。祇有碰頭認罪。自陳奉職無狀。仰懇皇太后皇上從重治罪。仍摘要勉剖一二語。幸剛中堂在旁。乘間指引開脫曰。這也無須深辯。現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祇須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下去。予見太后無語。始碰頭逡巡退出。至宮門外。已不見有人監視。隨步行出東華門。覓乘原車還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夢驚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無事。居然重見妻孥。此誠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針氈芒刺。不知何時可釋也。

侍郎作此語時。固疑朝廷必尚有何等處分。至少亦當革職。然竟別無後命。祇得如常入署供職。當時頗有人勸之引退者。侍郎曰。此當然之事。安俟更討。且吾心已碎。即在職亦何能更有所報稱。但現在尚是待罪之身。萬不敢遽行陳

乞。只有徐之時日。或者霆怒稍霽。再當設法緩圖。求進固難。求退亦豈易事耶。如是數日。尚無動靜。以爲可以漸次消解。乃一日忽下嚴旨。戶部侍郎張蔭桓着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照例大員得罪發遣。卽日須出投城外夕照庵。再候兵部派員押解。向之請數日期限。摒擋行李。侍郎雖歷中外。而揮霍亦鉅。故殊無甚積蓄。治裝頗拮据。予時已奉補懷來缺。尚未到任。百計張羅。勉集五百金。趕至天津途次爲之臚別。相見慘惻。謂君此時亦正須用錢。安有餘力。乃尚顧念及我。語咽已不復成聲。予欲勉出一言以相慰藉。而竟不可得。惟有相對垂淚而已。此情此景。猶在目中。方意侍郎年力未衰。必有賜環之望。乃以拳匪作惡。無端殃及。萬里外命耶數耶。誠不得而知之矣。

最可異者。侍郎雖身受重戮。而始終未嘗革職。故臨刑時猶被二品官服。聞廷旨到後。相知中致意家屬。有勸其自盡者。侍郎慨然曰。既奉有明旨。卽自盡以後。照章仍須執行斬決。與其二死。孰與一死。大臣爲國受法。寧復有所逃避。安心順受。亦正命之一道也。於此足見其胸襟磊落。難臨守正。不圖苟免。眞不愧大臣骨梗。獨念公抱此異才絕識。乘時得位。又得當軸有大力者爲之知己。而

迄不獲一竟其用。區區以不得於奄豎之故。遂至竄身絕域。投老荒邊。甚乃授首於倉皇亂命之中。若明若昧。同一死難。而迄不得與袁許諸公共播芬烈於一時之衆口。蒼蒼者天。何以獨厚之於前。而又重厄之於後耶。當時新撫爲饒公應祺。假使稍爲負責。緩須臾以察眞僞。則拳禍旦夕已定。勢卽可以不死。公如不死。則後來和議。必可以大爲文忠臂助。旣已周悉外情。老成諳練。而又爲拳匪所欲殺之人。對於外人。以患難同情之感。其言易入。定能爲國家挽回幾許權利。外交人才。如此消乏。而又自戕賊之。長城自壞。其謂之何。爾時公憤私哀。反覆交集。至爲之數日不懌。繼又念今日何日。乃係陽九刦運。鈞天帝醉。豺狠狐鬼。出沒之時。會此數月中。京直數十州縣。無辜良懦。破家蕩產。慘死於非命者。殆以千百萬計。寧復有是非得失之可言。侍郎亦不過數中之一人。假無出塞之事。亦安知不與袁許同殉。總之刦數已定。無可倖免。惟有付之太息而已。

亡何。各國軍艦。已連翩集大沽。遂環攻我砲臺。津中拳匪。欲焚燒紫竹林。洋人守禦甚固。迄不得入。五月十九日大沽炮臺失陷。津城危急。裕督倉皇不知所

措。益專恃拳匪爲重。大師兄出入督署。列隊前導。與制軍分庭抗禮。司道以下。皆屛氣伺顏色。祇候惟謹。州縣官途遇。直長跪道左。俟輿過始敢平立。絕不稍一顧盼。其威重如此。一日。忽擁黃連聖母至督署。前驅先入傳呼。設香案。命制軍如儀跪參。裕督冠服出迓。將如命行禮。匪衆復高呼曰止。先取過掩面旗。來左右乃以龍旂二面交遮掩蔽。始唱贊行三跪叩。蓋仿劇場中穆桂英與楊六郎夫婦翁相見禮式也。

是時廷旨以李秉衡督師。扼守京津孔道。李陛辭時。慨然自任。謂區區洋兵不足平。出京之日。人見其以紅布纏首。短衣紅帶。一如大師兄裝束。顧屢戰屢敗。洋兵節節深入。我軍退至楊村河西務。士無鬬志。李遂發憤殉節。裕督由天津逃出。旋亦自盡。死時僅一足着靴。蓋倉皇出走。一鞾已跑失也。

先是直隸提督聶士成。兼統武衞左軍。初受命剿捕拳匪。追蹤逐北。繼復奉命攻剿洋軍。乃回兵迎之。匪衆乘勢擾其後。聶知事不可爲。忿然率兵深入敵壘。志在必死。洋兵望見黃馬褂。發炮轟擊。洞胸墜馬死。屍委道旁數日。後其部下目兵薛保𥳑冒險入敵闉。負其屍以出。然當時以不愜於端剛。竟未得褒卹。回

鑾後始下恩命予謚忠節於天津建立專祠厥後其子憲蕃歇歷中外名位顯達人皆以爲忠義之報蓋庚子死事大員疆埸馬革惟聶公最得其正也

洋軍已破津沽京師震動拳匪潰軍益散亂無紀清庭知勢不可抗復派人與使署通款曲並饋食物六月十七天津失陷七月己未各國聯軍進逼京城分道攻齊化東直崇文各門使館守兵乘勢潰圍而出與外軍相響應教民復爭爲嚮導庚申黎明遂攻破東華門長驅入紫禁城內庭猶不之知是日適爲鎮國公載瀾值宿聞洋軍已入始趨入大內請兩宮速駕避難於是遂倉皇出走矣

庚子西狩叢談卷之二

觀復道人口述

甓園居士筆記

當京津騷擾之際。予在懷來。亦正被拳匪所困。先是直境義和團紛起。懷來毗隣各邑。亦以次波及。風聲所播。羣信爲天神下降。到處傳述拳民神技。爭相炫飾。謂能吞刀吐火。呼風喚雨。宛然爲封神傳中人物。村閭婦孺。咸交口嘖嘖。希得先睹爲快。蓋民間感於歷來國恥。及各處教堂教士之蠻橫。排外之心甚熱。亟願得相當機會。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憤。以故邑中有識士紳。亦洋洋樂道其事。予獨念歷朝往事。遠者如黃巾米賊。近者如白蓮天方。决無以異端邪術而能成立大事者。妖風一啓。莠民趨之。將來必至氾濫橫決。不可控制。小則釀地方之患。大且遺邦社之憂。乃極口誡飭士紳。傳論里保。多方開導。嚴切取締。謂現已奉旨明禁。懷來境內。無論何人何地。均不得設有神團壇宇。及傳習布煽等事。違者以左道惑衆論。輕則笞責。重則正法。以此拳壇遍於四鄰。而懷來一縣。尚成淨土。大有平原獨無之象。或有勸予稍委蛇其事。以姑徇衆意。而留轉圜之餘地者。予固岸然不顧也。

繼而風靡益甚。境內無賴游手。均汲汲思動。聞某村有一少年。練術已成。神驗大著。所在鄉里。羣奉之爲大仙。予密囑幹役張元春設法招致來署。已而果有鄉民四五人擁之前來。予令引入偏院。挈護勇數名。親往蒞視。見一黃瘦村童。問其姓爲郭。問其名爲雙桂子。問其生年。止十六歲。殊蠢蠢如鹿豕。而神氣頗傲岸。絕無畏縮態。先向予對面立。即漫然作問曰。大老爺傳我何事。予謂聞爾道法高妙。已得神人附體。予特欲一親試驗耳。曰可。即東向垂手直立。口脣微動。不知作何語。俄而兩頰作頳。面漸靑如死灰。雙目直視。悉改常度。忽向後直倒。瞑目挺臥。無知覺。予頗皇遽。其人曰無慮。此祖師上法時也。良久手足徐徐動。兩手作攫拏勢。漸動漸亟。突挺然起立。如植木。復大聲問曰。爾請我來此何事。予曰聞大仙降臨。法力廣大。深願一得領教。曰可。聲洪厲。已不似曩時。乃舉手屈伸。移步騰踴。如術家技擊狀。見者謂步武姿勢。確有少林宗法。予令次第改授刀棒。縱横舞弄。咸呼呼作聲響。中間屢次向予進逼。如鴻門舞劍。意在沛公者。衞兵以槍格之。乃不得前。如是數四。予叱之曰。止。速爲我鎖拏。吏役以鐵鍊套其項。初猶甚倔強。曰爾請我來。胡得如此無禮。予曰。我已看爾試驗。實係

妖術上令所禁。於法應懲辦。卽令役牽之出。立坐堂皇。俄頃間。魔法消解。勇氣驟失。予詰之曰。爾術何在。則垂涕曰。小人初時如夢。今始醒覺。乞恩寬釋。以後不敢更習此矣。方研訊間。忽堂下喧鬨。有一鄉人喊叫來署。言是此童之父。勢甚洶洶。謂吾子何罪。爾等以善意邀請來此。何故妄加訊責。干犯神道。予惡其強橫。令責四百板逐之出署。其子尋亦保釋。自此境內肅然。更無敢言義和拳者矣。

未幾而津保一帶。拳焰日熾。蔓延及京師。懷來接壤各地。香壇林立。懷人亦汲汲然延頸企望。直有來蘇恐後之情狀。一日自延慶州突來拳民長幼約二千餘人。強在西關外西園子地方設立拳壇。不數日間。境內已靡然趨之。不可復遏。自士紳以至婦孺。皆拍手頓足。喜邀神貺。予尙欲設法解散。而邑中紳耆。乃至署內胥役。皆切切私語。深不韙予所爲。卽上峰官憲。亦多不以爲然。直梟廷雍。尤稱予爲漢奸。逢人痛詈。謂吳令若非曾氏婿。早當立予參劾。邑紳因相率來署。勸予速弛禁令。並釋拘禁拳民數人。謂老父台兩年以來。於吾懷德惠至厚。吾等恐以此受意外橫禍。失我好官。故不惜苦口相籲。實出一片至誠。別無

他意。如是反覆至三五次。予尙堅執不爲動。曰此輩終是左道。吾當官而行。依法辦理。有何禍害之足慮。是時適有親友數人自京中避難來署。聞知此事。皆頓足相抱怨。曰。書獃子。此何等時勢。君尙欲爲強項令。留此禍種以求滅門耶。予始終與抗辯。諸人皆皇遽失措。無何而奬勵拳民之上諭已四處張布。並由省轉行到縣。於是邑紳署幕。內外交逼。拘禁之人。不得不悉予省釋矣。

越日。聞西園子壇中拳首已公然號召徒衆。從者雲集。念已奉明令。更無法可禁阻。祇得聽之。旋有人來告。謂彼衆已相率至署。來意甚不善。務請好言款待。慮人多勢雜。或生事變。予不得已。乃洞開閤門。冠服出堂上以俟之。俄而拳衆蜂擁至。人數約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稱爲八仙。已至閤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報。甲曰吾乃漢鍾離大仙是也。乙繼聲曰吾乃張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報。如舞台演戲狀。拐仙並搖兀作跛勢。仙姑則扭捏爲婦人態。神氣極可笑。予先問諸位大仙降臨何事。曰予等特來拜會。予始勉與敷衍。衆中似有人呼嚷。謂此縣官恐是二毛子。吾等須細細審勘。復有人止之。曰此事從緩。今日且不必理會。如有怠慢。將來可隨時監察也。有數人同聲曰然。然則爾

日後須小心。支吾一小時間。居然相率退去。此實爲予與拳匪交涉之第一幕也。

拳衆去後。予正喜無事。方與幕中諸親友圍坐數述。並研究將來應付之法。忽有人至署。謂請予至壇拈香。商之諸友。皆面面相覷。無可爲計。予念我竟不往。不能禁彼之不來。恐一生芥蒂。愈多枝節。不得已。卽如約前往。衆均爲予慄慄不然。然迄無術可以相却。或勸多帶護兵。予曰。盡吾署止二十人。以一敵百。猶不足。徒增猜嫌。無益於事。乃挈護兵六名。家丁二人。騎而行。旣至壇所。見係一古廟。門外已遍紮天棚。極高敞。氣象赫弈。拳民紛紛如蟻聚。旣聞予至。則衆中分闢一道。兩旁擁立。如對仗。中間僅容一人。護兵已被格不得入。予乃挈家丁及禮房書吏一人。步行至棚內。中設香案。衆吼令行禮。予向上仰視。見所供爲關聖。乃肅立致敬。曰。關聖係國家崇祀正神。分當行禮。卽呼禮書。命唱贊。三跪九叩。禮畢。旁一人格不令起。曰。此縣官是否二毛子。須先焚表請神示。左立者。乃取黃紙一張。就燭然之。蓋彼中實以此法定神判。凡被嫌之人。均押至神前。如法勘驗。如紙灰上升。可判無罪。灰不揚者。卽爲有罪。或立致之死。其實彼輩固

別有詭法。可以任意爲之也。然所爇紙灰竟不起。但聞衆中哄然曰。嘻。二毛子。神判定矣。當速斬。一人曰。吾知爾心中素不信服我等。故神降爾罰。到此處絲毫不能枉縱。不似爾等做官可以胡塗判斷也。予曰。斷罪當以事實爲憑。心中云云。安得爲罪。假令我謂爾心中如何如何。試問爾將以何法自明。我今已至此。寧復畏一死。但戕殺命官。事非小可。便與謀反無異。朝廷必有極嚴重之法令。大則屠城。小則滅族。恐爾等擔受不起耳。衆聞予言。似已心怯。右一人復作排解語曰。師兄。他一向迷誤。也須此刻可以回轉過來。何妨再試一番。左者曰。師兄言之有理。就請再試。右者復取一黃紙燒之。灰將燼。忽從掌上騰起。其人曰。果然。他已明白矣。然未及尺許。仍沉沉下墜。左者曰。如何。畢竟他心中還是迷惑不定。拿不穩主意。如此。定靠他不得。不如依法斬了爲是。兩人正相持間。似有人言。且送他上大殿。焚表再行判斷。言已。衆即擁予至後殿。則一人揚盾努目。當庭作跨馬勢。手張一黃緞三角旗。作火焰邊。旂上書聖旨二字。右手持竿。左手搴旗角。如戲劇中爲後旗弁。衆復促予行禮。予曰。對聖旨行禮。宜也。復命吏書唱禮。三跪九叩如儀。其人突揮手作勢。將旗一捲。植竿於火爐中。不作

一語。衆又擁予至前庭。謂將正式談判。予見庭中置一方棹。上設兩座。左右兩行。分排坐位十數。予即手攝一椅。擲之於旁。移一椅當中。自據坐之。衆相顧錯愕。然亦不相阻格。竟各自逡巡就坐。近案者八人。左右各四。首與身上。皆紅布結束。想係壇中頭目。次座十餘人。則腰束一紅帶。率皆就地士紳。彼中謂之香客。殆非彼團中人。而受其延致者。予坐定審視。不覺毛戴。蓋此八頭目中。其一曾充予護勇。被責革退者。一曾充本縣油行牙紀。亦以項名朋充被革。另一人。則曾以犯案受枷責示衆。三恨同仇。相逢狹路。念今日禍且不測。然已無可如何。想果死於此。亦係前寃夙定。一轉念間。氣反爲之加王。視列座皆嘿嘿無語。良久。左座一人。忽面目抽掣。欠伸起立。曰。吾乃漢鍾離大仙是也。不知縣太爺駕到。未能遠迎。面前恕罪。語甫竟。右座一人。亦如法起立。曰。吾乃呂洞賓是也。左者即向之拱揖。曰。師兄駕到。有失遠迎。恕罪。右者亦拱手。曰。候駕來遲。恕罪。請坐。左者復曰。師兄在此。那有小仙坐位。右者曰。同是仙家一脈。不得過謙。左者曰。如此。一旁坐下。裝腔弄態。全是戲場科白。幾欲爲之捧腹。予亟揮手示意。曰。止止。我先有話請教。我知鍾離大仙。乃是呂洞賓之老師父。豈有師父向徒

弟如此卑謙之理。鍾離以手執大羽扇。指余厲聲曰。縣太爺乃是凡人。那知我仙家道理。我今須要審問爾三條大罪。予曰。不知何罪。到要請教。曰。本團爲國出力。爾爲國家官吏。乃到境以來。絲毫未有幫助。嗣經紳士往說。乃竟硃書一條。上寫賞銀十兩。我等何人。豈受賞字。況此區區之數。何足重輕。此爾之大罪一。不幫助尚是小事。乃反多方禁遏。撓阻忠義。此爾之大罪二。凌虐我團中信徒。侮慢神使。此爾之大罪三。這三項大罪。證據確鑿。看爾如何辯答。予行時幸攜有京報二冊。一載禁止拳民之上諭。一載弛禁獎勵之諭。因摹仿彼等動作。當時即起立抗聲曰。本縣係遵奉聖旨辦事。何得爲罪。現有憑證在此。即從袖中取出一冊。兩手祇捧。大聲宣告曰。聖旨下。跪聽宣讀。衆愕然相視。不跪亦不語。予朗讀一過。曰。爾等當已明白。如此煌煌聖旨。令我禁止拿辦。我安得不遵奉。曰。這聖旨安知非爾假造。予曰。嘻。這更奇怪。你看此是黃面刻本。從京發到省。省發到縣。難道我一時間可以刊印出來。況假傳聖旨。何等重罪。我怎有此膽量。呂仙從旁駁難曰。既有聖旨拿辦。你何以後來又不拿不辦。反將已辦之人釋放。這明明看我等勢頭已大。故爾翻身討好。難道又不要遵奉了麼。予曰。

不拿不辦也。是遵奉聖旨辦理的。現又有證可憑。當從袖中另出一册。捧之宣告曰。聖旨下。爾衆跪聽。復如文朗讀一通。呂仙曰。既係聖旨。何以前此要禁。後又不禁。出乎爾。反乎爾。是何道理。予曰。此則須問皇上。與我無干。依我想來。或因從前未有實驗。不敢放心。故要禁止。近來看得團中弟兄們。確是忠心爲國。所以又加獎勵。皇帝爲萬民之主。威福本可從心。祇看戲文上。古來忠臣義士。忽而問罪抄家。忽而封侯拜將。前後反覆。都是常有之事。我輩做官。祇有奉令而行。豈敢向皇上根究道理。我今有話在此。諸大仙如果能打退洋兵。保護皇上。那時奏凱回來。我當跪於道左。香花迎接。如徒恃人衆。欺凌地方長官。我縱爲爾等戕害。亦不心服。王法具在。終必有百倍抵償之一日也。

言至此。兩人似皆語塞。彼此愕顧。若更欲求一言詰難而不可得。方在支吾對付間。忽見萬頭波動。有一人以兩手捧股。從衆中踉蹌叫喊而上。曰。好好。縣太爺在此。今日必弗令輕脫。吾股上四百板花。向在須請大家算帳也。視之。則郭雙桂子之父。前因其子被逮。咆哮公堂。曾被笞責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中亦不覺爲之趯趯。幸賴旁坐諸紳士。從中護助。羣合詞起呵喝。謂此地無爾講

話分不得無禮速退速退此人乃竟嘿然而止抱頭鼠竄縮入人叢中一場囉唣遂得無形消解蓋是時雖甚擾亂而紳士猶爲人所信服此亦難得之事也此時鍾呂兩仙尙念念有詞予亦未辨何語忽呂仙接座之一人突挺身起立頤頦顫動兩手飛舞作勢似氣力甚堅勁口吃吃不能遽發聲良久始噤齘作語曰吾吾乃關聖此語一出座中咸戰慄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頭如搗蒜口中齊聲高呼請大聖同駕連疊不止其人支撐數四似氣力漸懈亦遂頹然就座默無聲息矣

該團中既供奉關帝爲主神乃對之悚懼如此殊不可解事後詢究蓋謂關帝大駕不易下降降則稍失誠敬必罹重譴受禍至不測故不敢當此大神也爾時雖已退神無事然諸衆猶悵惘相對如失魂魄紳士中有以目示意者予遂乘間告辭謂須回署勾當公事彼衆均愕眙相顧似一時不得主張予即離座前行亦迄不加阻止兩紳士翼予至門首門間十數人左右立阻之以肘予努力格之而出兩旁擁立者似不肯讓道故橫肱鼓腹以相挺撞然亦無直截阻攔者予竟從衆中分道直抵棚外護兵已控騎相待立上馬急馳去壇稍遠氣

始爲之畧舒不意甫及西關門復有人從後奔至急呼曰請縣台在西關艾家店等候大師兄尚有話且勿遽回衙署予一時莫測來意殊周張無計然不得不勉從所請候至日入竟無消息計不復再候正傳呼導從將欲上馬則又有一人續至謂今日無事請縣台返署可也歸途中不勝憤懣念此行真可謂投身虎穴在當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亦殊無甚畏怯事後追思反不覺怦然心動也

縣署東南有法國教堂一所甚宏麗教士人等早皆已逃避出城麕聚於距城七十里之雙樹村築壘堅守堂中空無一人予甫自艾家店回署拳衆數千即尾隨入城環繞教堂縱火焚燒但聞牆傾棟折及羣衆讙譟之聲如波翻潮湧（凡拳匪焚燒教堂或民房時。在場觀者。無論男女老幼。皆令環跪。同聲大叫燒燒燒。殺殺殺。呼聲震天。助其聲勢。有不從者。則指爲二毛子。須刻剝皮肉。庶）俄頃煙焰漲天火星飛入縣署予頓足忿歎無可如何家人咸誠予毋作此態恐師兄聞之指爲反對將有不利也方煩灼間有紳士請見謂師兄有言請縣長捐助香火銀若干即可贖罪予曰予有何罪當贖且囊無一錢奈何諸紳曰願效奔走有頃各攜銀錢袋入署有數十金者有百餘金者合數

并計已湊成五百兩。蓋縣城向無錢莊銀號。惟有糧食店數家。兼代兌換。或由當鋪通融。始得此數。誠非易易。予曰。承諸君善意。任自爲之。吾不問也。諸紳乃相率同去。俄頃復返。將原銀如數退還。謂師兄言。縣官尚清廉。吾知此銀全係借來。不必收受。因此故得珠還云云。予一笑謝之。諸紳遂欣然分攜銀袋而去。此一日間事。又算僥倖結束矣。

無幾時。城內復另設神壇一處。云係從西關壇中分派而出者。大抵以在壇頭目。互有權利衝突。不能相容。因憤裂他出。自謀獨樹一幟。從此懷來境內。更添一阱。一之爲甚。而有再。哀我懷民。其何以堪。然此時魔勢方盛。官力至薄。已無法可以干涉。祇有空呼負負而已。

兩壇分立以後。各自招集教徒。分樹權勢。幾於無事不相角競。地方人民。介在兩暴之間。左右支應。動招疑忌。受累因之益甚。幸一切爭執。皆由紳士從中排解。一無所賴於予。而雙方又皆有利予爲助之希望。暫不欲與予結惡。予轉因此以紓其禍。經過一再爭搏交涉。似乎地盤分配。較有眉目。遂亦稍稍相安。然暗中之蠻觸鬬爭。固未嘗一日或息。而以予爲彼中注矢之的。又兩壇所共同

一致者特區區官府之名義尚未完全消滅彼此皆略有顧忌均不欲首先發難獨負其責耳

懷城西北隅有一白衣庵乃古刹也地殊幽靜住持某僧亦頗有戒行署中幕友輩暇則前往遊覽藉消塵俗一日予姊丈繆君石逸赴寺茗談偶述及拳事某僧顰蹙曰阿彌陀佛此輩號稱義民而比來行徑乃復如此直與盜匪無異尚安望成事縣官真明晃先時禁止拿辦衆意尚不謂然不意遺禍至此如今吾邑人當已感悟然縣官因此受累已不淺好官誠不易爲哉言下歎息誦佛不止石逸囘署晚飯時偶爲予述之次日早晨卽聞拳匪數千人圍繞該寺將某僧捆曳而出無可加罪則曰此白蓮教徒黨也竟積薪焚死之厥狀甚慘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匪焰之凶毒如此

拳匪以銜憾未洩意猶不釋時時欲與予爲難吹毛索垢無孔不入情狀殊極鬼蜮一日城外西園子拳衆數千人忽又哄至堂下謂將焚燒公署予不得已出門外論解之則見署之頭門後戶皆已樹有紅旗上書南方丙丁火字樣相戒以午正舉火方糾葛間城內壇上之大師兄亦以此時來署佯作善意謂特

來排解。予深悉其詭譎。任其如何巧弄。均堅詞婉拒。不爲所動。彼乃怫然大怒。厲聲曰。這眞不知好歹。我不管了。卽率其衆呼嘯去。予獨與西圍拳首交涉。反覆勸阻。謂爾等皆予部民。懷來好百姓。若有事理。儘可商量評論。何用如此擾擾。其中一人。卽大聲直前曰。咄。這都是二毛子口吻。至今日尙如此託大。乃居然視我等爲爾部民耶。來來。你且子細睜着眼。試看我頭上何物。予果就視之。乃剪成洋鐵一片。朱書一佛字。縫之首帕。卽自指其額曰。老佛爺見了也要下跪。小小知縣官。算個什麼。這署非焚燬不可。弟兄們齊心聽令。予亦大聲詔之曰。縣官卽不德。罪止在予一身。今可聽爾等處置。何至怒及衙署。卽令爾等能平盡洋人。我國內總不能不有官府。既有官府。卽不能無衙署。此好好的懷來縣署。若將來須要重新建造。在勢必須請動公款。當然要將此番事實說明。彼時皇上問是何故焚燒衙門。誰人爲首。誰人起意。定有承當其罪者。於我固無與也。況戕殺官長。卽是謀反大逆。是何等情罪。吾前已屢言之。若加以燬署。則罪上加罪。將來如何辦理。更不可以測度。恐至少亦須有數千百人。按法償抵。其中難免有爾等之親戚故舊。同時被累。大兵一至。玉石不分。後悔寧復可及。

我今日尚忝爲懷來父母官。相處兩年有餘。對於懷來民衆。皆有手足骨肉之誼。良心所在。總不忍不將此中利害。向爾等預爲宣說耳。彼聞語似覺氣沮。爲首一人。故以兩手遮目。向天空左右望。旋顧其侶曰。師兄時候未到。尚須改日辦理。我輩且同好歹逃不了掌握也。遂亦呼嘯一聲。揚長而去。此一絕大難關。又獲平安渡過。殊意料所不及也。

有一次最爲棘手。蓋夢想不到之意外事故。突然而來。撲朔迷離。令人莫可捉摸。則眞無法應付矣。先是拳匪初起時。京畿各縣。懷來以外。惟署定興令羅君正鈞。與予主張相同。亦一律嚴禁拳壇。緝拿懲辦。拳民固銜之至切。而廷臬恨彼亦正與予相同。羅君負文名。有政聲。曾致書於予。盛稱予之明識。且痛詆拳匪。謂將來必召大禍。此書不知何時爲署中人所泄漏。乃益爲拳衆切齒。從此凡予往來信札。暗中均被檢閱。而予固絕未之知。予有至友會稽陶君杏南。名大鈞。時充總理衙門同文館東文教習。予頻與通音問。率多感憤時事。詆議拳禍之語。每去信則專遣馬勇一人。入都投遞。一次予遣專勇帶信。行至居庸關。拳衆搜檢行李。此函竟被發見。彼仍縱勇入都。而將此函寄交懷來匪首。請其

查究。一日早間。突有拳目多人。簇擁來署。要予出見。問話。予一出閣門。爲首者即厲聲曰。爾平日每飾言不反對我等。今真憑實證已落我手。看爾尚有何法抵賴。予茫然不知所答。因詢問何事。彼即以此函擲之予前。曰此非爾親筆耶。其中所作何語。請爾自宣讀。予一見此函。不覺驚異失措。念祗有矢口推諉之一法。即佯作不解。曰。噫此函何來。何爲牽涉及我。我絕未嘗作此函。亦并不知此事。既而作猛省狀。曰。是矣。此必有奸人造作誣陷。欲害我以并害爾等。萬萬不可輕信。墮其術中。假令我存心反對爾等。則必有何種計議之事實。空空寫此一函。說幾句廢話。有何作用。其人曰。爾之親筆。何人可以假造。予指函示之曰。此安云我親筆。你看絲毫不類。且上面又無印信圖記。如此空函。任是何人。皆可假冒。安能作據。如不信。可當面核對筆迹。若果相同。願甘倍罰。予深料彼等必無鑒別筆迹之能力。故敢大膽言之。旁一人攙言曰。彼存心反對我等。爲日已久。不定尚有何種圖謀。我想此等筆札。必不止此一件。今日必得認真搜查。以免抵賴。語至此。一人忽出一翦。就紙人長五寸許。上用墨畫眉目衣摺。擐甲執戈。如戲劇中武士裝束。却自腰截爲兩段。揚言曰。我等昨夜巡邏街道。於

燈影下忽見一人前行步履甚急如畀追捕者我即奮力追上舉刀横斬之其人即倒地不見以火燭之地上惟有此紙人已成兩截矣當經歸壇焚香叩祝懇請神示適奉洪鈞老祖降臨判明真狀謂係爾容留白蓮教徒在此與妖作怪欲與我等爲難怪道昨有輜重車一輛從京來此直達縣署其中有四箱紙人紙馬及草豆等物同來之人皆有妖術盡能翦草作械撒豆成兵是爾反狀已實不能不趁此澈底查究予亟應之曰如此極好請速速檢查我署中如搜得一紙一字與此相同及有紙人紙馬可作證據者悉聽憑爾等處置刀鋸鼎鑊一無所悔其人曰爾即有之難道不能銷燬耶予曰我事前並未知爾等來此當然無有預備若令銷燬必在此一頃刻間無論如何定有殘灰冷屑消滅不盡之痕迹請速進內一勘如有絲毫灰迹不論何等文件均可認作憑證一樣認罰若過此以後便不能無端誣衊横加纏擾爾自受人愚弄欲陷爾衆於戕官謀反之大罪尚不自知省悟轉來向我叨絮耶彼等聞予措詞堅決似覺理直氣壯心無虛怯因而對於此函亦不免發生疑竇覺予所言云云實有理致至紙人草豆明是彼等所捏造自更不敢堅持來時凶焰不覺徐徐斂息一

人卽作收帆語曰。爾誠善辯。但早晚必有真確證據。使爾不能置口。師兄們且先回壇。姑再放他一次。改日再來問訊可也。此一度絕是險境。又幸以數語得解。則尤出意外矣。

越日。馬勇自京回。始知陶杏南因曾留學日本。已被步軍統領莊親王部下逮捕下獄。微聞初被收時。有一六品頂戴校尉。坐堂審訊。突然問曰。賠款二萬萬與日本。汝與翁同龢張蔭桓等分了多少。從實招來。陶曰。此話從何說起。我不過一繙譯耳。安能經手賠款。請明察云云。此人卒亦未加刑訊。入獄後亦未上刑具。傳聞爲拳匪捉拿羈押者。殆不下百餘人。此函卽不被截搜。到京亦無從投遞。或且招意外枝節。禍中福。福中禍。固皆不能預測也。後洋兵入都。陶君始得出獄。被拘已六旬有餘矣。日人甚重陶君品學。故此次惟日兵所住界內。諸人皆獲安堵。實陶君從中斡旋疏淪之力爲多云。

予在拳匪巢窟中。凡無理取鬧之事。殆亡慮數十百起。細瑣口舌。幾於無日不有。三番四疊。而卒獲苟免者。亦幸賴兩年來孜孜兀兀。小心求治。不苛斂。不濫刑。寬厚待人。平恕折獄。與地方紳民。尚無惡感。懷來百姓。頗謬稱爲好官。以是

拳衆雖挾有積嫌。而牽於懷人公論。尚不敢無端加害。無形之中。實賴士紳維護之力。若平日稍有徇私枉法結怨百姓。則區區一身早已成爲齏粉。亂世爲吏。險矣哉。

自京津搆戰。我軍迭遭敗衂。潰兵紛紛竄入境。拳團亦頗知儆懼。則謀攖城爲固守計。東南各門。悉以土石塡塞。獨留向西一門通出入。派有多人在此。專司盤詰。匪衆皆以紅布帕首登城守望。予恐爲潰兵所見。致遭攻劫。殃及城民。迭令紳商勸阻。迄無效果。以後消息日急。彼中丁壯。皆以搜查二毛子爲名。分向各山鄉搜括隱匿。止留老弱殘餘在城防守。匪勢因之日殺。予亦稍稍得安靜。但各門堵塞如故。出入仍不得自由。匪特於城上爲懸筐。凡有往來文件。則投之筐中。縋而出入。各地來文。必先經彼查勘無礙。始行轉送來署。發行文書亦然。故予在此數十日間。直如困守圍城。內外隔絕。終日坐井觀天。殊不稔外間大勢作何景象也。

最後尚發生一極大難題。無法可解。直可謂陷於絕地。蓋是時廷雍已勾結拳匪頭目力擠藩司廷杰而代其位。廷藩去任時。竟有拳匪多人擁伺堂下。甫出

閤門。卽被攔截。有兩人持長刀逕出左右。向前直劈。廷公爲之目眩魂失。刀光過處嘎然一聲。雙槓齊斷。肩輿立時頓地。廷公幾倒仆輿外。幸爲手板所格。然板亦隨斷。兩手腕均受傷。旋從輿中橫曳而出。厲聲呵叱曰。咄咄。你這二毛子官。現已犯罪削職。看饒得性命。已是非常造化。爾尚配裝腔作架。用此輿從耶。左右衛從。立時奔散。廷不得已。隻身步行。踉蹌出城外。僕役均遙遙隨護之。出城後。始稍稍聚集。掖擋就道。沿途經過拳壇關卡。節節阻難。所至輒令跪伏神前。焚表勘驗。一如予在西關壇中領略情狀。而橫暴加甚。蓋予當時。尚有就地紳士爲之護符。膽力差壯。彼則孤身獨客。舉目無依。情狀更難堪也。自保定至京師。三程之路。凡歷十餘日而後得達。隨身行李衣服。掠奪俱盡。抵京師。僅存一身。面目都失。狼狽殆無人色。聞皆由廷雍從中嗾使。故有意凌辱之。兩人蓄怨至久。當不止於一言一事。但初因予事發生齟齬。宵人乘間挑撥。因而愈結愈深。衅由我啓。思之不無耿耿。顧區區口角微嫌。乃至如此相報。居心亦太酷矣。

廷雍既已奪廷藩。黜羅令。獨予尚安然無恙。彼意中當然未釋。但革我無罪。撤

我無名。且僅止於革撤。猶不足以塞其意。揣彼之心。實欲置我於必死之地。而又不甚顯露痕迹。蓋因予有曾宅關係。勛門至戚。不欲間接結怨也。彼前已一再昌言之。所以窺及彼隱。然因此之故。轉覺一時擺布亦頗不易。彼乃別出心機。忽然下檄。以予與咸縣對調。蓋是時署咸縣者。爲孫毓琇。係李秉衡之婿。李方以倚重拳匪得柄用。廷欲迎合李意。故特以懷來調劑之。咸縣遼僻。而懷來近地較完善也。孫分可以來。而予勢不能往。一以結李之歡。一以寘予於毒。一舉兩得。而表面上又無絲毫可議。其用意可謂至巧。予念咸縣去懷來千餘里。羣盜載途。如何可達。況予素爲拳匪所蓄憾。所以幸免於難者。半藉懷來紳耆之調護。半亦以地方官長名義所在。不能不有所瞻顧也。若一旦卸篆。則自彼視之。即爲平民。便無所用其顧忌。行則重關列卡。到處堪虞。恐未至居庸。即已遭其毒手。留則旅寄孤懸。居停何恃。即偶資託庇。亦難倚以久安。何況幕僚親舊。相依尙有多人。書簏衣籠。身外不無長物。際連天之烽火。還鄉里莫定平安。驚遍地之荆榛。望京邑亦難遠達。仕與止兩無長策。去與留悉蹈危機。前顧無涯。四方靡騁。眞成日暮途窮之景象。現狀已成險境。離此一步。恐欲求現狀而

不可能。但孫君出谷遷喬。其來必速。新任一至。勢不能不立予交代。絕不容有紆囘計較之餘地。論官場通習。雖已奉有明檄。第須斡旋得法。亦未嘗不可轉敗爲功。因禍成福。但予初無此種長技。況現在暗中勁敵。實爲廷雍肘腋之下。東西南北。舉不能出其掌握。彼旣蓄心死我。寧復有術自全。每沉思至此。但覺肝腸百結。寸寸皆成錮窒。除聽天任運。坐待臠割外。別無他法。兼以悶守空衙。羣狠環伺。耳目閉塞。絕不知閤門以外。作何動靜。近慮目前之險。遠思來日之難。每誦蘇子瞻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此身飄飄然直覺釜底游魚。煎靡卽在旦夕。不意絕處逢生。忽有兩宮駕到之一幕。霎時間天旋地轉。又別開一世界。雖後來之遭際。不知何似。而就此一時境地論。則眞可謂太陽一照。萬煞全消。八面羅網。同時並脫矣。

庚子西狩叢談卷之三

觀後道人口述
甓園居士筆記

七月二十三日。天色陰晦。覗外間都無消息。沉悶殊不可耐。長日與署中幕僚親友。楚囚共對。氣象陰慘。昏昏然不知身在何等境界。視日已向暮。則促具晚餐。計惟得舉酒澆愁。暫圖一時瞑醉。忽由匪處送一急牒至。謂係緊要公文。心即爲之躍躍不止。念此時必無好消息。旋由家人呈遞。第見粗紙一團。無封無面。已縐摺如破絮。乃起向案角子細平熨。彷彿爲一橫單。就燈下視之。上有字迹數行。其式如左。

皇太后
皇上　　滿漢全席一棹
慶王
禮王
端王　　各一品鍋
肅王

那王
瀾公爺
澤公爺
定公爺
櫨貝子
倫貝子　各一品鍋
振大爺
軍機大臣
剛中堂　各一品鍋
趙大人
英大人年　各一品鍋
神機營
虎神營
隨駕官員軍兵不知多少應多備食物糧草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年月上蓋用延慶州州印始知延慶州帶印公出兩宮聖駕已在岔道住宿離懷境止數十里於是闔署惶駭不知所出諸幕友並疑爲僞惟予詳認字迹確爲知州秦奎良親筆於理不得有誤或謂卽使真爲御駕此山谷荒城何法辦此大差不如置之不理聽其自去既無正式上官命令亂離倉猝中諒亦不至爲罪供應而不如意勢且受不測嚴譴豈非自取其咎或且有勸予棄官逃避者倉皇聚訟莫衷壹是予躊躇再四念身爲守土官吏親食其祿焉有遭逢君上患難而以途人視之者禍福固不可測然盡吾職而得禍於心無尤卽巧避而幸全返之吾心終覺惻惻不安惟有悉吾力所及以爲之前途禍福祇得聽之氣數於是乃決計迎駕不復反顧矣

懷來本京綏孔道軺車馹馬絡繹不絕因此特置兩驛四軍站額設驛馬三百餘匹平時供張人役器具芻茭頗有儲峙奈是時地方秩序已亂嚴城之中內外隔絕驛務亦停頓廢弛百物悉遭損耗原有驛馬多爲潰兵所掠現僅存五六十匹其餘器物更復無從徵集但岔道離懷來所屬之榆林堡僅二十五里

自榆林堡至懷來又二十五里相去只五十里計明日必當啓蹕第一站即爲榆林堡向例大差過境必當於此地迎候預備休息打尖無論如何萬不能不稍有供頓堡中平時本住有司事數人承辦驛務乃先發急足前往知會命就地料量飲食本署僅有庖丁三人廚役十數人亦爲辦差之需乃先派一人携帶下竈及蔬果海味等物侖夜赴堡幫同該站司事治辦一切乃守門拳匪堅不允放行不得已縋城而出之方是時拳匪之精壯者皆入南山打二毛子城中惟老弱拳匪三四百人予夜將出城爲首者質問何事予曰前往接皇太后皇上聖駕匪首厲聲曰他們皆已逃走何配稱爲太后皇上予曰皇上巡狩全國以內皆可行如我爲知縣私行出境始可謂之逃走若下本縣各鄉辦公亦可謂之逃走乎匪顧同類曰此乃二毛子口氣應當宰了衆遂大呼入暖閣門予急奔入語馬勇曰有入二堂者即開槍毋稍顧忌匪聞之大恩相率出署迨市肆居民人出一丁頭上纍以紅布一方各執燈籠登城作防守狀時京畿潰兵日夜北行如蟻如潮絡繹不絕悉從城外經過彼輩皆恨拳匪切齒倘見紅布蒙首誤爲拳匪或以大炮轟擊城民又實無捍禦之具豈不危險予雖深慮

及此。然無法禁止。予有一姪在署。延博野諸生某君課讀。某君自言與拳民大師兄某爲同鄉。當往說之。使其率衆下城。予曰。甚善。有頃倉惶返署。神色沮喪。言頃往見其頭目甫啓齒。匪首即怒詈曰。此二毛子說客。速開刀勿輕縱。即有數人將其細縛。反捷兩手。捽令長跪。乃叩頭哀求。久之始釋云云。因怒目向予。謂今日爲君故。幾不保性命。實堪忿歎。予再三慰藉。猶悻悻不已。予姊夫江陰繆石逸延福。適於前月避難來署。予即請其多書堯天舜日等頌颺朱聯。西關有行台一所。本爲大員往來過境公館。即預備於此。爲行宮。連夜糊壁粘聯。懸燈結彩。掃除陳設。粗有可觀。一面飛請本城官紳籌商一切。因請諸紳傳諭居民商肆。相與協力爲助。諸紳突聞駕至。皆相顧錯愕。不敢發一語。予好慰之曰。無庸。第囑本城居民。將存貯食料。出其二分之一。多製備食物。米飯蒸饝烙餅稀粥等事。多多益善。或能佐以蔬乾鹽菜尤佳。所需價額。將來均由縣負責償給。決不相累。則皆哄然應曰。如此易辦。決當遵命。但拳民頑梗。不可理喻。恐父臺不能出城。將如之何。予曰。是無慮。予爲守土官。奉旨迎駕。非出不可。彼輩向自稱義民。今御蹕將臨。而不允吾出。是反也。懲治反賊。吾自有嚴法。更何所顧

忌。時署中募有馬勇二十名。裝械整飭。頗勇敢能效命。予因傳隊目至。當衆下令曰。爾等明日以八人隨我迎駕。可整槍實彈。逕由西門出。有敢阻遏者。即發槍射擊。格殺弗論。予自負其責。隊目唯唯聽令。予因商之諸同寅。教官丞簿咸在座。予曰。吾明日拂曉即出城。諸門已堵。此時即開塞搬運亦不及。只得迂道出西門。但東門當輦道。不能更煩鑾輿環繞。請諸君立即掘去土囊。洞開城門。並以堵城之土。將街心積潦填平。扈駕大兵且至。如有人出頭違抗。必殺毋赦。諸人均承諾退去。正忙亂間。忽見所遣廚役踉蹌而前。血淋淋滿襟袖。謂所攜脊核係雇兩驢馱載出城。僅二三里許。即被游勇掠去兩驢。食物悉棄於地。並刃傷右臂。因不得前往云云。念無可如何。姑且置之。縣城向無猪肉鋪。予乃命廚夫屠豕三頭。除治辦筵席外。別以大鍋三口。爛煑雜膾蔬肉。擾擾終夕。部署粗定。而東方已白矣。

予先室曾夫人。於前一年己亥小除日逝世。未有子女。是時尚未續娶。惟予姊及姊丈適以前月來署。尚有一嫂一姪。亦從在署中。餘則祇幕客數人。及京官舊友之避難來署者。此外別無眷屬。祇得託姊丈代為主持照料。並借用民房

鋪戶廟宇。囑爲布置掃除。以備王公大臣及隨扈官吏公館。予旋自行檢點各事。碌碌竟夜。拂曉。卽挈馬勇八人策馬逕向西門而行。顧當時拳匪間諜。遍布於吾左右。一言一動。無不向外報告。予先夜令馬勇所言云云。彼等俱已周悉。因竟不敢相阻。而道中紅布狼藉滿地。蓋已聞官兵將至。恐受屠戮。故汲汲扯脫拋棄也。

出城八九里間。忽大雨如注。淋漓遍體。予尙衣補服。幸攜有紫呢外罩。卽披之於外。加油兜於涼冠。冒雨竟行。道本沮洳。至是益泥濘不可放馬足。又風吹濕衣。寒冷徹骨髓。顚播縮困頓。殆不可言狀。幸俄頃而雨止。適見近面有一馱轎迤邐而來。一騎爲前導。予不知何人。卽弛油兜外罩。駐馬道左以候之。俄而至近前。騎卽高聲問曰。來者其懷來縣耶。予應之曰然。曰此卽軍機趙大人。而輿行已至身畔。予方擬下馬。趙公卽搴簾止之。問前去有無館舍。予曰大人公館。謹已有預備。惟得信倉猝。恐不及周至。曰有舍卽可。兩宮饑寒已兩日夜。情狀極困苦。洋兵打入紫禁城。勢不能不走。汝但竭力供億。使兩宮暫得安適。庶稍蘇積困也。大駕隨後且到。可卽前行迎駕。吾無多言矣。

已正抵榆林堡則居民逃徙已盡街市列屋盡閉寂然無人烟尋至站所僅有管驛家丁董福一人尚留守未去問以所事曰全堡已空稍有餘物亦為兵匪掠盡更無法可搜集驛馬但有老羸者五匹餘皆為亂兵掠去此堡祇有騾馬店三處今擇其較宏整者備聖駕小憩几椅鋪墊夾板門簾朱拓字畫均略有陳設本令每店各煮菉荳小米粥一大鍋乃兩店之粥已為諸軍吏卒掠奪一空此店之粥亦幾被攫食再三央告謂此係預備御用始獲保存現所餘者止此矣予曰現在已無他術惟力保此鍋勿再被刼為要因自坐店門石墩上命馬勇荷槍侍立遂無人敢入店

俄見肅親王乘馬先至予都中舊識也一見即向予致語曰皇太后乘延慶州肩輿其後馱轎四乘皇上與倫貝子共一乘次皇后次大阿哥次總管太監李蓮英各坐一乘接駕報名時俟四人轎及第一乘馱轎入門即可起立予唯唯謹記旋見導騎十餘馳騁而來前騎傳呼駕到遙見四人舁藍呢大轎前行將至店門予跪唱懷來縣知縣臣吳永跪接皇太后聖駕接連一馱轎見其中對坐二人復高唱懷來縣知縣臣吳永跪接皇上聖駕報名畢即起仍坐門外石

上候命。復見雙單套騾車七八輛。則瑾妃及慶王兩女。與宮女女僕。各項首領太監。皆陸續入店門。其扈蹕王公軍校。悉散立街衢。或在店鋪門外。騎步兵卒約數百人。紛錯不整。悉現饑疲之狀。蓋已狼狽數日矣。

紛擾略定。忽一太監出門外。大呼曰。誰是懷來縣知縣。睜目皤腹。聲銳而厲。彷佛如演法門寺。後知此太監爲崔玉桂。當時爲二總管。後代李蓮英爲總管者也。

予因起立自認。彼復厲聲曰。上邊叫起。隨我走。予見其來勢洶洶。意或有譴責。因私叩以上意吉凶。曰。這那知道。且碰你造化。徑以手挾予腕而行。入院至正房門外。聲報。始搴簾令入。其室爲兩明一暗。正中設方案。左右列二椅。太后布衣椎髻。坐右椅上。予即跪報履歷。並免冠叩頭。太后先問姓名。予如問奏答。又問旗人漢人。予奏言漢人。問何省。曰浙江。又問爾名是何永字。予倉卒更不記他語。因信口作答曰。長樂永康之永。曰。哦。是水字加一點耶。予應聲稱是。復問是何班次。何時到任。予一一陳奏。曰。到任幾年。曰三年矣。問縣城離此多遠。予答謂二十五里。曰。一切供應。有無預備。予謹奏曰。已敬謹預備。惟昨晚方始得

信實不及周至無任惶恐曰好有預備即得言至此忽放聲大哭曰予與皇帝連日歷行數百里竟不見一百姓官吏更絕迹無覩今至爾懷來縣爾尚衣冠來此迎駕可稱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壞到如此我今見爾猶不失地方官禮數難道本朝江山尚獲安全無恙耶聲甚哀惻予亦不覺隨之痛哭太后哭罷復自訴沿途苦況謂連日奔走又不得飲食既冷且餓途中口渴命太監取水有井矣而無汲器或井內浮有人頭不得已采秫稭桿與皇帝共嚼略得漿汁即以解渴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櫈相與貼背共坐仰望達旦曉間寒氣凜冽森森入毛髮殊不可耐爾試看我已完全成一鄉姥姥即皇帝亦甚辛苦今至此已兩日不得食腹餒殊甚此間曾否備有食物予曰本已謹備肴席但為潰兵所掠尚煮有小米菉荳粥三鍋預備隨從尖點亦為彼等掠食其二今只餘一鍋恐粗糲不敢上進曰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進患難之中得此已足寧復較量美惡忽曰爾當叩見皇帝因顧李監曰蓮英爾速引之見皇帝時皇上方立於近左空椅之旁身穿半舊元色細行湖縐綿袍寬襟大袖上無外褂腰無束帶髮長至逾寸蓬首垢面憔悴已極予隨依式跪叩皇上無語乃仍還

跪太后前。復問數語。曰。予今已累。爾亦可下去休息。予即退出。至西廂房。隨將小米粥送入內監。復出索箸。倉卒竟不可得。幸隨身佩帶小刀牙筷。遂取箸拂拭呈進。顧餘人不能遍及。太后命折秫稭梗為之。俄聞內中爭飲豆粥。唼喋有聲。似得之甚甘者。少頃。李蓮英出。就予語。詞色甚和緩。翹拇指示予曰。爾甚好。老佛爺甚歡喜。爾用心伺候。必有好處。復謂老佛爺甚想食雞卵。能否取辦。予曰。此間已久無居人。安所得此。然姑且求之。李曰。好。好。爾用心承應。能討老佛爺喜歡。必不吃虧。予乃出至市中。入一空肆。親自尋覓。最後抽一櫥屜。內竟有五卵。得之乃如拱璧。顧從人皆已四散。照料。苦無法可熟。不得已。即於西廂自行吹火。勻水。得一空釜。煑之。繼更覓得一粗碗。佐以食鹽一撮。捧交內監呈進。俄而李監復出。曰。老佛爺狠受用。適所進五卵。竟食其三。餘二枚賞與萬歲爺。諸人皆不得沾及。此好消息也。但適間老佛爺甚想水菸。尚能覓得紙吹否。予思此又一枯窘題。忽憶及身邊尚藏有粗紙數帖。勉強可用。乃就西廂窗板上。自行搓捲。輾轉良久。止得完好紙吹五支。隨以上供。不數分鐘。太后已搴簾出廊下。手攜水烟袋。自點自吸。已得飽食後。神態似覺稍閑整。顧予在右廂廊間。

復令就近與語。予不得已。即於院內泥濘中跪聽。先絮絮問瑣事。因言此行匆促。竟未攜帶衣服。頗感寒冷。能否設法預備。予奏謂臣妻已故。奩具箱篋均存寄京寓。署中無女眷。惟臣母尚有遺衣數襲。現在任所。恐粗陋不足用。曰能暖體即可。但皇帝衣亦單薄。格格們皆衹隨身一衣。能爲多備幾件尤佳。予奏答臣同署當檢點呈進。曰爾可先回去料理。予與皇帝即將啓行矣。予奏臣候叩送聖駕。即行。太后曰。我乘延慶州轎子。輿夫已疲勞。此處能換夫否。予奏曰臣已預備齊楚。太后曰。延慶轎夫倒甚好。所換之夫。不知能否勝任如前。曰皆係官夫。向來伺應往來差事。當不至於貽誤。李監從旁接語曰。人家伺候大人們。不知多少。豈有不會抬轎之理。語畢。予即退出。太后顧諸左右曰。吳永他是漢人。却甚知道禮數。李監又攙言曰。人家做官多少年。難道此區區禮數。都不懂得。還配辦事麼。

既而傳呼起鑾。太后乘予所備之轎。皇上即乘延慶州轎子。在門外報名跪送畢。即上馬由間道飛馳回縣。途經村落數處。不見一人。道旁民舍。皆爲潰兵遊匪毀壞。門窗戶壁。幾無一家完整。甚有被宰雞豕。尚未烹食者。縱橫地上。爲鴉

犬爭食荒涼慘淡目不忍覩但已無法顧注迄到縣城則東門果已洞開蓋守城拳匪先已聞訊逃匿兩旁居民店肆悉閉戶蟄伏不敢出予念此象不妥即傳諭各家居民一律啓戶於門外擺設香案有燈綵者懸之無則用紅紙張帖謂駕到時儘可於門外跪看但勿譁動於是始爭與收拾布置予先至行宮查看陳設亦頗楚楚未幾即有前站內監乘馬先至予引視各住房一一周閱似已甚滿意謂予曰咱們今日已算是到地頭了到地頭云云猶言到了家也

少時鑾駕已至予復如式跪迎兩宮先後降輿入內旋即叫起入見太后頗以溫語相慰勞謂很難為你辦理予退出後即馳回本署督促供應隨扈官兵皆陸續到縣斗大山城在坑在谷一時填塞俱滿據辦事人報告始知此次隨駕同行者除前單所列外尚有溥公定公工部侍郎溥興及各部司員數人予所通姓字者提督馬玉崑學士王垿軍機章京鮑心增字潤漪來秀字樂三文徵字子成及涂元甫農部國盛袁季九駕部玉錫其他皆不相識尾從兵士為神機虎神兩營其餘尚有武衛軍顧皆零落散漫無統紀蹩躠而行餒憊不支惟肆強掠道遇車馬即捽其人於路旁奪其車馬以去雖京外官吏亦鮮有倖免

者。以此凡沿官道各村莊。居人皆逃徙一空。兵卒搜括財物。雞犬不留。主將雖三令五申。迄無法可以禁止。旋奉諭除神機虎神兩營外。所有各軍。悉歸馬玉崑統率。號令歸一。比較當稍有秩序矣。

予匆匆到署。即啓篋檢衣服。惟得先生母柯太夫人呢夾襖一件。尚覺完整。即以此件預備進奉太后。又檢得缺襟大袖紅綢馬褂。藍綢夾衫長袍各一件。擬進奉皇上。惟兩格格衣服。無相稱者。繼思旗籍婦女可通用男子衣。乃以予自用綢綿線夾春紗長衫數件。拉雜湊置幷爲一包。當即馳赴宮內呈送。予姊逝世。姊夫繆石逸新續娶。有鏡奩一具。予取以進奉。梳篦脂粉悉具。於是太后始得櫛沐妝飾。少間復傳起入見。則太后及皇上。均已將予所進衣服更換。威儀稍整。兩格格亦穿予長衫。佇立門外閑看。不復如前狼狽矣。

予旋向各處館舍巡視一週。就便向各官起居。頗尚周帖。惟沿途所見兵士。不免紛擾。復回宮門。晚間入見。陳明兵士不戢狀。太后亦蹙額言此輩甚可恨。予於途中已飭馬玉崑嚴辦。正法至百數十人。均令梟首。居庸關乃尚不能禁止。但今可授爾旨。見有搶掠兵士。不問屬於何軍。准即就地正法可也。予是夜往

來照料蹀躞無停趾直至四鼓始還署假寐

次日拂曉即整衣出署甫至街口瞥見一羣兵士方刼掠一典肆肆夥跪訴道左乞爲作主予隨從有馬勇六人立喝令拿辦謂聖駕在此爾等乃敢白日行刼予已奉太后旨意得就地處置當場拿獲六人悉有贓物因立命斬決典肆近西門肆前有騰蛟起鳳牌坊即將首級梟示坊柱見者慄然自此稍爲安戢

連日據鄉民報告各方潰兵到處擄掠牲畜騾馬日至十數起北地農民全以騾馬耕作如被擄掠則來春懷來人民皆無法耕種遺患非細但非有兵力不能禁止且在此百忙之中又何法可以兼顧旁皇搔首殊焦急不得策繼思馬玉崐現統禁兵祗有與彼商之因急馳往馬處告之以故請爲懷民造福馬曰事固應辦但懷境如此遼闊安能處處派兵守護予曰否彼等搶掠牲口皆須攜往他處販賣本縣之七里橋實爲其出境總路軍門但於此處派兵駐紮見無鞍轡騾馬便是從鄉間擄掠而來可以嚴加盤詰如訊問得實即予截留並將游兵嚴辦數人此風即可遏止馬曰如此甚易當即調兵一哨駐紮七里橋一二日間盤獲騾馬至八十餘匹就地正法十數人搶風頓息馬當選去好馬

四匹。餘悉送至縣署。曰此君治下物。依法當統歸地方存案。吾特向君乞此。聊作惠贈何如。予曰如此懷民受賜已至厚此區區者。又何足言焉。欣然感謝不止。

是日。復至宮門外請安叫起。因奏明此事。太后甚爲嘉許。奉諭予與皇帝駐蹕在此城內外。不許有槍聲。下令後。如再有人放槍。可即擒拏處斬。我尙擬再住一日。一切供支。汝可量力爲之。汝亦須少爲將息。毋過勞苦云云。體恤如此。予不覺爲之感泣。予昨在榆林驛晤甘肅藩司岑春煊。亦以隨扈來此。接談之下。見其激昂慷慨。忠勇奮發。心頗非常引契。蓋岑本在甘藩任內。聞聯軍入都。自請帶兵勤王。甘督陶公模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謂然。而以其名義正大。不便阻遏。因撥步兵三營。每營約四百餘人。騎兵三旗。每旗二百餘人。合計不過二千餘人。並給以餉銀五萬兩。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經張家口馳騎入都。前過懷來。予曾謁見。共談。爲之供應夫馬。陛見時。太后問帶兵若干。以如數對。太后覺事近兒戲。意殊不懌。問兵在何處。曰尙在途中。因有詔令其辦理察哈爾防堵事宜。着折回張家口。迎候來兵。即於該處駐紮。備俄人侵入。蓋聊以藉此安

頓也。岑因逗留京中。適數日而兩宮出狩。乃即隨後追趕。至延慶始遇騎兵。遂率以扈駕。因而至此。予當日謁見剛趙兩軍機。方於坑上對坐。偶言及岑事。兩公對之均不滿。趙且作鄙夷語曰。嘻。連彼亦需爾供應耶。爾此山僻小縣。焉得有如許閑飯供此不急之人。予謂彼以扈駕來此。當然不能不一律招待。曰。彼奉旨防堵張家口。何得擅行至此。彼乃敢違奉上旨。何須置理。予是時意殊爲岑不平。但亦不便頂駁。隨即告退。趙尚書復呼予婉告曰。我尚與爾商量一事。今當發廷寄。但軍機大臣印信。尚未攜帶。擬借爾縣印一用。何如。予未及對。剛中堂忽攙言曰。此事我頗不以爲然。向來借印。須平行衙門。乃合體制。縣印似太不稱。趙艴然曰。老頭。此何等時勢。有縣印可借。已是萬幸。尚欲講體制耶。爾且須知在此道路中。任何部院關防印信。恐都不及懷來縣印之有價值。若必欲平行印。則莊親王現帶有步軍統領印信。可以借用。但八百里加緊文書。恐郵卒視爲不足輕重。轉致遲誤。即顧予曰。漁川。爾弗聽老頭言。儘管辦去。予曰。文書封面。均有印成字樣。恐不合用。只有白紙稟封。如何。曰。可。予即回署。取稟封十枚。印就。親自送交趙公。已將寄山陝兩省巡撫廷寄辦好。立即封固。令鮑

章京填寫官銜年月。交予發遞。予即返署遴選良馬。派精壯驛夫飛馬馳遞。旋有神機營官長蘇會岱來署會晤。言兵丁餓不得食。務求籌款散放。以濟眉急。此係奉端王諭。務請閣下設法。切毋延誤。予不名一錢。亟請城紳郭應斗等數人聚議。仍向各糧店湊借。蘇君坐客次守候良久。郭紳等還言已挪借紋銀千兩。將銀交蘇君分發神機虎神兩營各五百兩。正欲出署。忽報王中堂到。予出至大堂。見有單套騾車一輛。甫在堂上停歇。就近詢問。知爲大軍機王公文韶與其公子稚夔京卿同坐而來。因當時不及隨駕。今日始行趕上。予即趨前迎候。謂中堂公館業已預備。曰予困疲已甚。即擬借爾署中安息。不願他往矣。予曰署中恐太逼仄奈何。曰不拘何地。但有房一間。一几一榻足矣。予不得已。即騰出簽押房對面南房三間。請其遷入。復親過房中照看一週。王公饑甚。急索食。署中廚夫俱四出供役。予嫂自入廚房炊飯。煎鷄卵數枚。及泡菜等二三味。草草供饋。盛飯一竹籃。盞食器亦罄矣。王公父子食之至甘。食竟即就榻安息。知予將往宮門。語予曰。煩爾代我陳奏。謂予已到此。今日過疲頓。已不克赴宮門請起。當以明早趨直也。予已出門外。復呼告之曰。尚有一語。煩爾奏明。謂軍

機大臣印信業已攜帶在此。至要至要。予曰。然則甚佳。今日剛趙兩軍機。正爲此事拮据也。予遂亟往見剛趙兩公。告以王中堂已至縣署安息。二公均甚喜慰。

兩日以來。此荒城僻縣中。千乘萬騎。貴要雲集。奔走伺應。幾無一刻寧息。宮門傳呼叫起。日必三數次。真可謂疲於奔命。而隨扈軍士宮監。數千百人。日需供給。數尤不貲。自沿城十里以內。蔬菜牲畜糧食草秣。悉索已盡。顧尚不聞有啓蹕期限。私心焦急。殆不可名狀。蓋兩宮在此。猶有徘徊觀望之意。冀就近可得都中消息。或交涉得當。尚可中道折回也。

至第三日。則供應食物。已漸形支絀。前兩日鄉民進城。蔬菜以至日用百物。大筐小筥。相屬不絕。屯集街市。如山積。至本日則驟覺稀少。覓鄉擔已不可得。城中居民蓋藏。亦多半出供官需。因予自始即定以平價和買。絲毫不加科派。故民間均願極力相助。集成吾事。彼亦幸藉此以消通滯鬻。因之踴躍輸送。絕無居奇隱匿之弊。數日中賴以不匱。然再駐數日。則不免情見勢絀矣。有艾監生者。向同教人在西關開旅店。平素好干涉訟事。予傳案戒責而斥革之。是日予

照料差事。行過彼店。見其短衣磅礴。方俯身自剷馬草。予呼之曰。艾君。不懷舊怨耶。艾仰首見予。即肅然致敬曰。父台責我。公事也。然居官廉正。我豈能以私害公。今大駕猝臨。役夫奔走不暇。我亦大清子民。部下百姓。分當竭孝上之力。區區效此微勞。何足介意。予聞之。頗加獎敬。以此見關外民風淳朴。猶存古意也。是日見剛中堂。頗蹙額代爲擔慮。曰。如此小縣。安能任萬乘供應。一駐再駐。尚不言啓行。獨不爲東道留餘地耶。至午後。始聞定以次日啓蹕。予心爲之稍紓。然念如許王公貴監。來時草草。到此後均須加飭行事。此一番支應。定非小可。但無可如何。祇得急急八面張羅。盡力籌備一切。以能勉強對付。恭送出境爲畢事。大駕一刻在境。仔肩未卸。終不免爲之惴惴也。

下午復叫起入宮。太后詢行駕部署。予一一奏答。爲之頷首者再。既而諸王公貝子。紛紛向予索馬。縣中舊有驛馬。已多數被掠。幸前日於七里橋盤獲騾馬數十匹。尚可抵應。竟爲索借幾盡。從駕親貴數十人。輿者。馬者。夫役者。擾擾竟夕。幸得敷衍完事。可喜也。日來勞頓已甚。嗓音頓啞。兩眼腫脹。足幾不得舉。懷城街道。向以大鵝卵石填砌。油滑犖确。礙步殊甚。兩日中碌碌奔走。視韡頭已

洞穿兩孔。幾見肚腸。苦況略可知矣。
傍晚間忽自宮內傳旨。由軍機處交到字條一紙。上開本日奉上諭。吳永着辦理前路糧台。大恩所壓。錯愕幾不知所出。一身之事。損糜頂踵。且不暇計。顧念此全城生靈。苦大駕啓行。予亦同時隨往。地方善後。無人負責。潰兵遊匪。勢必同時麕集。且恐拳匪聚衆報復。蹂躪將無完土。予何以對此懷民。因亟赴宮門擬見李蓮英。請其代爲陳奏。值其已睡。不果。又往見肅邸及倫貝子。求爲設法辭卸。肅邸頗疑予別有用意。一似不願爲國效力者。言語之間。頗有皮裹陽秋。予再三陳辦。彼又疑予緊戀官缺。乃作奚落聲曰。嘻嘻。畢竟是州縣大老爺滋味固如此濃摯哉。然此出自上旨。在我又安能爲堅辭不管。予不得已。復請見端邸。陳述理由。端邸曰。我尙思保奏汝。何爲反自推諉退避耶。語次似甚詫異者。乃又求之王中堂。中堂亦謂既有明旨。祇可遵奉。予復力陳地方爲難情形。反覆再三。至於涕泣。中堂始微哂曰。漁川爾真爲此耶。只此固甚易處置。但往商之馬玉崑。請彼留一營在此鎮攝。卽無事矣。蓋諸公俱疑予意圖規避。而特藉地方爲飾詞。似天下決無真爲百姓計較之官者。予當時官場之閱歷太淺。

以爲爲地方利害起見。情切理正。定當易邀垂恤。而不知反以此見疑也。予無可如何。只得就馬公商之。馬已就枕。予即立牀次與語。馬因披衣起坐。予反覆祈懇。請救此一城生靈。並言伙食供給。均可就地方籌辦。馬竟慨然允諾。曰。聶軍門殘部。現均歸我統率。原有馬隊三十營。現當尚有十七八營。雖皆零落不足額。約計一營尚有百數十人。防守懷來。已足矣。即傳呼中軍官立召旗牌。由枕上授以令箭。命星夜飛調某營來懷。予並與約明日俟聖駕啓鑾後。再行入城。幸接洽就緒。予始放心回署。草草辦裝。神魄散亂。殊恍惚不知措手。念署中幸無多眷屬。孤身獨客。行止初無大牽率。惟尚有嫂姪及親戚幕客數人。與京官舊友之避地於此者。不能不稍謀安頓。因於市肆借得百金。酌量分贈。並各爲商定行止。時予尚未有兒女。署中止從子宗熙一人。有執帖家丁劉福。尚忠實可倚。予因向之長跪。含淚相託曰。予兄弟數人。止共此一絲血脈。宗祏所寄。今以累爾矣。予此去孤身遠役。前途禍福不可測。爾幸念數年推解之誼。照看吾姪。必毋使失所。異日幸平安。復相見。當不相負。劉亦跪泣曰。老爺盡忠保主。前程遠大。但安心首途。小人盡緜力所及。雖至行乞。誓奉伺姪少爺。決不相離

棄予遂與嫂氏痛哭訣別同時並委與史暫攝縣事略與諸同寅紳士商洽城守事項告以向馬軍請兵保護情形諸紳皆大欣感諸事既畢予即以次日早晨挈同姊丈繆石逸隨扈就道凡聖駕駐懷共三日此爲七月二十四日也二十五日黎明啓蹕予跪送後即乘馬先行另僱一雙套騾車稍載行李在後相隨甫出西關城外馬軍門所派留懷防守之馬隊營長即於此處伺候向予致敬行禮予告以與城紳商妥供應各事慰託數語匆匆道別數里外適及馬軍門乃連騎同行因就馬上互談又行數里忽見岔道上有兵士一人躍馬前來手上更牽騾馬五六匹將至近處似逡巡不即前予詳細審視因指謂軍門曰彼與所乘馬均無鞍韉而滿身泥滓是皆農家物來者殆非正道軍門即令截留詰訊果支吾不能對因飭衛兵驅之前行軍門手持一拂塵即揚之當鞭躍馬疾馳轉過山麓晌已不見予隨後趲行不久至一小村集見軍門所乘馬繫於路側因亦下馬入村軍門方跨坐沿街門外見予至起立以拂上指曰已遵示辦理可銷差矣予隨所指視之則赫然一簇新頭顱梟示竿上鮮血猶滴瀝不已俯視道左則無頭屍委地上審其年貌大約不過二十許身穿軍衣而

符號已扯去。不知屬何隊伍。右臂上尚環有唪珠一串。想亦偶從他處掠得。決非專心念佛之人。予念此錚錚壯年男子。竟死於予一言之下。未免嗒然自悔。但又念彼掠得如許牲口。行刼必非一次。被害之家。不知凡幾。如不寘於法。不知尚須遺害若干人。且難保無姦淫焚殺之事。使先後片刻。卽可逍遙自在。乃無端巧遇。遂罹於法。就中若有神鬼驅使之者。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偶然假手於我。殆非我所能自主也。

又行十餘里至土木驛。離懷來縣城已三十里。此處本有驛馬。悉爲潰兵刼掠。居民均竄山谷中。堡內人烟斷絕。惟備茶尖。宣化鎮何乘鼇帶馬隊來此接駕。與之相晤。又二十里至沙城駐蹕。此地有巡檢司。尚屬懷境。予先已派人在此置備。以佛寺爲行宮。俗呼東大寺。頗宏敞。勉強足安頓。予以在縣中連日承應。勞頓已極。伺兩宮已入行幄。部署粗定。覓得一荒寺。於階上獨坐小憩。忽有各王公府箭手及諸色太監。勒索車輛馬匹。京官亦有陸續趕到者。皆紛索供應。正擾攘間。又有武衛左軍多人。直前圍逼。問予索糧餉麩料。曰爾係糧台。分當供給軍需。豈能任意推諉。衆口喧呶。舉槍揚刃。其勢甚洶洶。予憤不可遏。乃挺

身告之曰。爾輩皆食國家厚餉。今外兵一至。乃無一人抵禦。致令聖駕蒙塵。顛沛至此。尚忍作此態耶。予受命未一日。又新從奔走至此。百凡未及布置。將從何處得餉。今予惟有予然一身。儕割咀嚼。一聽爾等所欲。餉銀則分文無有。鬱氣坌湧。因不覺據地閉目放聲痛哭。良久啓視。則彼等竟已不知何時相率引去。不留一人矣。

是役幸得以一哭解圍。然予念身無一文之餉。手無一旅之兵。來日方長。何堪受此纏擾。私計岑春煊現擕有餉銀五萬。略可任暫時支應。且彼帶有步騎兵隊。彈壓亦較得力。覵其人似任俠有義氣。不如以督辦讓之。而吾爲之會辦。相與協力從事。於公於私。均有裨益。然此情將以何法上達。得邀俞允。遂往見莊親王告之。以故請其挈予面奏。顧嘵聒許久。彼竟茫然不省。曰我記不起許多這外官規矩。乃如此麻煩。我帶爾同往。爾自陳奏可也。卽攜予同入至東大寺行宮。由內監通報。須臾李監自角門出。低聲問曰。此時尚須請起耶。莊邸曰。他有事面奏。曰然則我爲爾通報。須臾叫起。太后立於佛殿正廊。皇上立於偏左。莊邸卽前奏曰。吳永有事陳奏。卽回顧曰。你說。予奏曰。蒙恩派臣爲行在前路

糧台本應竭犬馬之勞惟臣官僅知縣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餉於體制諸多不便即發放官軍糧餉布發文告亦多爲難之處現有甘肅藩司岑春煊率領馬步旂營隨駕北行該藩司官職較崇向各省行文催餉係屬平行可否仰懇明降諭旨派岑春煊督辦糧台臣請改作會辦所有行宮一切事務臣即可專力伺候不致有誤要差時太后方吸水菸沉思良久曰爾這主意狠好明晨即下旨意當諭莊邸先退太后復諭曰此次差事真難爲你辦得狠好汝甚忠心不日即有恩典我於外間情形知之甚悉皇帝性情亦好差事如此爲難斷不致有所挑剔汝可放心無須憂急予免冠叩首不禁感激流涕又諭曰爾之廚子周福狠會烹調方纔所食扯麵條甚佳炒肉絲亦甚得味我意欲攜之隨行不知汝願意否予對曰廚夫賤役蒙恩提拔不惟該廚役得有造化即臣亦倍增光寵太后甚悅有頃退出傍晚至宮門有內監告予謂周廚已賞六品頂戴供職御膳房矣然當晚閤予即無從覓食乃至巡檢署覓吳少尹爲備餐饌勉強得一飽

二十六日在沙城晨起召見軍機即降旨派岑春煊督辦前路糧台吳永會啓

元均着會辦前路糧台予方喜可以分卸重責詎以此事大爲軍機所不愜是日駐蹕宣化所屬之雞鳴驛王中堂呼予往見卽詬曰爾保岑三爲督辦亦須向我等商量乃逕自陳奏耶此人苗性尚未退淨如何能幹此正事將來不知鬧出幾多笑話爾自受累爾引鬼入宅以後任何糾結萬勿向我央告我決不過問予聞語愕然噫少年鹵莽輕信寡慮至以此開罪於軍機不意以後沿途轇葛及一生蹭蹬乃均坐此一事此亦命宮磨蝎數有前定本無所用其追悔然掘坎自埋由今回憶可恨尤可笑也

俞字夢丹爲湘撫俞廉三之子俞中丞乃剛中堂之門生夢丹與剛子狎近每日上道均隨剛之左右剛因乘間爲之奏請賞一差事遂亦派爲會辦於是隨扈糧台乃有一督辦二會辦矣方在沙城將啓鑾時天甫向明在行宮門前岑一見予卽相詬怨曰謝爾厚意乃以此破沙鍋向我頭上套令我無辜受累其實彼固十分欣願求之而不得者祇以出於我所保奏似乎貶損身分且恐向之市恩故佯爲不悅以示意以後乃節節與我爲難不德而怨報之洵始料所不及也是日口北道鍾小舫觀察宣化縣陳立齋大令均來此迎駕

二十七日。辰刻啓鑾。三十里至響水驛。荼尖。又行三十里至宣化府駐蹕。是日奉旨。直隸懷來縣知縣吳永。着以知府留於原省候補。先換頂戴。

二十八日。仍駐宣化。奉旨。在任候補知府直隸宣化縣知縣陳本。著以道府交軍機處存記。蓋剛中堂所保奏也。

二十九日。仍駐宣化。予具摺謝恩。蒙召見。皇太后諭曰。汝忠心。且有才幹。將來定當大用。望好爲國家效力。予叩頭謝。復諭爾以後。如有所見。或有重大事宜。准爾專摺具奏。言次並爲述及義和團亂事始末。暨出宮情形。揮淚不止。予亦不覺愴然涕下也。

三十日。仍駐宣化。予上摺條陳十事。一請下罪己詔。二請派王公大臣留京。辦理善後事宜。三隨扈京官請酌給津貼。四請刊行在朝報。俾天下知乘輿所在。五隨扈各軍請飭編補足額。恪定軍紀。六各省議和團餘衆。請飭疆臣酌量分別剿辦解散。七請飭各督撫宣諭逃匿教民。各歸鄉里。八請飭各省將應解京餉核定成數。分別解送行在戶部。以濟要需。九請飭京外大臣遴保通達時務人才。破格任用。並注意出洋留學生。量才登進。俾得循途自效。免致自投他國。

有楚材晉用之誚。十聖駕經過。沿途十里以內請豁免本年丁糧。奉諭交軍機大臣商酌採用請旨施行

八月初一日啓蹕。予以滯下。請假二天。卽往宣化署中。時慶邸尚留懷來俟進止。其餘王公大臣皆扈從西行矣。

初三日予尚住宣化。慶邸亦自懷來至宣。予往謁之。適瀾公自行在奉旨傳命慶邸回京與各國議和。遂折回都中。

初四日予自宣啓行至懷安縣境住宿。初五日。抵懷安縣。初六日。抵天鎭縣。自此已入山西大同境。初七日至陽高縣。初八日至聚樂堡。沿途情狀甚爲荒凉。受兵士蹂躪尤甚。馬金敍之兵。最無紀律。到處掠詐。居民徙避一空。至不得宿食處。往往於道旁空舍自謀炊飯。初九日抵大同。始及車駕。當詣宮門銷假。自此仍隨扈同行。途中聞洋兵入都後。不久卽陷保定。廷雍時兼護北洋大臣。爲洋人拿獲。凌辱備至。旋卽斬首梟示。封疆大吏。外人竟任意戕殺。殊可憤懣。然一追數廷雍罪惡。實可謂死有餘辜。國法不能治而假手外人。轉足令人意快。廷杰去位時。彼唆弄拳匪。極意挫折。曾不數月而身受慘戮。更甚於廷杰。天道

好還。倍稱為報。在彼殊無足深惜。特國家體面為之掃地。滋可恨耳。拳禍初作時。桐城吳摯甫先生方主講保定蓮池書院。頗為彼所敬禮。先生曾一再作書。為之痛陳利害。曉以大勢。謂亂民邪匪。不可姑縱。教士教民。不可輕殺。釁端一啓。必致貽禍國家。反覆累數千言。詞甚剴切。廷雍非但不聽。而且以此致憾於先生。欲設計中傷之。幸以先生之道德清望。不能為害。然其毒亦已甚矣。

十一日。宿代岳鎮。十三過雁門關。十四至崞縣。宿原平鎮。是日於途中過一小村落。予偶下車散步。見道左一馬甲。倚槍而立。見予漸行至近。忽向予肅立致敬。曰。吳大老爺你好。尚認識我否。予視之茫然不能答。徐又曰。上年為某寺產業一案。我曾到過台下。多承大老爺恩典。今不省記耶。予仔細回想。果有此一案。先是懷來鄉間有一古寺。寺產甚饒沃。住持某僧。素無戒行。多淫縱不法。然頗交通聲氣。結納縣胥豪猾。以此歷任均與通款曲。乃益驕奢無忌。倚勢橫鄉里。鄉人恨之刺骨。而莫可誰何。予到縣後。亦屢次夤緣入謁。予以僧人無故投謁。必非守分之徒。因擯斥不理。被害鄉民。聞此消息。乃先後列狀呈控。予詳細訪查。盡得其實。念該僧如此不法。而至於無人敢發覆。以財多勢集之故。僧人

分在清楚。何須厚產。會該鄉紳辦學校。而紳於款項。乃判將該寺產業二分之一。撥充學校管理生息。充作基本。當經通詳各憲批准定案。乃該僧意猶不服。潛遣人赴京運動。突有大起輿馬。自都來。懷氣象煊赫。先投西關客店住宿。爲首一人。自稱奉王府使命。來此勾當公事。淸查某寺莊產。當時有人來報。予即疑爲嚇騙。飭役偵查回報。謂看其起居儀從。確是貴人氣概。似不類作僞者。予曰姑聽之。留心伺察可也。次日居然以愚弟帖來署投謁。予出接見。則彼三品頂戴。從七八輩。皆行裝冠帶。異常整肅。儼然貴倨。昂然直入。一揖就坐。予未及詢來意。彼即斂容作態曰。貴縣辦事。殊未免過於糊塗草率。如何擅將王府莊產。任意改撥。王爺非常震怒。特命兄弟前來查辦此事。請問貴縣究竟據何理由。乃如此冒昧。予曰。敝縣並無改撥王府莊田之事。老兄此言何來。曰某寺田產。實係王府莊產。委託該寺代管者。現聞已撥充某校。何得謂無此事。予曰。王府莊產。糧稅雖不由本縣經征。然本縣皆另有檔冊。與民產劃然不相牽混。此次所撥某寺產業。均經逐一查明。鱗冊契據。絲毫不能有誤。且王府莊田。亦從無託人代管之辦法。老兄恐未免有所誤會。或聽該寺和尚一面之詞。受其

哀求懇託。因而爲之出面干涉。既老兄遠道來此。如不礙法律之事。未嘗不可通融辦理。但此案業已通詳確定。不能挽回。尚請老兄原諒。不必過問爲是。彼乃向予張目曰。擅撥王府莊產。如此抵搪數語。難道就算了結。有這樣便宜事體耶。兄弟特爲查究此事而來。教同去如何銷差覆命。予曰。老兄既奉王府使命。究竟是何王府所派。持有何種憑證。不妨請出研究。彼愈哮怒曰。我是禮王府所派。難道王府還圖賴他人不成。我是王府之人。親身來此。這還算不得憑證。更要何種憑證耶。予察其詞遁來意。已得八九。然詳察其人。似尚有相當身分。殊不欲與之破面。但以婉語勸其勿妄干涉。彼以予爲有所畏懾。乃益作種種大言以相恫嚇。予悉置不理。彼卽怫怒起立。昂然竟去。曰。我看你這事辦不了。將來莫要後悔。予但笑而不應。隨後卽派役前往該客店監視行動。並通知該店謂。茶飯可以供給。但有意外需求。弗任意應之。恐將來枉受賠累也。次日。據報該住店人等。已悉數預備他去。予曰。聽之。彼如藉此收帆。亦省一事。乃數日後又聞全班回店。云係從某寺清查莊產而回。次日復來署拜會。一見卽盛氣相向曰。我已[illegible]查閱明白。老兄對於此事。畢竟有無辦法。予曰。我言已盡於

先究竟尊意何在。曰。別無他說。只將各產歸還王府。待我同過王爺。也或可將就罷結。予曰。此事斷不能辦。我已通詳各憲。無論但憑閣下空言。即使實在錯誤。亦須稟請各大憲主持。不能隨便撥還。曰。這有王府作主。難道院司還敢干涉。你但認得制台藩台。竟不認得王府麼。予曰。當然。本縣受督撫層憲管屬。當然惟院司之命是聽。即王府有甚交涉。也須行文總督。以次行司下府。層遞到縣。王府雖尊貴。卻不能直接向本縣指揮命令。彼哮怒乃不可遏。曰。該寺受王府委託。現有和尚在此。可以作證。予曰。和尚何在。曰。同來在大堂外。予曰。然則甚佳。當即傳呼縣役。曰。現在大堂外有某寺和尚一名。速為我鎖拿聽訊。彼益拍案頓足。曰。此是我王府之人。豈能由你拿辦。予曰。本縣只認得他是和尚。認不得是王府。此地亦非爾咆哮之所。彼乃直起向外。一路怒詈而去。予隨後立出。硃票着將該店所住人等。一起押傳來署。聽候發落。俄而二十餘人。悉數到署。予於大堂正中供設萬歲牌。西向設公座。先傳為首者問話。彼到堂上。初尚倔強。予叱之跪。彼曰。我是太祖高皇帝的子孫。何得向爾作跪。予曰。我不要你跪。這法堂便是太祖高皇帝的法堂。你向上看。你便向太祖高皇帝作跪。你既

稱宗室。難道不知朝廷法令耶。彼見予詞色嚴重。意氣驟斂。向予請安小語曰。請縣台稍留世職面子。予曰。這法堂之上。說不到面子二字。跪下。彼無法。祇得下跪。予曰。本縣今日須先審問爾之來歷。你如果是宗室。你知道宗室私自出京。是何等罪名。依法便須交宗人府訊問。至少亦須革職。永遠監禁高牆。況爾尚有包攬詞訟訛詐官府一段情節。罪狀尤爲重大。若實在不是宗室。則你是假冒宗室職官。朋通訛詐。本縣便依處治游棍法律懲辦。你今兩罪必居其一。如好好從實供招。或者尚有通融餘地。若再支吾揑飾。本縣立刻將爾收禁。通詳請示。依法辦理。彼乃叩頭認罪。一一吐實。原來確係一黃帶四品宗室。襲封輔國將軍。其三品頂戴。則假冒也。其餘諸人。有車夫。有工匠。有衙役。原來臨時爲合。各色都有。受和尚勾結運動。止得過銀二百兩。餘約寺產歸還。再行酬謝。予既訊明底蘊。遂即當堂發落。和尚判徒刑二年。擇出頭刁狡者。笞責數人。爲首者當堂取保。餘均從寬省釋。一律驅逐出境。其假冒宗室一節。姑置不究。亦未將其真名現職存案申報。其人再四叩頭感謝。一時觀者。莫不額手稱快。此馬甲殆是當時省釋之一人。姓名狀貌。實已絲毫不能記憶。彼既云云。姑笑頷

之而已．彼逡巡復曰．我當時實在也是馬甲．如訊究出來．私自出京．罪亦不了．我見勢頭不好．只得自承苦力被僱．幸您老不加究責．總算造化．此案甚是處分得當．令人佩服．我當時年輕無識．被人哄誘．謂可出外發財．故而冒昧就跟他們一起廝混．後來仔細思量．非常抱悔．您老真是清官．此次故而被老佛爺看重．將來一定可以官居極品的．予強勉敷衍數語．卽離之而去．途中自思．人生何處不相逢．幸當時未嘗粗心任性．與彼結怨．不然此時仇人相遇．他認得我．我不認得他．山灣林角．出其不意．突以一丸相餉．枉遭非命．直是無處申理．然彼時高坐堂皇．誰復能料有今日之事．反覆思量．轉不覺爲之惴惴也．

十五日．至忻州．行宮在貢院．陳設富麗．爲諸州冠．予與夢丹恭進鮮果六色．天顏甚喜．旋奉頒月餅蘋婆菓二盤．是夜月色甚佳．卽陳御賜菓餅於庭中．與石逸諸人拜月分啖．

十六日．至陽曲縣．太原府許君涵度．陽曲令白君昶．均在此接駕．途次得懷來紳士來信．謂予隨駕去任後．馬軍門所撥馬隊．當卽入城防守．地方尚爲安靜．不久卽有洋兵前來．旋留兵一小隊於東門外東山頂廟中住紮．全數祇十五

人於地方亦無騷擾逾月以後馬軍忽欲拔隊前行謂留此無謂務須前往護駕再四挽留堅執不允祇得聽其自去計月來地方供給項下已費至二千八百餘吊馬軍去後拳匪頭目王道昌忽挈領匪黨一百餘人各執兵仗聲言來縣報復進城後首卽馳往縣署以爲老父台尙在此間務欲一見此時新任田公適不在署告以易任亦不見信後見尊管龔某尙在署中益以爲疑百計勒逼務令供出主人所在此時駐東門外洋軍自山頂以遠鏡窺測望見當卽整隊入城遝行奔赴縣署拳匪聞洋兵一至頃刻遁逃星散當場拿獲六人立予槍斃匪首王道昌亦在其列自此地方差得安堵云云蓋予眷屬離署時曾將笨重衣箱物件封置一室留家人龔鐸在署看守故爲拳匪所識也王道昌卽予在任時所革牙紀前時西關壇中頭目四人之一彼尙銜毒未已務求釋憾於予而卒以自投羅網亦其稔惡之報懷來除一毒螯聞之至引爲快但果專爲仇予而來則是以予故驚累懷人又不免重自歉矣厥後龔僕仍投至予所已失去一耳據言當時匪識家人爲老爺舊人置刀於頸勒令供出老爺所在再三實告皆不見信最後乃舉刀削去一耳謂如再不說則耳目口鼻須當一

一剮割家人。一時憤極。決計與之迸命。乃緊抱之而囓其耳。同仆於地。正相與糾結間。而洋兵已來。彼倉卒已不及脫。遂爲洋兵拏獲。槍斃云云。此亦一段趣聞也。

八月十七日。車駕至太原。巡撫毓賢方統兵駐固鎮。自藩司以下。文武官吏。皆於省城外數里地齊集迎駕。是日。遂入山西省城。以撫署爲行宮。堂皇壯麗。略有宮庭氣象。其最可異者。凡需用簾帷茵褥。及一切陳設器件。均係嘉慶年間巡幸五台所製辦。備行宮御用。後來御駕未至。遂存貯不用。向儲太原藩庫。歷任藩司。均不敢啓視。但於門上更加封條一道。前後重疊。殆已至數十層。因歷時過久。究不知庫內有無缺失。如一經啓視。則倘有毀失。對前任已無法根究。對後任便須負責。盤查交代。以此相沿不問。此次以倉猝駕到。無法預備。不得已始行發鑰。乃皆燦爛如新。製且絲毫無所毀損。遂賴之以集事。一若百年以前。卽預爲今日之地者。此真所謂數有前定者耶。

岑自得督辦名義後。沿途卽大肆威福。對於地方供應官吏。往往非法凌辱。恣睢暴戾。氣焰至熏灼不可近。天鎮令聞駕至宣化。當卽恭備一切。後以在宣化

違駐蹕三日。食品皆臭腐。臨時趕辦不及。岑乃大加逼責。令無奈。至仰藥以殉。及至山陰。情節略同。岑復嚴責縣令。謂看爾有幾個腦袋。山陰令惶急失措。見予即跪泣求救。予婉詞慰藉之。並爲之向內監疏通。因勸岑稍從寬假。勿再演天鎮慘劇。岑乃大恚怒。謂予久任地方。所以袒護州縣。因此輒至相齟齬。然宮門差務。實均由予一人祗應。彼雖到處叫呼肆擾。而實際則絕不肯分勞。俞則更絲毫不問。每日但向予詆毀岑氏。凡岑之一言一動。皆向予報告。極口肆詈。予當時閱世過淺。不免時有隨聲附和之處。詎彼於岑前詆予。亦復如是。並將予語一一轉報。而益加之以添砌。反覆唆弄。致予與岑惡感日深。至結不解之仇者俞尤與有力也

每日宮門叫起。必三五次。宮中內監。自李崔以下。多半熟習。故出入一無所阻。一閱入山西境後。威儀日盛。地方承應宮門上。已不免有需索使費之事。予爲一一規定股份數目。凡各項首領太監。如內奏事處茶房膳房司房大他坦。及有職掌之小內侍。約十數金至數金不等。惟總管太監。分位較高。不便點綴。到處均由予一手代爲開銷。按份俵散。不使有一處空漏。亦不令額外取盈。至多不

過一百餘金。少或八九十金。因之各地辦差人員。頗感便利。而彼時各監初次出京。甫脫饑寒之厄。宮門未開。慾望猶稚。亦尚能安受約束。不至十分難馭也。太后喜聞外事。每召見陳奏公事畢。輒溫言霽色。令隨意說話。予每爲敍述地方利弊。民間疾苦。每問一事。必根端竟委。娓娓忘倦。往往至一二鐘之久。方始告退。詎以此故。又大觸樞臣之忌。

一日在西安行宮。李監忽附耳告曰。爾已鬧大亂子矣。予驚問何事。曰。爾昨日於老佛爺前。曾作何語。今日諸軍機入見。均大碰釘子。老佛爺厲聲詰責。謂外間種種情形。爾等平時何無一語奏聞。直是朦蔽我母子耳目。諸軍機相顧失色。咸不知所對。祇有相率免冠碰頭。我想必因爾語及何事。老佛爺乃如此發怒。諸軍機必且抱怨於爾。須當注意云云。予始悔一時輕率。盡言意本冀兩宮稍知民隱。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却未顧及越分踰等之嫌也。

一日在軍機房。榮王兩中堂瞿尚書咸在座。王中堂忽正色語予曰。漁川。我與爾係同鄉。不能不向爾正告。爾今日召對。乃至二點一刻之久。致我等久候。究竟所說何詞。以後在本等範圍。自可簡單明瞭。扼要陳奏。切勿東牽西曳。橫生

枝節.天澤之分.奏事有體.非兒戲也.予唯唯而退.舉皆默然無言.然窺其容色.似皆深不慊於予.蓋諸公會集.或正議論予事也.向例.兩宮每日聽政.均先叫外起.凡外官及各部院衙門人員.一一召見畢.軍機方始入對.自次日起.即改定規制.先召軍機.再叫外起.蓋如此.則他人陳奏事件.可以先行探聽.爲次日入對之預備.如照舊例.則爲時太促.無探詢預備之餘地.空中霹靂.恐不知雲起何方也.

前清宮庭體制.外觀似甚嚴重.乃內容並不十分祇肅.宮監對於皇上.殊不甚爲意.雖稱之爲萬歲爺.實際不啻爲彼輩播弄傀儡.德宗亦萎靡無儀表.暇中每與諸監坐地作玩耍.尤好於紙上畫成大頭長身各式鬼形無數.仍拉雜扯碎之.有時或畫成一龜.於背上填寫項城姓名.黏之壁間.以小竹弓向之射擊.既復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飛.蓋其蓄恨於項城至深.幾以此爲常課.見臣下.尤不能發語.每次宴見.必與太后同座一匟.匟多靠南窗下.太后在左.皇上在右.即向中間跪起.先相對數分鐘.均不發一言.太后徐徐開口曰.皇帝.你可問話.乃始問外間安靜否.年歲豐熟否.凡歷數百次.祇此兩語.即一日數見

亦如之二語以外更不加一字其聲極輕細幾如蠅蚊非久習殆不可聞皇上問罷太后乃滔滔不絕大放厥詞尤好拈用四字兩字名詞古文成語脫口而出然人情世故頗甚明澈數語後即洞悉來意故諸大臣頗畏憚之太后如此聰強而德宗如此巽懦宜其帖耳受制不能有所舒展也或言德宗養晦爲之則非小臣之所敢知矣

予自受仁和切誡後雖極力留意收斂然以太后眷注過深出入左右似多添一重耳目軍機內監均視爲不便岑尤不慊於予務出死力排擠之先是兩宮襆被出都過昌平州知州裴敏中方抱重病霸昌道鳳昌因先期未奉有廷旨車駕至城下疑爲假託賺門堅閉不納且從城上鳴鎗示威兩宮不得已乃繞城奔馳蓋恐洋兵之躡其後也太后因此甚憤憤岑詢知其事乃從而媒蘖慫恿之迨至懷來遂有拿辦裴某之嚴旨岑復自請承辦發令箭派員星夜前往提拿意欲藉以邀功予微得消息覓裴一提到必無生理此事在情理本有可原況州官確在病假之中依官序論分當由霸昌道負責即作爲違抗亦不應歸罪知州無端抵辟未免過冤乃設法使人飛告令其引避迄岑員至已先事

逃匿無所得岑意頗懊喪心卽疑予所爲殊甚怏怏然彼時以予爲地主方曲意相徇尚不敢形諸詞色也

自共辦糧台後接觸漸多意見日甚彼自以官高與予比肩並事似覺不屑又以督辦名義出予上遇事專斷不復相關白凡有陳奏皆用單銜獨上王中堂謂體制不合應以會銜爲宜彼執不可王曰否則於牘尾敍明臣會同某某云云夾入名字彼亦不允曰再不然惟有於奏後列銜如京官九卿奏事體例岑始終持不可中堂一日曾對予微笑曰我知道岑三必與爾搗亂今果然矣但爾自取之於人無尤我早已聲明不能過問恐以後笑話尙多也

先是岑自甘肅入都係由草地經張家口宣化懷來而達京師七月初過懷來予爲之預備供應有幕客張鳴岐與之偕行張本山東海豐人岑抵京後張卽請假赴獻縣省親及岑隨駕行張追至大同予會岑銜派爲糧台文案分當兼受會辦指揮乃竟偏徇岑意至一切文件均不令予寓目有一次方在繕寫見予入立卽藏匿予曾向之厲責彼口噤面赤不能置一語然岑與予之積怨乃益深矣

一日在太原行宮門內相遇。岑又爲一細事。向予詰責。詞色甚厲。予不服。與之對話。彼益哮怒。不可遏。曰。予非參爾不可。予亦厲聲曰。爾有本領儘管參去。我在此聽候。我亦奉旨專摺。可以參爾。我無款可指。爾之罪狀纍纍。均在予腹中。且看誰人曲直也。岑憤甚。逕以手揪予胸前衣襟。作揮拳勢。予曰。此宮門。爾敢無禮耶。彼不覺嗒然釋手。立飛奔至李監處。向之泣訴曰。老叔。我受吳某侮辱。必當參奏。乞爲我援助。沒齒感激。蓋彼謂其父毓英與李有交誼。故稱之爲叔。恬不爲怪。李受其諂諛勾結。愈密矣。然對於此事。李監頗極力勸阻之曰。老姪。爾與吳永皆老佛爺所眷注。爾兩人自相攻擊。使老佛爺難以處置。必不喜歡。咱們都是一起兒辦事。人鬧成過節。惹外邊議論。面子亦不好看。况老佛爺很說吳永得力。恐未必就參得動他。那於老弟分兒上。更沒得光彩。還是忍耐爲是。岑因怏怏中止。然視予益如眼中刺。非去之不可。

軍機諸公。先對岑亦頗不愜。嗣因其極力迎合。漸覺相昵近。又欲擠予外出。目的正復相同。顧以予主眷尚優。且遇事謹飭。無間可入。乃合謀定計。改用調虎離山之法。一日軍機陳奏。謂各省解餉遲滯。非派員前往催促不可。然泛泛遣

派。仍不易得力。最好請派隨扈大員。精明幹練。又能深悉此次沿途辛苦狀況。爲皇太后皇上所親信者。令前赴各省。向各督撫詳細訴說。須得他們特別注意。庶望激發天良。努力輸解。太后問何人可去。軍機即合詞奏曰。臣等再三思議。殆無過於吳永與俞啓元兩人。彼等皆一路隨駕前來。一切情形。無不周悉。又皆受皇太后皇上恩典。定能格外仰體聖懷。爲國宣力。太后遲疑良久。曰吳永辦宮門差使。甚是熟習。他去後何人辦理。曰岑春煊原是同起辦事之人。一樣熟習。可以辦理。太后始首肯。先本擬派予赴江浙。俞赴兩湖。後因父子迴避。乃改派予赴兩湖。俞赴江浙云。

下令後當然立須啓行。乃與俞一同請訓。太后召見。意似良不忍者。再三溫語慰勞。謂爾兩人一路辦差。均甚勞苦。今尚須爾等辛苦一遭。此亦不得已之事。現在如此爲難情形。爾兩人均所親歷。定能向各方委曲傳達。無俟多囑。好好上緊辦理。將事情辦完以後。可即趕速回來。予與皇帝均甚盼望云云。予等即叩頭退出。此區區一小事。彼等蓋內外合力。不知費過若干之商量。擺布至此。始算完全達的。所謂拔去眼中釘。張開兩眼笑也。

庚子西狩叢談卷四

觀復道人口述

甓園居士筆記

予承命卽治裝戒途。并挈幕友張震青及姪充生同行。俞君夢丹以二十四日先行。予以八月二十六日始行。就道沿途過徐溝祁縣武鄉沁州長子高平各地。皆崎嶇山路。九月三日至澤州。遂及夢丹。初四日與夢丹同行。遂登太行。過天井關。已入河南懷慶府之河內縣境。初五日造太行絕頂。予與夢丹同往關帝廟求籤。甚吉利。自此下山。過沁河。入懷慶府。旋抵武陟縣。爲河北道駐所。時巡道爲岑公春榮。卽雲階之兄也。出東門至木蘭店。相傳爲木蘭從軍舊地。過山以後。漸有南中風景。更進古滎澤至鄭州。夢丹由此向清江浦。予遂與之分道矣。

由新鄭啓行。更過許州臨潁郾城西平。於十三日抵汝寧府屬之遂平縣。是日。見八月二日邸抄。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端郡王載漪。均革去爵職。交宗人府嚴加議處。輔國公載瀾。左都御史英年。均嚴加議處。大學士吏部尙書剛毅。刑部尙書趙舒翹。均交部議處。並以德國使臣克林德被戕派

員賜祭云云。知議和條件。已略有眉目矣。

更進經確山信陽過觀音河入湖北應山界。越武勝關。經孝感。抵黃陂境。見鄂撫告示。通緝富有票餘犯。先是漢口發見富有貴爲兩種簽票。係組織革命機關。仿哥老會開堂放票之法。以是爲入黨標幟。爲首唐才常係康南海門人。故票中分嵌有爲兩字。唐旋以破案被戮。故有通緝餘黨之事。此處鐵路已在興工。二十三日乃抵漢口。始悉鑾駕已於初八日自太原啓鑾西幸西安。錫清弼方伯良升山西巡撫。舊撫毓賢開缺。岑雲階授陝西巡撫。聞各國屢請回鑾。擔任保護。兩宮尚未俞允云。

自太原啓程以來。曲折二千餘里。多半皆山行險道。紆回陟降。車敝馬瘏。殆已不勝其困。惟沿途令守。多有世交朋舊。一路將迎。班荊道故。頗不寂寞。抵漢以後。長路征塵。可以暫資憩息。如魚游得水。鳥至投林。不覺爲之一快也。

是時鄂督爲張公之洞。鄂撫爲于公蔭霖。藩司爲瞿公廷韶。署臬司爲旗人扎勒哈哩。糧道爲凌公卿雲。署鹽道爲逢公潤古。首府爲余公肇康。保甲局爲齊公耀珊。漢口督銷局爲譚公祖綸。漢黃德道兼江漢關監督爲岑公春蓂。其中

多坐皆有舊誼。更兼親知朋好之官居此地者。因之拔來報往。幾無虛日。旋以余太守之蹇修。訂婚許氏。即在客中下定。既而復以荆宜施道奭召南觀察。良一再函約。遂有荆州之行。奭公派輪相迎。意極殷渥。因順謁將軍濟公祿。都統寶公德興公祿迭相招宴。縱談亂事。不覺洪醉。不意正在酒酣耳熱之中。忽得奭公被劾落職消息。令人意沮。幸觀察頗曠達。不爲意。臨行尚殷殷致贐。殊可感也。

予在湖北時。屢謁制府張文襄公。意頗親切。詢及出狩及行在情狀。每感歎不止。一日。忽談及大阿哥。公謂此次禍端。實皆由彼而起。釀成如此大變。而現在尚留處儲宮。何以平天下之人心。且禍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釀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內。則中外耳目皆感不安。於將來和議。必增無數障礙。此時亟宜發遣出宮。爲要着。若待外人指明要求。更失國體。不如及早自動爲之。君同至行在。最好先將此意陳奏。但言張之洞所說。看君有此膽量否。予曰。既是關係重要。誓必冒死言之。曰。如是甚善。

在鄂中勾當餉事。略有端緒。遂前赴湖南。謁俞中丞。中丞知予與其公子夢丹

同事亦甚相愛重。惟目疾甚重。幾至不能啓視。神氣殊覺頹唐。每言及夢丹。頗有不滿意。曰。但能似君穩練。我便放心矣。君既與共事同好。惟望多方規勸。令其去華存實。從正路向上。庶不至流爲邪僻也。蓋中丞元配已故。時方以側室主持家政。而夢丹爲元配所出。父子之間。不免稍有隔閡。故語脗如此云云。予在兩湖時。屢奉廷旨催同。以公事未畢。迄淹纏不得就道。遂在湖北度歲。次年辛丑正月。卽就鄂垣賃室。草草完婚禮。直至三月中。始向各處結束督餉公事。料量西上。方行至荆門州。忽由州官轉到一電。上開無論行至何處。由所在地方沿途探速投遞云云。予得之大駭。詳細審視。始知仍爲促還行在之故。並無他事。方始放心。乃急將家眷設法安頓。仍隻身從間道趨赴。幷日兼程。於是年五月初始抵行在。次日卽蒙召見。予面奏各事畢。太后溫語慰勞。彷彿如家人子弟遠道歸來者。既復含笑言曰。我這纔知道。原來岑春煊同你不對。他們把你擠到外邊去的。稍停。又曰。你出去走一躺也好。你兩人若是一徑混在一起。兒到今朝不准鬧些什麼花樣出來。予奏謂臣並不敢同他鬧意見。祇是岑春煊過於任性。有使人難受之處。太后曰。這個我也知道。他的脾氣不好。太暴

躁了。連說我知道的。予乃叩頭而退。先數日。太后御筆親畫摺扇八柄。旋以七柄頒賜諸王公大臣。獨留其一。諸宮監即竊竊私議。謂此一柄必留以待吳永者。既而果然。復命之日。即以此扇見賜。並賞銀三千兩。尚有其他賜物。袍褂料十數襲。令自向管庫太監處選擇。蓋是時各省貢品絡繹輸解。百物咸備。宮廷氣象已煥然改觀矣。

太后仍命伺應宮門差使。銀兩衣物。賞賚幾無虛日。並推恩賞給先太夫人金寶手釧各一副。予同時奉鄂督湘撫先後密保。即以五月六日正式召見。與前大總統徐公前總揆孫公寶琦三人同起入見。均奉旨以道員記名簡放。召見時。皇上正面坐。前有御案。太后於其後作高座。恰如舞台上之演觀音王母像。太后手執綠頭籤。視予微笑。事後笑告內監。謂吳永今日也上了場。正式行起大禮來。咱們真好似演戲模樣。蓋謂予乃朝夕見面之人。今乃第一次正式覲見也。

予憶及文襄所囑。念夙諾必當實踐。顧以事情重大。不敢冒昧。此時榮相已至行在。仍為軍機首領。聞先時頗受兩宮責言。外人亦有指摘。出京後中途至武

陟。殊徘徊不敢進。以後不知如何疎解。始復前赴西安。乃寵任一如前時。榮復荐張百熙及瞿鴻禨二人同時並召。後乃舍張而用瞿。瞿之得入軍機由榮荐也。但榮相對予頗相契愛。乃先以此意叩之。榮時方吸菸。一家丁在旁裝送聞吸予所述。但傾耳瞑目。作沉思狀。猛力作噓吸。吐烟氣捲捲如雲霧。靜默不語。吸了再換。換了又吸。凡歷三次。殆閱至十餘分鐘。始徐徐點首曰。也可以說得。爾之地位分際。倒是恰好。像我輩就不便啓口。但須格外慎重。勿鹵莽。

予因是已決意陳奏。一日召見奏對畢。見太后神氣尚悅豫。予因乘機上奏曰。臣此次自兩湖來。據聞外間輿論。似對於大阿哥不免有詞。太后色稍莊。曰外間何言。與他有何關係。予因叩頭奏曰。大阿哥隨侍皇太后左右。當然無關涉於政治。但衆意以為此次之事。總由大阿哥而起。現尚留居宮中。中外人民頗多疑揣。即交涉上亦恐多增障礙。如能遣出宮外居住。則東西各強國皆稱頌聖明。和約必易就範。臣在湖北時。張之洞亦如此說。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並言此中曲折。聖慮必已洞燭。不必多陳。第恐事多遺忘。但一奏明。提及皇太后定有區處。太后稍凝思曰。爾且謹密。勿說。到汴梁即有辦法。予遂叩頭起立。默

計這一張無頭狀子。已有幾分告准也。
予狃於此事。膽力稍強。以爲幸有進言機會。凡理所應言者。均當言之。但有一次則險碰一大釘子。一日入見奏對事畢。太后與皇上同坐倚窗匟上。予見太后意尙閒暇。因乘間奏言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實爲國。當時身罹法典。當然必有應得之罪。顧論其心迹。似在可原。據臣所聞外間輿論。頗皆爲之痛惜。可否亮予昭雪。方言至此處。意尙未盡。突見太后臉色一沉。目光直注。兩腮迸突。額間筋脈悉僨起。露齒作噤齘狀。厲聲曰。吳永連你也這樣說耶。予從來未見太后發怒。猝見此態。惶悚萬狀。當即叩頭謝曰。臣冒昧。不知輕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將怒容盡斂。仍從容霽顏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節。皇帝在此。你但問皇帝。當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尙未說着話。他數人叨叨切切。不知說些什麼。哄着皇帝至賺得皇帝下位。牽着許景澄衣袖叫許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結着一團。放聲縱哭。你想還有一毫體統麼。你且問皇帝是否實在。皇上默無一語。予祇得叩頭謂臣實不明白當日情形。太后復霽語曰。這難怪你。咱們宮廷裏的事。外間那裏知道。你當日尙是外官。自然益發不明白了。

予見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莽遇此劈天雷電。忽而雲消雨霽。依然無迹。可謂絕大幸事。然予真已汗流浹背矣。不意太后盛怒時。威棱乃至如此。昔人謂曾李兩公。當時威權蓋世。一見太后。皆不免震慴失次。所傳固當不虛也。後有耆舊某公。為述當時真狀。謂此番叫起情形。實誤於上下隔膜。先是有浙人羅某常奔走榮文忠門下。一日不知從何處捕得風影。急投榮處密報。謂各國已分頭調兵來華。決定攻打北京。與中國宣戰云云。榮素持重。此次竟為所惑。逕自繕密摺入宮呈奏。太后得奏。當然着慌。既懼且憤。端莊等正喜師出有名。益乘間極力蠱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張開戰。因此乃宣叫大起。故太后一到場蒞座時。開首即言現在洋人已決計與我宣戰。明知衆寡不敵。但戰亦亡。不戰亦亡。同一滅亡。若不戰而亡。未免太對不起列祖列宗。故無論如何。不得不為背城借一之圖。今當宣告大衆。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云云。當時似有數人發言。不甚清晰。朱古薇閣學祖謀曾出班陳奏。謂拳民法術。恐不可恃。一旗員（似是長瑞）即從旁攙言曰。拳民法術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議。臣特取其心術可恃耳。聯學士元繼續發言。其詞頗戇。謂如與各國宣戰。恐將來洋

兵殺入京城。必至雞犬不留。太后色變。卽有御前大臣大聲叱之曰。聯元這說的是什麼話。太后意正含憤。正於此時。皇上望見許文肅。卽下座執其手曰。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通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奏言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卽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愼。等語。皇上固知萬不能戰。而刼於端莊。不敢逕宣己意。以文肅久習洋務。特欲倚以爲重。聞許言深中其意。因持其手而泣。文肅亦泣。袁忠節班次與文肅相近。亦從旁矢口陳奏。一時忠義奮發。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態度。許奏語本極平正。太后似亦未甚注聽。第見皇上與之相持。三人圍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等密語。刺激皇上。不覺大觸其怒。卽注目厲聲曰。這算什麼體統。德宗乃始釋手。故上諭中有語多離間之詞。當時頗疑此諭出於端剛矯旨。其實兩公之死。卽由於此云云。證以太后所言。謂皇帝當日曾叫許景澄救我。則其致怒之由。可以揣想。殆以疑心而生誤聽也。究其癥結。蓋太后已入榮言。以爲各國業經決定宣戰。故開此會議。以謀應戰之方略。是戰與不戰。已無復擬

議之餘地.而廷臣中多半不知就裏.或以爲尚是片面商議和戰問題.或則以爲政府已得有宣戰實據.因之彼此陳奏針鋒均不相對.以至愈激愈偏.後來退班出宮彼此互訊此項消息.茫然不知何來.軍機旣未呈報.總署亦無照會.方始大家愕異.蓋榮相上此密摺.外間固絕無人知道也.若當時明白內容.祗須將洋人並無宣戰事實.委曲開釋.未嘗不可消解.乃彼此均走入岔道中.夫洋人已決戰而尚主張不戰.則惟有降之一法.宜其不能相入也.大風起於蘋末.蟻穴足以潰隄.因羅某之一言而釀成如此掀天大禍.當亦彼所不及料者矣.

最近見雜誌中載某君談話二則.亦是當時事實.謂得之於李公端棻所親見.蓋李公在戊戌政變.以贊成新政入獄.庚子拳亂時.尚未出獄也.公言許袁兩公入獄.即指定分繫南北所.當在獄中分道時.袁忠節執文肅之手曰.人生百年.終須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輩究何以致死耳.文肅笑曰.死後自當知之.爽秋何不達也.忠節固亦負氣磊落男子.然文肅益曠達矣.

李公又言立忠貞公山之入獄.後於袁許兩公一日.當初至請室時.一慟即絕.

獄中屖以予粗知醫術。囑爲診視。予乃以峻劑毉之。因訊其獲罪之由。且勸其舒和鎮靜。以全大臣之體。立公因言。昨日在御前會議。將大舉攻使館。衆論紛紜久不決。太后曰。此國家大事。當問皇帝。今上自退政以後。恆恭默不語。此次獨侃侃而談。力言其不可。謂斷無同時與各國開衅理。王夔相當稽首曰。聖慮及此。國之福也。端邸卽怒斥之曰。王文韶此時尚爲此誤國之言耶。予繼言宜先派大員宣朝廷德意。不喻。然後圖之。則我爲有詞。太后遽曰。然則卽命汝往。予對曰。受國厚恩。不敢辭。惟臣向不習洋務。請命徐用儀同往。太后允之。未及覆命。亂民已蟻聚予宅中。設壇門外。謂予室中有地道。潛通西什庫教堂。大加搜索。不得其迹。則擁予至壇前焚表。表升。無以罪我。方擾攘間。乃有類緹騎者逮予至此。予雖不肖。已忝爲朝廷極品大員。乃一時昏瞀。致屈膝於亂民。虧體辱國。死不蔽辜。以此悔恨。非畏死也。適二日。大差下獄。卒掖之去。予不覺頓足大悔。當時不應投劑毉之。反累其多受一次苦痛云云。由此言之。立公殊鼎鼎有大臣身分。因立爲旗人。知者較少。故雖同一死難。而遠不若許袁二公之轟烈。然則既絕復甦。雖多受一次痛苦。而留此數語。大節皎然。使天下後世可以

共鑒其心迹。泰山鴻毛。聲價頓別。則李公一刀圭之力。固遠勝於千金肘後也。

太后一日且爲予縷述出宮情事。謂當亂起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描形畫態。千真萬確。教人不能不信。後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打通一氣了。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後來接著攻打使館。攻打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殺的搶的。我瞧着不像個事。心下早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這時太監們連着護衛的兵士。却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了。就是載瀾等一班人。也都學了他們的裝束。短衣窄袖。腰裏束上紅布。其勢洶洶。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間的樣子。載瀅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槓。險些兒把御案都掀翻過來。這時我一個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鬧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還就他們。穩住了衆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們。使他們對着我。還有幾分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子。連皇帝都擔

着很大的危險．他們一會子甚至說宮裏也有二毛子．須要查驗．我問怎樣查驗．他們說如係二毛子．只須當額上拍了一下．便有十字紋發現．這些宮監婦女們．了不得的惶恐．哭哭啼啼．求我作主．我也不犯向拳匪去講人情．我想阻止他們．又不對．萬一阻止不了．那更不得下臺．我教他儘管出去．果然拍出十字來．也是命數．這何須怕得．如若胡亂枉屈人．那神佛也有公道．難道就聽憑教下徒弟們寃殺無辜不成．後來出去查驗．也是模糊了事．並沒有查出什麼人．他們心中明白．得了面子．也就算大家對付過去．還了我的面子．你想這樣胡鬧．還講什麼上下規矩麼．

又言洋兵已進了城．宮裏完全沒有知道．只聽着槍彈飛過．這聲音全像貓兒叫．（言次卽效貓叫聲）眇我正疑心那裏有許多的貓兒．那時正在梳妝．又聽着眇一聲一個槍彈．從窗格子飛進來．那彈子落地．跳滚子細認着．明白方纔駭異．纔要向外邊查問．一眼瞧見載瀾．跪在簾子外．顫着聲氣奏道．洋兵已進了城．老佛爺還不快走．我纔慌忙起身．急問皇帝何在．說在某殿上行禮．我叫趕速通報．原來這一天．剛剛碰着祭祀．皇帝正在那裏拈香．聽着叫喚．急忙

前來．頭上還戴着紅纓帽子．身上穿的是補服．我道洋兵已到．咱們祇得立刻走避．再作計較．皇帝更着了慌．倉猝就要跟着我跑．我道你瞧這樣服色．那裏好走出去．纔千手百脚的把朝珠纓帽．一起兒胡亂拋棄．一面扯卸了外褂換了長袍．我也改換了下人的裝束．偕娘兒兩個就此一同出走．那時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顧不得攜帶．單單走了一個光身．一路跟蹌步行．一直到了後門外．纔瞧着一乘騾車．問了騾夫．知道是載瀾的車子．我就帶着皇帝急急上車．趕叫向前快走．他們都是沿途找僱．到了德勝門外．大夥兒纔到稍稍聚集．又怕洋兵追趕．不便屯留．便一氣直前．上道晝夜趲行．頭一日頓宿貫市．多方設法．好容易纔覓到幾乘駄轎．由貫市趕到岔道．都宿在破店中．要求一碗粗米飯．一杯菉荳湯．總不得找處．比較逃荒的老百姓更爲苦惱．一直到了懷來．虧你有個預備．纔算脫了苦境．難得你如此忠心．而且急忙之中．還虧你趕辦得出來．我是十分心受的．所以我要你隨扈在一起．這會子也總算是患難的相與了．

其時剛毅已先在途次病故．趙舒翹亦賜自盡．太后言及二人．似尚有餘怒．謂

這都是剛毅趙舒翹誤國。實在死有餘辜。當時拳匪初起。議論紛紜。我爲是主張不定。特派他們兩人前往涿州去看驗。後來同京覆命。我問他義和團是否可靠。他只裝出拳匪樣子。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面目如何發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叨叨絮絮說了一大篇。我道這都不相干。我但問你這些拳民。據你看來。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還是照前式樣。重述一遍。到底沒有一個正經主意同覆。你想他們兩人都是國家倚傍的大臣。辦事如此糊塗。餘外的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起兒敦迫着我。要與洋人拚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稍停。又續言曰。依我想起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很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儘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同轉頭來。處處都留着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儘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不過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

太后此番話頭。雖屬事後之談。但詳細體會。亦是實在情節。試想彼深居宮闈。一向與外間情勢不相接觸。一旦遭此鉅變。前後左右。耳目都是一樣狂迷。如醉中鬧架。譁呼盲進。意興勃勃。他畢竟是個女流。易於迷信。平日爲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屈。難得有此神人協助之機會。欲其憑一人判斷。獨排羣議。盡過衆狂。此絕不易得之事。卽自謂尚有主意。未嘗放手云云。事實具在。亦不能謂之盡誣。如實在與端剛傾倒一向。并力不顧。攻破一使館。自在可能之列。不過總有一段時期。已經中了魔毒。若謂始終明白。殆亦未必然耳。

拳匪之事。當剛趙查驗時。是一禍福轉捩關鍵。如此時能將真情實狀。剴切陳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證據。認定主張。一紙嚴詔。立時可以消弭。過此以後。爲合蟻附。羣勢已成。雖禁遏亦已不及。後來釀成如此大禍。剛趙二人。實不能不負其全責。太后謂其死有餘辜。確係情真罪當。剛之爲人。愚陋而剛愎。或真信拳匪之可恃。亦未可定。趙則起家科第。敭歷京外。開藩陳臬。並皆卓有政聲。而且學問淹通。持躬廉正。此兒戲鬼混之義和團。能否成事。明白易曉。決不至於不能鑒別。第以刼於剛勢。不敢立異。遂至與之駢殉身陷大戮。而死負惡名。未免

太可惜矣。

近聞某公言及趙事。則尤不覺爲之扼腕。謂當拳匪在涿州時。太后命剛趙往驗。剛實未往。趙獨挈何君乃瀛同行。何字松生。本刑部老司員。殊幹練有卓識。二人同京後。均力言拳民之不可恃。何因爲趙擬就一摺。言之頗甚剴切。趙審閱再三。似礙於端剛。躊躇不敢上。未謂上摺太着痕迹。不如面陳爲妥。乃先赴榮相處。詳悉報告。再見太后覆命。亦經一一據實奏陳。而彼時太后已受魔熱。詞色頗不懌。先時趙之僚友。曾有以大義相責者。趙出告人。謂幸不辱命。我對軍機太后。均已盡情傾吐。應說盡說。撫心自問。庶幾可告無罪矣。後來點派帶團差使。並無其名。趙益自引爲幸。謂從此可以脫離關係云云。某公所言。委係得之當時事實。並非泛泛。準此而論。則趙於拳匪。並未有阿護之事。最後賜盡上諭中。祇坐以畢竟草率四字。且有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詞等語。卽據太后口中所言。亦足證明其始終未言拳匪可靠。參稽互考。情節昭然。祇因當時稍有瞻顧。少此一摺之手續。又夙因剛援引。相處親密。致後來中外責言。均以剛趙並舉。李文忠亦有剛趙袒匪之電奏。空言無據。無法辨白。卒陷於不測之大

戾。然則彼之失足。不在於查驗拳匪之役。而在於受剛援引之時。因失其親。予雲中郎。所以同抱千古蘭猗之恨也。悲夫。顧就此案而論。終不能不謂之寃。青史是非。悠悠衆口。吾尤願爲死者一洗之也。

剛趙之處分。凡見過四次上諭。第一次革職留任。第二次交部嚴議。第三次斬監候。第四次斬立決。改賜自盡。足見前時太后尙有囘護之意。其終受大辟。實出外人要迫。並非太后之本心。受誅以後。則言者事事皆藉以諉罪。不免別有投阱之語。故此時太后亦深憾之。一朝失足。則衆惡皆歸。此亦古今之常態。惟剛已先故。竟逭誅夷。卽謂剛趙同罪。剛罪總浮於趙。乃剛免而趙不免。此眞所謂有幸有不幸者耶。

趙賜自盡時。派岑春煊前往監視。趙體質素強。扼吭仰藥。百計竟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詞氣極凌厲。家人不得已。乃以緜紙遍糊七竅。灌以燒酒而悶煞之。屢絕屢蘇。反覆數次而後畢命。慘矣。然岑亦忍矣哉。

辛丑五月十五日。予奉旨簡放廣東雷瓊道遺缺。予與徐孫兩公均以密保同日引見。而予纔及十日。卽蒙簡放。當時慕韓總揆。且向予欣賀不置。謂君今乃

先着祖鞭。令人有景倩登仙之羡。吾等尚不知挨磨幾許時日。方有此希望也。今兩公皆已登峰造極。名播中外。而予則依然故我。碌碌無成。回首雲泥。空增惆悵而已。

奉簡後。復傳旨緩赴新任。命督辦回鑾前站事宜。仍照舊承應宮門事務。予此次頗十分爲難。先是由懷來至太原。沿途宮門事務。均由予一手承應。予深知地方官辦事苦況。事事均爲之道地。不令宮監等有非分需索及欺凌逼勒等事。宮門費用。予均爲按資勻配。彼時諸宮監初出都門。所望不奢。亦尚能帖然就範。並無誹怨。自予由太原奉差出發後。宮門之事。即由岑雲階接替照管。彼因欲見好於各宮監。乃悉力反予所爲。凡各省進奉官吏。皆爲之敲索使費。每到一州縣。亦首先講論宮門費。多者或逾萬金。少亦七八千金。至零星費用更無一定。幾於遇事需費。各宮監無不歡喜踴躍。人人饜飫。因而追怨前事。謂予非但不爲幫忙。且有意裁抑之。以此均德岑而恨予。竟有當面詰責者。謂偺們從前朦在鼓子裏。都被你刻薄死。還虧着岑三講交道。幫個忙兒。動是整千整百的作成咱們爺兒吃了個飽肚。橫豎使的別人家的錢。他們來路是容易的

也落得大夥兒做個人情．偏是你拈斤播兩的．巴巴幾兩銀子．還要叫我們請安謝賞．這不是活活被你捉弄麼．蓋彼等已經吃過一番大甜頭．全不似前此之聽受範圍．幸而上邊通氣．尚不敢公然作難．然實在是予愚笨而岑聰明．岑以後之扶搖直上．其根基實始於此．

予前此以匆促赴召．家眷尚留鄂中．卽寄居於岳家．近見榮相．謂上意欲令予隨扈還京．何妨將眷屬迎至秦中．將來卽可一路同行云云．予念如此可省兩方牽注之勞．於計亦得．是時京外大臣及京都士紳．均陸續奏請回鑾．章已十數．而上意尚躊躇．不卽允．予因啓鑾之期．尚未宣布．爲日必不在近．因乘間請假回鄂一行．以便親自照料眷口．結束家務．奉允後．卽日就道．抵鄂垣匆匆部署一切．旋聞回鑾期日已定．家眷前赴秦中．未免多此跋涉．因仍隻身先自趨赴行在．而囑家眷隨後首途．預備於河南途次相待．蓋大駕已定從旱道入都．河南固爲必經之地也．

八月十八日．予始由湖北還抵西安行在．卽日往謁軍機各堂憲．並詣宮門報到．十九日．總管太監李蓮英傳旨賞銀四百兩．大緞二疋．一到卽有恩賜．卽寵

任親貴大臣。亦不多見。在予得之。真可謂異數也。

先是五月二十一日。曾降發上諭一道。略謂朕侍皇太后暫住關中。眴將經歲。睠懷宗社。時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闕。即日回鑾。惟現在天氣炎熱。聖母年高。理宜衛攝起居。以昭頤養。自應俟節後稍涼啓蹕。茲擇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着各衙門先期敬謹預備等語。此諭既宣布。於是中外人心。一時大定。緣行期久久未定。衆情惶惑。不免妄生疑揣。有謂將久居西安者。有謂將遷都蜀中者。復因水陸問題。斟酌不定。益滋延宕。先有主張由河南襄陽至漢口。改由京漢路入京。謂沿途供億。可省若干百萬。南方並有請駕出上海。逕從海道入都之議。嗣經通盤籌度。謂水道須另造輪隻。且有數處河道。須經修浚。方可通行。御舫費更不貲。乃決計取道陸路。至是而行期路線。一起決定。中外乃始釋然矣。

亡何而陝撫升允奏謂天時炎熱。道路泥濘。汴撫松壽奏謂積雨連旬。河水驟發。蹕路沖毁。行宮損壞。均請展緩行期。乃復於七月一日下諭。據奏改定。以八月二十四日回鑾。於時輿論大譁。均謂兩宮實無回鑾之意。兩撫之奏。均由西

安政府授意。即二十四之期。亦決不可信。屆時必須再改。並有言第三期已預擬定。將改爲九月三日。第四期必以太后壽辰爲詞。改十月底。第五期必以天寒爲詞。改至明春。逐節延改。終於無期而後已。或言太后懼回京後。受各國要索抵罪。故不許皇上回京。或謂李蓮英恐以太后失勢而失權。故力慫太后不宜回京等語。紛紛擾擾。中外報紙。批評議論無虛日。各國使臣亦頗爲所動。一再向當局詰問。於是政府更下諭旨懿旨各一道。諭旨係豁免陝西河南直隸蹕路經過地方錢糧。懿旨係賞給陝西人民內帑十萬兩。蓋藉此以堅各國之信。其實太后前此稍有戒心。暫持觀望之態度。或所不免。至於此次定期以後。固已預備啓行。並無游移之意。兩撫改期之奏。實因預備不及。冲毀行宮蹕路。皆實在之事也。

同時並特派陝撫升允爲前路糧台。升撫因啓鑾在卽。奏請交卸撫篆。奉旨陝西巡撫。着李紹芬暫行護理。同時並委臬司樊增祥署理布政司。道員吳樹棻署理按察司。西安府胡延升署糧道。候補府傅士煒署西安府。此數日中。西安官場。全班更動。賀任道喜。滿街車馬紛馳。鬧得烟昏塵起。頭目皆爲之暈。兼之

行期已迫宮府內外皆預備結束登程各京官亦悉備行事包裹捆紮大車小檟憧擾不可名狀予以奉有前命不能不勉盡職務而甫到行在相去僅六日孑然一身事繁期促如何措手不得已自行出資募僱健役二十餘名另賃馬二十匹隨行即趕赴前途先行布置一切略有端緒仍趕回西安省城伺候啓蹕以便隨駕同行幸經過一次辦理稍習又執事宮監諸多稔識故應付尚為順手耳

二十三日軍機大臣諭本日各章京辦事畢二班章京即着先行啓程自京西至閿鄉派頭班章京沿途辦事自閿鄉至開封派二班章京沿途辦事並奉前路糧台核准定章皇差官車二千餘輛驢馬應給草料行路日給一兩駐蹕減半大概布置皆已楚楚就緒矣

八月二十四日辰刻兩宮聖駕自西安行宮啓蹕闔城文武官吏均先於宮門外齊集伺候升輿行李車先發辰初三刻前導馬隊出城太監次之各親貴王公大臣或車或馬又次之俄聞靜鞭三響即有黃轎數乘自行宮出士民皆伏地屏息皇上皇太后先後乘黃轎出宮皇后隨後向有扈駕諸王大臣又在其

後．最後爲大阿哥．銜尾重車無數．均係各衙門檔案．曲折穿行大街中．辰牌向盡．始出南門．沿途市肆．各設香花燈綵．長安父老．均於南門外祇候跪送．恭獻黃緞萬民繖九柄．出城後仍繞赴東關．詣八仙庵拈香進膳．本來直出東門．路線可省三分之二．謂因體制關係．且取南方旺氣嚮明而治之義．所以輦路必出南門．先期奉升撫傳諭．州縣都守以上．均在灞橋恭送．佐雜千把．在十里舖恭送．并派員於各該處點驗．查取職名．如有托故不到者．停委二年．所以冠裳蹌濟．異常熱鬧．沿途千官車馬．萬乘旌旗．氣象極爲嚴肅．較來時光景．當然大不相同．予在宮門送駕後．即乘馬順御路出南門．行二十里．至灞橋尖．灞橋折柳．自昔爲往來迎送之地．然千年以來．當無有今日之熱鬧者．又二十里駐蹕臨潼縣驪山行宮．

二十五日．由驪山行宮啓鑾．至臨口鎮駐蹕．自驪山至此四十里．均臨潼縣境．臨潼令夏良才．絕無預備．乃避匿不出．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內膳及大他坦．均不得飽食．大他坦且無烟火．夜間殿上竟不具燈燭．上賞內監銀二百兩．令自覓食．此亦絕異之事．上年予在懷來時．拳匪圍城．潰兵四竄．正性命呼吸之際．

而兩宮倉猝駕至。予尚能勉力供應。不至匱乏。此次則半年以前。已有行知。有人可派。有款可領。何以草率至此。聞夏令實已領款二萬七千金。措不肯發。所以諸事不備。該令籍隸湖北。爲陝藩李公之同鄉。臨時委署此缺。本期藉皇差以得津潤。既貪而庸。欲牟利而無其才。故至於如此荒謬。然兩宮竟未有嗔責。此亦更歷患難。心氣和平。所以務從寬大也。予恐前站有誤。卽馳十五里。過升店。屬渭南縣。略事部署。復前行三十五里。至渭南縣。已傍晚。卽就西城外覓一糧店住宿。行宮卽在縣署。頗宏整。較臨潼殆天淵矣。

二十六日。在渭南候駕。申刻駕到渭南行宮駐蹕。離西安已一百八十里。督辦前路糧台升允。奏參臨潼縣知縣夏良才辦事不當。貽誤要差。並自請議處。奉旨夏良才加恩改爲交部議處。其自請議處之處。從寬免議。蓋兩宮以大駕方始發軔。不欲以供應之故。重罪有司。致沿途官吏多增疑懼。用意固甚深厚也。

二十七日。午刻自渭南啓鑾。申正至華州駐蹕。行宮卽在州署。昨夜榮相國之公子綸少華病故。各官爭往慰唁。榮相年幾七旬。祇此一子。甚爲聰慧。因之異常慘惻。但中途不便停頓。乃特留胡研孫觀察在此。爲之料理後事。暮年遭此

不幸．意緒固難堪也．

二十八日辰刻自華州啓鑾．行四十里．至華陰縣駐蹕．行宮亦就縣署改設．鋪陳構置．頗皆妥貼如式．

二十九日．兩宮詣華山麓玉泉院拈香．是日雨．道路泥濘．予先至院候駕．該院背山面河．有山蓀亭無憂亭諸勝．林泉掩映．古木陰森．頗爲欣賞不置．有頃駕臨．王公百官多半隨從．宮眷亦有隨至者．一時擁擠．或至不得入門．內而雨勢益急．從官率通身沾濕．躑躅泥滓中．致游興爲之消阻．聞由此上山頂．尚有四十里．仙人掌蓮花玉女諸峰．多在高處．惜匆匆不得一覽．申刻駕旋．仍駐蹕華陰縣．

九月初一日．自華陰縣行宮啓鑾．行五里．至華陰廟尖．又三十里．至潼關駐蹕．行宮即在道署．頗有園林之勝．初二日陰雨．初三日晴．初四日風．均駐潼關．四日傳旨．明日巳正啓鑾．予於宮門見榮相．神色頗慘淡．有河南四品卿銜道員呂永輝上封奏．請遷都洛陽．聞其人頗深喜自負．以此爲匡時大計．聞者皆目笑之．近年京朝士夫．多主張遷陝之說．引經據史．言之侃侃．自西幸以後．多半

親歷其地。皆啞然自失。不敢復持前議。書生目論。大都如此。呂亦同受此病也。是日奉上諭。前因有冒充王公僕從。於各州縣供給。恃強攫食。曾經降旨嚴禁。現在將入豫境。着松壽認真查禁。如有此等情事。着即嚴拏懲辦。勿稍瞻徇。因前在臨潼。夏令曾以先日預備供應。均被掠食爲詞。故有是命也。又奉諭。啓蹕以來。沿途車騎。諸形擁擠。甚至乘輿已到。尚復填塞。殊不足以昭鄭重。着御前大臣認真彈壓。並着松壽夏毓秀周萬順各派兵勇分起押送。不准遲滯。至隨扈王公百官車輛。尚多一經入豫。道途更隘。除有緊要差使者准帶行李外。其餘均着分起先行。以免擁擠云云。一路車輛。彼此爭先。因致壅塞不行。欲速反滯。真太不成體統。有此一諭。或可稍資整飭也。

初五日。自潼關啓鑾至閿鄉縣駐蹕。予於早飧後。前驅行二十里。至閿第鎮。屬閿鄉縣境。閿鄉令鄧華林來此迎駕。予作一稟函上張香濤制軍。雜敘兩宮沿途起居。交閿鄉令由四百里排單遞送。蓋前此在鄂時。制軍曾以此事相囑。連日僕僕長道。無法握管。至此始獲作一函塞責。最可異者。此函竟重出。不知何時散落外間。爲好事者所得。居然裝潢什襲。今歲乃有友人持此囑予自加題

跋。重覽一過。墨瀋如新。轉不勝今昔滄桑之感矣。

昨日喀爾喀親王那彥圖之親隨。在潼關捲取鋪墊等物。委員候補巡檢李贊元向前阻止。該親隨竟縛而撻之於市。經升中丞據實奏參。奉旨那彥圖着交理藩院照例議處。其滋事親隨着升允嚴訊懲辦。此事頗快人意。吉帥之風骨凜然。不避親貴。殊可敬也。

初六日。辰刻自閿鄉啓鑾。申刻至靈寶縣駐蹕。奉旨。明日駐蹕一日。是日奉諭。本年萬壽。停止筵宴。連日皆行夾溝中。懸厓絕嶂。間羊腸一線。逶迤屈曲。其間僅容一車行。如兩車相值。一車必預於空處藏避。俟對行車過。方始就道。沿途車輛。皆須互相呼應。近經特別平治開拓。兩車亦可並軌。而隨扈諸人。咸喜疾馳爭先。乃至數十百輛。銜尾接軸。莫能進退。昨日雖有嚴諭。一時尚不能生十分效力也。

初七日。仍駐靈寶。聞大差頭站太監百餘人。已由河南入直隸境。住宿磁州。慶王將到開封迎鑾。當以本月二十日出都。奉旨所遺總理外務部要差。着由李鴻章暫行兼管。並奉懿旨着李相就近在保定迎鑾。毋庸遠赴

初八日晴。辰刻自靈寶縣啓鑾。自此入河南境。行六十里。申刻抵河南之陝州。自南門入駐蹕河陝汝道署。署有園圃。頗具池臺亭榭之勝。余與夢丹同寓州署。署中亦小有園林。而荒廢殊甚。大堂下有老樹一株。大可數抱。古幹槎枒。似是數千年物。署榜曰召伯甘棠。殆屬後人附會也。是日奉旨江西廣饒九南道着刑部員外郎瑞澂補授。蓋前日有旨以贛臬柯逢時升任湘藩。廣饒道明徵升贛臬。而以瑞補其遺缺也。瑞爲斷送清社之罪魁。至此忽露頭角。此時大局已定。兩宮安返故都。宛然有日月重光河山再造之氣象。而亡國根芽已植於此。履霜堅冰。可懼也。

初九日。仍駐陝州。

初十日。自陝州啓鑾。出東門。行五十里。至陝州屬之張茅鎮駐蹕。此間地極狹窄。百官多不得棲宿處。皆驅車向前趲行。而晚間雨勢復大集。泥中顛播。異常困頓。至有在車中過夜者。凍餒交迫。窘況殊不可堪也。

十一日。巳刻自張茅鎮啓鑾。行四十五里。至陝州屬之觀音堂駐蹕。地勢益隘。余覓宿不得。乃冒雨前行。至英豪鎮住宿。此處已入澠池縣境矣。

十二日.大駕仍駐蹕觀音堂.予先由英豪鎮冒雨行二十五里.至澠池縣.即在澠池候駕.是處當崤山分支.沿途皆頑石橫梗.極礙車道.清道光十四年.光緒九年兩次興工劖削.另闢新路.無如大車所載過重.砰訇磅磕.不久即成磊砢.十九皆震鱥脫幅.須待修輯.故大駕不能不因之遲滯也.英豪鎮即杜詩所詠之石壕村.蒿目時艱.惓懷身世.與杜陵當日境地.頗復相類.益不勝芒鞋露肘之感矣.

十三日.由觀音堂啓鑾.申刻至澠池縣駐蹕.

十四日.自澠池縣啓鑾.過石河鎮義昌驛.至鐵門鎮駐蹕.已入新安縣境矣.連日陰雨.泥濘數尺.車行舉踣.騾馬負重不勝.倒斃途次者.所在皆是.隨扈大駕乃亦嘗此等苦況.行路之難.可爲歎息.是日有摺弁.自湘中來.據云.道過許州時.知予眷屬寓許州北關旅店.初六夜半.有盜夥二三十人.明火執仗.毀門而入.刼去銀洋首飾無數.并用洋槍擊傷親兵家丁各一人.親兵身受七槍.傷勢甚重.恐有性命之憂.惟眷口尚爲平安云云.聞之駭絕.許州爲豫省南路通衢驛道.並非僻地.闤廂逼近州城.列肆林立.儼然鬧市.乃盜夥竟敢公行肆刼.從

容搜掠。殊不可解。少年婦女。無端受此驚悸。其何以堪。予以隨從屬車。孤身遠隔。僅憑指弁口語。又不能詳及底蘊。五中焦灼。不可言狀。當發一電問訊。輾轉空床。竟至不能成寐。

十五日。午刻自鐵門鎮啟鑾。酉刻始抵新安縣。駐蹕。予與夢丹先行三十里。經磁澗鎮。知兩宮於明日當在此處中伙。十五里至谷水鎮。已入洛陽縣境。又二十五里。至河南府。於南門外逆旅住宿。是日風日清美。道路坦平。旬日以來。惟此一程。最為暢適。沿途烽候堆房。皆一律新修。煥然耀目。次日往瞻行宮。則局勢宏麗。陳設皆備極精好。謂文守慘淡經營。已逾數月。殊不免有人勞鬼勞之感。想啟鑾前。迭諭沿途供應。不得逾侈。以節民力。而文守仍復鋪張如此。殊失將順之義矣。文悌先為御史。戊戌政變。極力迎合。奏參新政人物。頗為輿論所不滿。此次聞向豫省請領八萬金。預備在洛供應。延方伯給以三萬。怏怏而回。仍就地羅掘。以供所需。故一切部署。無不力從豐贍。又以重賂深結李蓮英。終日在李室。手持水菸袋。當戶而立。與出入官員招呼點首。以示得意。豫中同官皆心鄙之。松撫每告所屬。謂我們河南現在已出了一個紅員。蓋即指文而言。

臨潼之草率。此間之繁靡。可謂過猶不及。蓋兩人各有目的。一圖現在之利。一覬將來之名。用意不同。出手因而各異。但論損上損下之區別。則猶覺彼善於此矣。申刻駕入洛城駐蹕。河帥錫良前鄂撫于蔭霖副憲張仁黼前京尹顧璜均來此迎駕。

自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京兆驛。至河南省河南府洛陽縣周南驛。計程七百八十里。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六日。途次共歷二十二天。先是此地預備寢宮。擬請皇太后皇上同居一處。適侍郎桂春在汴力言無此體制。諸多不便。乃臨時拓地改造。故皇上寢宮甚爲逼窄。大阿哥住處尤窄。太后寢宮獨宏敞。後窗外有極大地坑。上安木門。可以燃炭。從地道通入室內。蓋預備在此過冬取煖也。行宮工程原估二千四百串。現用至三萬餘兩云。

十七日。仍駐蹕河南府。奉旨須留駐五天。予早間於宮門外見于次帥。是日連得開封電。知眷屬尙無恙。親兵傷亦漸愈。爲之稍慰。汪伯棠農部偕桂月亭侍郎自大梁來。過訪久談。昔年予從張樵埜侍郎。辦理日本商約。農部方在張宅爲西席。朝夕相見。亂離之後。舊雨重逢。翦燭清宵。愈深情款。相與談及侍郎厄

遇。均不覺爲之於邑也。

十八日。仍駐蹕河南府。予與黃小宋太守璟。周左麾太守鉞。同乘馬出東門外。至一大寺尋碑。隋唐石刻。所在林列。摩挲往復。令人目不暇給。惜日色向暮。已不能盡辨字畫。恨不得學李陽冰於碑下作三日寢處也。

十九日。仍駐蹕河南府。兩宮於召見軍機辦事後。辰刻即出宮。謁關帝陵。幸龍門伊闕。進膳後。復幸香山寺。王公大臣多半隨從。予亦前往侍班。因歷覽三龕。涌珠泉。賓陽洞諸勝蹟。房廊戶牖。並加丹雘。與予夏間經此。已煥然改觀矣。伊水中流。望對岸香山寺。迤邐山半。游人旋繞如蟻。水上造有浮梁。水白波平。天空如鏡。周廬星列。兵衛森羅。當不減羽獵長揚之盛。度橋行里許。至香山寺。即唐時樂天九老結社處。俯瞰洛水。遠眺龍門。山半皆北朝造像。千龕古佛。密如蜂聚。寺內一廳事屏間刻汪退谷先生書白太傅香山寺記。字大幾逾六寸。筋力雄偉。天骨開張。惜爲俗工加飾粉漆。失其真趣。可歎也。未刻駕還。仍於宮門外侍班。

二十日。仍駐蹕河南府。召見升允松壽。先是自西安啓鑾。以秦撫升允爲前路

糧台負弩前驅。洎至潼關。豫撫松壽越境迎迓。上卽命升同任辦賑。升奏請陝中賑事藩司自能料理。臣願從至開封。故入豫後輦路事宜。皆兩撫同任照料。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仍駐蹕河南府。二十三日晚有旨。大駕明日啓行。予乃先行登程。至洛城外。見有宋太祖廟。頹敗已甚。門外有石碑高尋丈。夾馬營三字大書深刻。蓋宋太祖降生處也。前行復有佛寺。規模極爲宏敞。乃入內瞻仰。豐碑古篆。夾道林立。但塵封漫漶。不易辨識。有住持老僧。向之問該寺緣起。竟瞠目不能答。迴旋許久。不覺日暮。乃籠燭行三十五里。至義井鋪住宿。聞大駕明日過此中伙。已預備矣。

二十四日早。自河南府啓鑾。辰刻至義井鋪傳膳。予於宮門外侍班後。仍先行。抵偃師縣。申刻駕至。卽在縣署行宮駐蹕。此地離河南府城七十里。本日輦道最長。故啓蹕特早也。是日召見湖北荆襄鄖道朱其煊。

二十五日辰刻。自偃師縣啓鑾。申刻抵鞏縣駐蹕。予於是日早間。先出城行三十五里。至黑石關。大駕卽於此處渡洛河。已造有浮橋。皆用民舟聯屬。上覆以板。板上更用土平築。宛如周行大道。行宮卽在河畔。兩岸綠樹陰濃。羣峰環拱。

是一幅絕好圖畫。又三十五里乃至鞏縣。大駕不久亦至。遂在宮門侍班。聞該縣近年頻遭洛水之患。橫流冲蕩。廬舍一空。僅存基址。縣署在水中央。久爲澤國。今年曾起行宮於城內高處。六月間河流暴漲。仍被衝決。後乃就縣署故基改築。屏水填土。墊高七八尺。鳩工庀材。計日而成。然視之頗覺堅固崇墉屹址殊不類新築者。城中民居極爲寥落。無屋可住。予乃前行出東門外。至離城三里之東寨住宿。是處似較繁盛。晤周敬輿直刺。留與共飯。予去秋過太原時。承其贈送棉被墨硯等物。意甚殷渥。頃充鞏緝私鹽局。偶聞予至。特來相訪。因爲予述毓賢去年在山西殺戮洋人。教民教士情狀橫暴凶酷。慘無人理。以此山西一省洋人要索賠款。多至一千餘萬。大小官吏以迎合毓意。被罪誅夷降革者。至數十百人。殃民誤國。貽害地方。區區一死。寧足以蔽其辜。然此時晉人亦尚有譽之惜之爲之抱冤者。此則不可解也。

二十六日。巳刻自鞏縣啓鑾。未刻抵汜水縣駐蹕。予以早間先行。二十五里至老健坡頂尖。屬開封汜水縣。已出河南府境矣。連日亦皆行夾溝中。與前過華陰道上形勢無異。而今日路尤險隘。雖因輦路所出。已大加平治。然陂陀上下。

崎嶇如故。聞此間舊僅村民數家。前任某道。特於溝塗中穿鑿山穴。剏造公館兩處。因此官差過此。稍得安置行李。現即就坡頂建造行宮。寢殿三楹。憑高矗起。八面開窗。可以凌空四望。東瞻嵩少。西瞰黃河。風景壯闊。心目爲之一爽。兩旁複道回廊。逶迤曲折。皆就地勢布置。結構頗具匠心。下坡三十五里。即汜水縣。遂在宮門伺駕。城內僅有一街。餘則平疇一碧。麥田彌望。絕類曠野。縣署亦爲水漂沒。向假書院作公廨。現即就書院遺址。別築行宮。規制亦頗宏敞。時值菊花盛開。庭階廊廡。盆盎羅列。五色錯雜。如雲錦。殊覺別饒風致。是日得李傅相自京電奏。謂病勢危篤。請速派大臣接替。以資鎮攝。蓋其時慶邸已出京赴行在。傅相特請命其還都。繼任辦理和議也。兩宮得奏後。甚爲廑念。太后曾召予語及。至爲之流涕。謂大局未定。倘有不測。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擔。予於傅相受特別知遇。就私誼論。固然不免惻惻。即爲國家而論。中流失船。前途險狀。寧復堪以設想。繞屋徬徨。焦切萬狀。適孫慕韓觀察移行李來。就予同室。聯床夜話。心緒賴以消解。然不久慕公入睡。宵深人靜。棖觸百端。竟至不能成寐。天未向曙。即披衣起坐以待旦。

二十七日、辰刻自汜水縣啓鑾。未刻行抵開封府屬之滎陽縣駐蹕。行宮寢殿陳設並皆雅素。於樸質之中。含有一種渾穆氣象。反覺別開生面。如入羲皇境界。宮內亦皆遍藝菊花。廊牙牆角。遍地皆是。而種類尤多。於汜水。或大如盤盂。或細如松子。奇形異態。五色紛錯。率皆目所未見之物。不知從何處羅致而來。想亦費幾許經營也。旋得京師來電。合肥相國已於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兀如片石壓入心坎中。覺眼前百卉。立時皆呈慘色。聞兩宮並震悼失次。隨扈人員。乃至宮監衛士。無不相顧錯愕。如梁傾棟折。驟失倚恃者。至此等關鍵。乃始知大臣元老。爲國家安危之分量。想此時中外朝野。必同抱有此種感想。卽平時極力詆毀之人。至此亦不能不爲之扼腕。公道所在。殆不可以人力爲也。公之隆勛偉績。自表表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一役。未免爲輿論所集矢。然自此番再起。全國人士皆知扶危定傾。拯此大難。畢竟非公莫屬。漸覺譽多而毀少。黃花晚節。重見芬香。此亦公之返照也。是日奉諭王文韶着署理全權大臣。又諭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凱署理。未到任以前。着周馥暫行護理。又諭山東巡撫着張人駿調補。

予以後進。獲從公帡宇之下。晨夕左右。幾逾一載。承公以通家子弟相待。所以督勵而訓誨之者。無所不至。每飯必招予共案。隨意談論。伺其宴息而後退。故於公之言論風概。習之頗稔。公每日起居飲食。均有常度。早間六七鐘起。稍進餐點。即檢閱公事。或隨意看通鑑數頁。臨王聖教一紙。午間飯量頗佳。飯後更進濃粥一盌。雞汁一盃。少停更服鐵水一盅。即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非嚴寒冰雪。不御長衣。予即於屋內伺之。看其沿廊下從彼端至此端。往復約數十次。一家人伺門外。大聲報曰。夠矣。即搴簾而入。瞑坐皮椅上。更進鐵酒一盅。一侍者為之撲揑兩股。良久。始徐徐啓目曰。請君自便。予將就息矣。然且勿去。時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數人。予乃就往坐談。約一二鐘。侍者報中堂已起。予等乃復入室。稍談數語。晚餐已具。晚間進食已少。飯罷後。予即乘間退出。公亦不復相留。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凡歷數十百日。皆一無更變。

其時公自北洋罷任。以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久居散地。終歲僦居賢良寺。翁常熟當國。尤百計齮齕之。公益不喜接客。來者十九報謝。因而門戶亦甚冷落。公意殆不能無鬱鬱然有憤慨而無怨誹每盱衡時事撫膺太息其忠忱悱惻之

意溢於言表。嘗自謂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爲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又曰。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又曰。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爲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眞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又曰。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卽亡於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攷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爲之阻撓不少。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爲得

閒則羣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又曰天下事爲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從前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盛名鼎鼎後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一言不敢妄發迨至升任封疆則痛恨言官更甚於人嘗有極力訐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顧台院現在後來者依然踵其故步蓋非此不足以自見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言至此處以足頓地若猶有餘怒者

公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啓口必稱我老師敬佩殆如神聖嘗告予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師你可惜未曾見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師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現在這些大人先生簡直都是秕糠我一掃而空之又曰我老師實在利害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早起來六點鐘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沒法祇得勉強趕起胡亂盥洗朦朧前去過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強慣了習以爲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亦能起早纔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又曰在營中

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團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只管捋鬚。穆然端坐。若無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這真被他擺布苦了。又曰。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門生只是為此特來求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蓋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老師乃以五指捋鬚。良久不語。徐徐啓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

然。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捋鬚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儘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分。總是站得住的。脚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我碰了這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着實下不去。然回心細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是是。門生準遵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着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

又曰。我老師的祕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試講一條與你聽。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付兒子前往市上備辦肴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

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着菜擔。在水陸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着。彼此皆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裏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麽。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麽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裏恐怕擔子浸着濕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致於沾水。因爲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也還可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這擔子身分不同。安能教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於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卽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當卽下田避讓。他只挺了一挺。一場爭競。就此消解。這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云云。予尙傾耳恭聽。謂當順序直說下去。乃至此已止。竟不復語。予俟之良久。不得已始請示第二條。公含笑揮手曰。這此一條。夠了夠了。我不說了。予當時聽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予細推敲。大抵

謂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詞究不知以下十七條尙作何等語法也

公又言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卽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傳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眞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只好看看通鑑稍知古人成敗之迹與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證藉以鏡其得失亦尙覺有點意趣云云於此正足見公之晚年進德其虛心篤實爲不可及公又言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處友彼此皆有相當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亦要聯絡我然後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步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卽有七口八舌亦復無濟於事我從前初到上海洋兵非常居奇驕倨以爲我必定全副仰仗於他徘徊觀望意存要挾他看見我們兵士外觀藍縷益從旁目笑道是一羣丐子如何可以打仗我一逕不去理會專用自己軍隊去打打過幾次他看得有點能力漸欲湊上前來我益發不請教他後來連打勝仗軍聲漸整見我不求他助反覺沒得意思再三來告奮勇我謂幫我打固是甚好但須受我指揮節制功賞罪

罰．一從軍令．彼亦一一認可．然後用之．果然如約服從．成了大功．戈登亦得盛名。我若自己軍隊不濟．他決不肯出力相幫．否亦成喧賓奪主之勢．不知要讓他佔了多少便宜．但當時還可獨當一面．自由作主．又有我老師主持其間．所以能完全收效．後來地位雖高．却反無一事可以自主．內外牽掣．無過已算儌倖．安能更望有功耶．

公又言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卽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未幾以賀英皇加冕出使．並順道遊歷各國．以公之身分名位．此等使差．並不算一囘事．然公意頗似非常愉快．嘗向予等作得意語曰．我辦外洋交涉數十年．不敢謂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國朝野．也總算知道中國有我這樣一人．他們或喜歡與我見面談談．也是普通所有之事．究竟耳聞不如目見．我亦藉此周歷一番．看看各國現象．可作一重底譜．在各國尚有許多老友．昔年均柄過國政．對手辦事．私交上頗相投契的．現在多已退老山林．乘便相訪一遭．亦是快事．啓節時．予等有十數人送之出東便門．在于家衞午尖．離城二十餘里．

是日適有大風。揚沙撼木。卓行極爲困頓。抵衞時。有大宛兩縣在此辦差。就一民房外加紮天棚。卽於棚中設席。合尊促坐。棚搖搖震撼。作聲如欲拔地飛去。飛塵眯目。席間盤盂盃盎。悉被掩蓋。幾無物可以下箸。而公高談健食。意興豪舉。謂吾自少年以至現在。凡有出門行動。非狂風卽暴雨。海行則無一次不遇驚濤駭浪。不知何故。衆或諛言中堂豐功盛德。所以雨師風伯。皆來祖道。公笑謂此則不敢。但吾當亦不至獲罪於天。何以節節與我爲難耶。頻行復環顧曰。承諸君遠道相送。厚意殊可感。予此次乃輿櫬而行。萬里長途。七旬老物。歸時安必能與諸君重見。惟望努力前程。各自珍重。衆乃謂中堂精神矍鑠。將來尚須主持國是。重作一番偉業。公亦笑而頷之。語雖沉痛。而神氣並不沮喪。所以卒能平安返國。重膺柄用。式洽當時頌禱也。

公平日神態和煦。語氣亦甚肫摯可親。而有時乃極嚴重。真有望之儼然。卽溫言厲之致。其督直隸時。予曾與一卸任知縣同見。公問其在縣有何政績。其人曰。卑職識淺才迂。以勤補拙。不敢遽言政績。惟裁革陋規一事。差覺爲地方除一弊政耳。公問何項陋規。何時裁革。何以我未見過該縣詳報。曰某項陋規。每

年可得一千數百串，向來均無報銷。卑職以爲例外收入。法所不應。故決計爲之裁革。業於日前通詳大憲。日內當可上達鈞覽。公即怫然變色曰。爾在任已兩年有餘。何以早不裁革。乃於臨卸任始行詳報。這明明是賣陋規。何謂裁陋規。貪壑已填。乃侵攘後任之所得。以博倍價而沽美名。既玷官方。亦乖道誼。居心可謂巧詐。此種伎倆。豈能向我處嘗試。我即日派委查辦。如查得情實。立予揭參。不爾貸也。其人赧然不能答。聞後來委查結果。果係於臨去時向納規者通說。要納數倍之入。而以永遠裁革具文詳報者。此令旋登白簡。聞者莫不稱快。

公在直督時。深受常熟排擠。故怨之頗切。而尤不慊於項城。在賢良寺時。一日項城來謁。予亟避入旁舍。項城旋進言中堂再造元勛。功高汗馬。而現在朝廷待遇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迹同旅寄。殊未免過於不合。不如暫時告歸。養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鼓鼙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徵馳。安車就道。方足見老成聲價耳。語未及已。公即厲聲呵之曰。止止。慰廷。爾乃來爲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辦。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一

個協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也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臣子對君上。寧有何種計較。何爲合與不合。此等巧語。休在我前賣弄。我不受爾愚也。項城祇得俯首謝過。諾諾而退。項城出後。公即呼予相告曰。適纔袁慰廷來。爾識之否。予曰知之。不甚熟。曰袁世凱。爾不知耶。這是真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爲他作說客。說得天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爲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着。我是要傳他衣鉢的。我決計與他挺着。看他們如何擺布。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來囉唣。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輩捉弄耶。予見其盛氣之下。至不敢更進一語。蓋項城先固出公門下。頗受獎植。此時公在閒地。而常熟方得權用事。不免有炎涼去就之世故。故因怨常熟而幷及之。其一時忿語如此。蓋蓄之已久。非一朝夕間事矣。

有一次。尤使項城難受。公自出使回國後。駐節天津。尚未覆命。予與直省印委候補人員。同起進見。其時項城已授直臬。尚未到任。專任練兵。以監司資格。當

然首領班列入坐後。寒暄數語。項城即面陳練兵事宜。謂現在部署粗定。德教習亦已選聘。日內訂立合同。詞尚未畢。公即勃然變色。舉所持手杖。連用力頓地。砰𥖁作響。曰。咥。小孩子。你懂得什麼。練兵又是訂什麼合同。我治兵數十年。現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這樣容易練的。難道僱幾個洋人。抗上一桿洋槍。念幾聲橫土福斯。便算是西式軍隊麼。項城至面赭不能語。同班中皆直省僚屬。甚難爲情。羣俯首不敢相顧視。蓋項城時已隆隆然漸露頭角。公若有意挫折之者。真可謂薑桂之性。老而愈辣矣。

公自出使回國後。常自持一手杖。頃刻不釋。或飲食作字。則置之座側。愛護如至寶。此手杖亦頗有一段歷史。先是公任北洋。有美前總統某君。忘其名。來華游歷。公宴之於節署。美總統攜杖至。公即接而玩之。反覆愛弄。不忍釋。美總統似知其意。由繙繹傳語曰。中堂愛此杖耶。公曰然。此杖實可喜。總統曰。中堂既愛此。予本當舉以奉贈。惟此杖爲予卸任時。全國紳商各界公製見送。作一番紀念者。此出國民公意。予不便私以授人。俟予回國後。將此事宣布大衆。如衆皆贊可。予隨後即當奉寄致贈。用副中堂雅意。公委曲謝之。彼來亦遂不相聞。

此次公遊歷至美。問某前總統已故。其夫人尚在。獨居某處。公特以舊誼前往訪問。夫人甚喜。即日爲公設宴。招致紳商領袖百餘人列席相陪。席散後。夫人卽把杖立台上。當衆宣告。謂此杖承諸君或其先德。公送先夫之紀念物。先夫後來旅遊中國。卽攜此同行。當時李先生與先夫交契。見而喜愛。先夫以出於諸君公送。未便卽時轉贈。擬徵求諸君同意。再行郵寄。未及舉辦。先夫旋卽去世。曾以此事告予。囑成其意。輾轉延擱。已隔多年。今幸李先生來此。予敬承先夫遺囑。請命於諸君。是否贊同此舉。俾得爲先夫完此夙願。於是滿堂賓客。一致歡呼拍手。夫人遂當衆以雙手舉杖奉公。公以此更爲得意。故愛之獨摯。此杖首間鑲有巨鑽。大逾拇指。旁更以小鑽石環之。周圍如一錢。晶光璀璨。烱烱耀人目。通體裝飾。皆極美麗精緻。殊不識是何質幹。聞亦一種絕貴重之材料。據言以價格論。至少當值十數萬金。其實公當時不過視同玩物。殊未辨其價值輕重。而美總統如此慷慨。亦屬難得。此事與季子掛劍一段故實。頗約略相似。而一死一生。恰復易地相反。難得有此夫人。從中玉成。千秋佳話。中外輝映。可喜也。

予於賢良寺時。伺公最久。出使回國後。亦數數見面。隨時出入。未幾。公卽總制兩粵。予亦就任懷來。南北睽離。無緣晉接。然每憶經年共處。聲音笑貌。歷歷在目。此次天南返節。重鎮畿疆。方喜隨扈入都。可以重瞻色笑。不意大勛未集。樑木先頹。萬古雲霄。感痛寧有極耶。

本日內閣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祐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李鴻章。器識淵深。才猷宏達。由翰林倡率淮軍。戡平髮捻諸匪。厥功甚偉。朝廷特沛殊恩。晉封伯爵。翊贊綸扉。復命總督直隸。兼充北洋大臣。匡濟艱難。輯和中外。老成謀國。具有深衷。去年京師之變。特派該大學士爲全權大臣。與各國使臣妥立和約。悉合機宜。方冀大局全定。榮膺懋賞。遽聞溘逝。震悼良深。李鴻章着先加恩照大學士例賜卹。賞給陀羅經被。派恭親王溥偉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予謚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以示篤念藎臣至意。其餘飾終典禮。再行降旨。欽此。此雖照例文字。然當時流離道路之中。天下宗周。人心思漢。王言綸綍。猶爲人所重視。秉筆者亦尚能稱情達意。悱惻動人。捧讀之餘。不覺爲之感泣也。

二十八日辰刻自滎陽啓鑾。行三十里至趙村尖。予於宮門侍班後。即前驅四十里至鄭州。未至五六里間。有一車迎面而來。漸近視之。則奭召南觀察也。觀察上年任湖北荆宜施道。予抵鄂中。屢以書邀予前赴荆州。設宴款待。異常殷摯。並致厚贐。正在席間暢飲。忽得急報。乃爲鄂撫于中丞參劾罷職。令人爲之意索。此次蓋由京來此迎鑾者。奭爲滎相門人。此來實受滎意。藉圖開復。滎幷囑予於內奏事處爲之左右。當晚間駕至鄭州。有旨駐蹕二日。

二十九日。仍駐蹕鄭州。召見奭良。先是駕至氾水。升中丞迎駕後。即乘馬先行。忽有大車並軌奔馳。直衝前道。當令拿住。訊姓名。堅不肯說。即責以四十鞭。那王以前恡乃奏參升允擅行鞭責宗室侍衛。蓋此人固宗室侍衛。名海鳴。升亦奏辯。上派禮王查覆。本日奉諭。侍衛海鳴。不應乘車奔馳。又不聲明宗職。咎有應得。那彥圖並未查明實情。率行具奏。迹近報復。該撫尚未查訊明白。即事鞭責。亦有不合。升允着交部察議。此後如有官弁太監人等恃強滋事。仍着升允松壽隨時據實參辦。不得因此案稍涉瞻徇云云。此案當時各報紙紛紛議論。大都右升而惡那。謂不應加升以處分。但那已被議在先。海又被責受虧在前。

亦藉此以平之也.

三十日仍駐蹕鄭州.奉上諭.降調荊宜施道奭良.著開復降調處分.以道員發往江蘇遇缺即補.合浦珠還.予爲之忻賀不置.是日奉旨蒙賞予袍褂料.並燕窩魚翅蓮子大棗藕粉等食物.

十月一日辰刻自鄭州啓鑾.行三十里至圃田尖.更行四十里.申刻至中牟縣駐蹕.

初二日辰刻自中牟縣啓鑾.行三十里至韓莊尖.已入祥符縣境.更行四十里.申正抵開封省城駐驛.闔省文武均於城外迎駕.行宮陳設極壯麗.入內瞻仰一周.儼然有內廷氣象矣.是日慶邸自京師來此.當即召見.垂詢都中情狀甚悉.良久始退出.見予即呼至朝房.匆匆慰勞數語.予見其忙冗.亦即告退.本日諭奉懿旨.皇太后萬壽典禮.概行停止.

由河南府洛陽縣周南驛至現在開封府祥符縣大梁驛.計程四百五十里.沿途共歷八天.

初三日駐開封.召見慶王.慶以李相遺疏遞上.上諭奉懿旨.略謂上年京師之

變．該大學士忠誠堅忍．力任其難．宗社復安．朝廷攸賴．近日因病迭經降旨慰問．該大學士力疾從公．忠靖之忱．老而彌篤．乃驟患咯血．遽爾不起．艱危之交．失此柱石重臣．曷勝愴慟．前已加恩云云．着再賞銀五千兩治喪．立功省分．建立專祠．政功戰績．宣付史館．伊子李經述着賞給四品京堂．承襲一等侯爵．李經邁着以四五品京堂用．李經方服闋後以道員遇缺簡放．伊孫李國杰着以郎中卽補．李國燕．李國煦着以員外郎分部行走．李國熊．李國燾着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云云．忠勛遺蔭．澤被一門．文忠之功．固偉．朝廷之報．亦隆．疊祉稠恩．有加無已．嗚呼．可以勸矣．

初四日．仍駐開封．召見慶王．是日奉諭．刑部尚書着張百熙調補．葛寶華補授工部尚書．又諭．戶部右侍郎着陳邦瑞調補．刑部右侍郎着沈家本補授．

初五日．仍駐開封．召見慶王．上諭奉懿旨奕劻着加恩在紫禁城內乘坐二人肩輿．普通．皆用上諭．惟文忠及慶邸恩命均稱懿旨．殆以舊勛宗望．特示優崇之意耶．

初六日．仍駐開封．連日均召見慶邸．是日乃請訓回京．午後予往謁送．談及彼

去年在懷來養病。予照料如何周至。極示感謝。並稱予對於兩宮之忠誠盡職。至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之語相獎。轉令予爲之赧赧也。初七初八初九日均駐蹕開封。

初十日仍駐開封。皇太后萬壽。百官皆蟒袍補服。詣宮門外排班。行朝賀禮。午刻司房太監首領傳旨頒賞。予蒙賞給大緞二疋。江綢袍褂料一卷。並蒙加賚橄欖魚翅燕窩桂圓藕粉蜜棗糕等食物多品。衣料尙爲例賞。餘物向惟親貴大臣始得沾溉。予亦與及。可爲逾格異數。慕韓觀察時與王稚夔京卿同在軍機處譯電。寒夜服務。手僵指凍。甚爲辛苦。乃此次竟未之及。予偶言之於李監。即蒙補賞疋頭二件。予由司房代爲領出。李監並當面慰勞之。

是日李浩齋丙吉自京師來。新援例入官。以直隸州分發直隸。此次由直隸承辦皇差總局派在宮門伺應。李君係予懷來任內延訂幕友。履任時爲予接受前任交代。嗣就他聘。乃舉孫鶴巢明經自代。予去年倉猝隨扈。後任未至。一切城防籌辦。及後來交代事宜。均由孫君代任其事。會計友王君濟卿佐之。忠誠懇摯。極爲得力。今王君已納粟入官。得有差事。李孫二君。亦同來大梁。劫後重

逢。悲喜交集。連日沽酒暢談。常至子夜。予仍延訂孫君入幕。同赴廣東。承欣然允可。為之快慰。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均駐開封。

十五日內閣奉上諭略謂政務處奏請飭各省速辦學堂等語。建學儲才。實為當今急務。查袁世凱所奏山東學堂事宜及試辦章程。其教規程課。參酌中西。而諄諄於明倫理循理法。尤得成德達材本末兼賅之道。著政務處即將該署督原奏幷單開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舉辦云云。此一道上諭實為吾國興學之濫觴。不可謂非學界中一重掌故。亦數典者所當及也。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均駐開封。

十月二十日。仍駐開封。是日上諭奉懿旨。溥儁着撤去大阿哥名號。立即出宮。加恩賞給入八分公銜俸。毋庸當差云云。此事予前在西安面奏太后。曾有爾且勿說。到開封即有辦法之諭。予以為一時權應之語。事過即忘。至此果先自動撤廢。足見太后處事之注意。聞溥儁性甚頑劣。在宮時。一日德宗立廊下。彼突從背後舉拳擊之。德宗至仆地不能起。以後哭訴太后。乃以家法責二十棍。

如此行徑。何能承宗社之重。如廢立早行。此次更不知鬧成何等世界也。平日。對諸宮監亦無體統。衆皆狎玩而厭惡之。奉諭後。即日出宮移處八旗會館。太后給銀三千兩。由豫撫松壽派佐雜三員前往伺應。隨身照料者。祇有一老乳媼。出宮時涕淚滂沱。由榮中堂扶之出門。一路慰藉。情狀頗覺凄切。宮監等均在旁拍手。以爲快事也。

二十一日。仍駐開封。是日奉諭。派慶邸等會同前步軍統領看視紫禁城值班兵丁獎賞。二十二日。仍駐開封。

二十三日。仍駐開封。是日奉上諭。安徽巡撫着聶緝槼調補。恩壽補江蘇巡撫。陳夔龍署漕運總督。

二十四日。仍駐開封。是日奉諭。明年會試。着展至癸卯舉行。順天鄉試。於明年八月間。暫借河南貢院舉行。河南本省鄉試。着於十月舉行。次年會試。仍就河南貢院辦理。在如此倉皇播越之中。而對於下年之鄉會試。尙復兢兢注意。足見當時視取士之典。尙爲鄭重。猶有汲汲求賢之遺意也。

二十五日。仍駐開封。是日奉上諭。核定學堂選舉獎勵章程。學校畢業之有舉

人進士名目。即始於此。
二十六日。仍駐開封。召見升允。萧升帥預備恭送啓鑾後。即自開封同任也。
二十七日。仍駐開封。
二十八日。仍駐開封。是日諭奉懿旨。以回鑾在即。班賞有功人員。李鴻章着再賜祭一壇。伊子李經邁。以三四品京堂候補。慶親王奕劻賞食親王雙俸。大學士榮祿。賞戴雙眼花翎。並加太子太保銜。王文韶賞戴雙眼花翎。兩江總督劉坤一。加太子太保銜。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均加太子少保銜。餘如聯芳那桐張翼周馥等。均升賞有差。
二十九日。仍駐開封。三十日。仍駐開封。召見醇王。賜膳。
十月初一日。仍駐開封。是日奉上諭。盛宣懷赫德。均賞加太子少保銜。外人加宮保銜。於此爲掫典矣。
初二日。仍駐開封。召見醇王升允。自西安以至開封。予奉命辦理前站。對於所過地方承應官吏。無不爲之格外斡旋。因皆逸予提點一切。凡遇爲難之處。予悉爲之負責。執事宮監。亦不敢十分挑剔。在地方既省無數煩費。而差事轉易

就緒。因皆感激不置。予若仿岑藩法。與內監聯絡一氣。本可以大有生發。而予絲毫不敢有所沾溉。即從人夫役。均刻意檢束。不敢稍招聲氣。至陝州時。晤顏小夏觀察。由湘中解送貢品來此。一見即握手曰。君充偌大差使。頂括括的吳大人。吾謂必輝煌顯赫。無人不曉。乃到處找問。竟似若有若無。不甚知道。的光景熱官冷做。難為君做到如此無聲無臭。真令我五體投地矣。然予竟以此故賠累至數萬金。反攬成滿身債負。處膏不潤。在旁人咸笑為大愚。不過反之於心。固聊覺安帖無愧耳。

隨扈諸親貴內監。於予雖勉強對付。尚無惡感。然總覺事事夾在其間。為彼障礙。致不能有所生發。樞臣中亦皆嫌予木強迂腐。不善逢迎仰體。總得離開輦道為快。內外合謀。又似前在太原光景。不知如何擺布。竟入彼輩彀中矣。

車駕自開封啟蹕之前數日。忽自內庭傳旨。吳永着迅赴廣東新任。毋庸隨扈云云。予奉命之下。始知受彼等排擠。但念既無所圖利。亦無所瞻戀。跳出是非窠。於計亦得。遂將募僱夫役馬匹。一一解散。結束經手事件。預備即由開封挈眷首途矣。

俞夢丹君啓元。亦同在毋庸隨扈之列。彼係以道員分發江蘇。同日於便殿召見太后意殊惓惓。諭謂爾兩人患難相從。跋涉數千里。異常勞苦。今回鑾各事。具有端緒。此去京師爲途已近。途中亦無甚事可辦。徒累爾等重滋勞費。予心甚感不安。所以且令毋庸隨扈。藉可稍資休息。惟是相處日久。一旦遣去。殊覺難堪耳。稍停又曰。吳永汝忠勤可嘉。汝今遣去。予實非常惦念。言次以緋色縐帕頻頻拭淚。復言古人君臣知遇。輒稱感激涕零。今始知並非虛話。想汝此去。心中當亦未能釋然。此真夠到資格矣。但予亦不得不放汝去。言下之意。似謂此事出於軍機主張者。繼又曰。汝且先到任亦好。吾知一年以來。汝亦儘夠賠累矣。啓元。汝亦可料理引見到省。此是正經事。予兩人均叩頭謝。旋奉恩賞御筆福字各一方。銀各千兩。予又蒙皇太后特賞太夫人御筆福字一方。恩意稠疊。令人不能不生感激。太后意謂粵中著名繁富。一經到任。即可滿載。可以藉資彌補。不知廣東道缺。自張文襄裁撤規費後。癨瘠已甚。雷瓊道每歲所入。實不過一萬一千金。高廉惠潮等缺。僅七八千耳。

予雖奉命赴任。然仍諭俟大駕啓蹕再行。即以人情論。一切差務。亦不能便爾

棄置勿顧。一方自飭行事。一方又須兼顧宮門。此兩日中。上自兩宮王公。以及隨扈大臣宮監部署司員。均須檢束行李。全城紛擾。一如在西安啓鑾時。打捆者。扛抬者。傳夫者。索馬者。紛紛擾擾。喧呶不絕。地方辦差人員。無法應給。以予接洽有素。仍事事向予嘵聒。而自己又須趁此趕辦赴任手續。領文憑謁吏部。公私交迫。忙碌殆不可言狀。是時大冢宰爲壽州孫公家鼐。少宰爲浙江陳公邦瑞。司員則丁君衡甫。蔣君稚鶴也。

十一月初三日。天氣忽變。風霰交作。予念明日爲啓鑾之期。萬一風雪不止。非特扈送人員。諸感困難。且慮黃河浪湧。鑾舟不得安渡。則千乘萬騎。頓滯河干。勢將無法安置。在事人員。大率同抱此杞憂。但又不得不照舊預備。是日中予衝風冒雪。往來奔走。幾無頃刻停趾。至竟夜不得休息。視天色向曙。始撥冗趨赴滎相廣邸。一行辭別。蓋滎相待予頗厚。彼北轍而予南轅。自茲一別。動經年歲。不能不一申臨歧之意也。滎相亦正備啓程。乘輿已駕。門內外均鵠立伺候。匆促出見。詞意甚殷渥。謂君既定南嚮。履新偺們異日須在都中把晤矣。予謂嶺海萬里。從此瞻天路遠。正恐趨侍無期。曰。這何至此。予曰。道缺循例須六年

俸滿．始可送部引見．法令所定．安能自由．曰．爾儘放心前去．要回京都．這還不容易．麼．早則年底．遲則明春．准可在都相見．暫時小別．勿惓惓也．予伺送之．升輿．立．即飛馳出城．至黃河岸口．勘視輦道．船渡．適瞿大軍機隨後至．於黃幄外相值．瞿曰．漁川何來．予謂來此照看河渡．瞿又問曾見榮相否．予曰．適從榮相廨中來．曰．榮相何言．予曰．匆匆並無他語．瞿曰．總有數語．予即以所言者具述之．瞿即含笑點首曰．好好．既是榮相說過．旦晚許可陛見．那是準靠得住的．大喜大喜．今年內定可回京相見也．蓋予彼時全不識官場機械．直心爽口．一無隱諱．不意瞿固疑予厚榮相而薄於彼．以此探予．予頃所言．適觸其忌．後來瞿之屢相阻厄．其幾即始於此．少年粗率．自招其咎．眞俗所謂冒失者也．

庚子西狩叢談卷之五

觀復道人口述
甓園居士筆記

十一月初四日巳刻兩宮聖駕自河南開封行宮啓鑾扈送儀節略如西安而各省大員多半趨集或則派員祗候故人數益多羽林儀仗益覺整齊鮮耀最可喜者天氣忽而開霽旭日當空融風四扇六飛在御一塵不驚沿途旌蓋飛揚衣冠肅穆但聞馬蹄車齒平沙雜沓聲互相應和出城後遙望河干則十里錦城千軍荼火彷彿如萬樹桃花照春齊發午正大駕行抵柳園河岸皇太后皇上同入黃幄少憩旋出幄設香案炷香奠爵先祭河神祭畢撤案即步行登龍舟文武官員紳民父老一體於河岸俯伏跪送予與糧台諸員共為一起均隨升中丞跪伏道左仰見太后面有喜色兩宮上御舟後隨扈官員宮監兵役以次登舟旋於舟次傳進御膳時則天宇澄清波平如鏡俄而千橈並舉萬槳齊飛絕似元夜鰲山一團簇錦徐徐移動離岸北向夾道軍民讙呼踴躍舉頭延佇望舟傍北岸方始一同散隊分途遄返予前時被命赴任並不感何等觖望至於此際則長安日遠目與雲飛依依戀戀之心殊發於不自覺人情於友

朋久處之後。一時分訣。猶且黯然不釋。況於君父。方知古人江湖魏闕。無君則弔。固確有此種情景。並非文人緣飾之詞也。

自往歲七月二十四日。在懷來榆林堡迎駕。始獲仰見兩宮。至於現在。已閱一周歲餘三月。有一旬中。多奉命奔走。近依行幄者。先後不滿五月。自西安啓蹕。至於本日爲止。凡歷七十日。計程一千三百餘里。殆無一日不在屬車之列。無端而合。無端而離。人海摶沙。分皆前定。遇合之緣。殆從此而止。扈從之責。亦卽從此而終。渡河以後。一路行程。予皆望塵弗及。不復與聞矣。

按本編以西狩一事爲主幹。而　漁川隨扈回鑾。僅至此處爲止。故自渡河以後。均未述及。不免使閱者稍感缺憾。適得殘書十餘頁。似係回鑾行在之宮門抄。自開封至京一段行程。頗爲完具。因亟節抄附錄於此。俾完首尾。並檢他書記載。考其時日。分別附入一二事實。以資點綴。仍仿日記體裁。視前後較低二格。用以別於正文。予序中已聲明不能銜接之故。排印將及。無意得此。若有意玉成吾書者。滋可喜也。蟄園附識。

辛丑十一月初四日　巳刻。皇上奉皇太后由河南開封府行宮啓蹕。午刻。

駕至柳園。祭河神畢。登舟。河南官員不隨扈者。均於河岸跪送。旋在舟中進膳。申初舟抵北岸。申正至新店行宮駐蹕。

初五日　由新店啓鑾。申正二刻至延津縣行宮駐蹕。按延津屬河南衛輝府。古酸棗郡也。

初六日　駐蹕延津。

初七日　由延津啓鑾。申正二刻。行七十里。抵衛輝府駐蹕。按衛輝卽古朝歌地。是日召見總兵朱南穆。道員袁鴻祐。問豫中營伍地方情形甚悉。

初八日　由衛輝啓鑾。行五十里。至淇縣駐蹕。

初九日　自淇縣行宮啓鑾。申刻抵宜溝驛駐蹕。按宜溝驛屬淇縣境。離縣城五十里。召見陳夔龍。是日上諭奉懿旨略開本月初四日由柳園渡河。天氣清明。波平如鏡。御舟穩渡。萬姓臚歡。實賴河神效靈。自應崇加封號以答神庥。着禮部具擬云云。又諭河干供差各員。着松壽查明保奬。水手人等。着賞銀二千五百兩。

初十日　由宜溝驛啓鑾。申正抵彰德府駐蹕。傍晚傳旨。十一日駐一日。定

於十二日併站前進．至豐樂鎮午尖．磁州駐蹕．召見陳夔龍．是日奉諭着陳夔龍補授漕運總督．

十一日　駐蹕彰德府．

十二日　自彰德啓鑾．駐蹕磁州．召見效曾陳夔龍．

十三日　由磁州啓鑾．至邯鄲縣駐蹕．召見大名鎮總兵方國俊．大順廣道龐鴻書．是日上諭奉懿旨略開弈劻等奏據大學士功德在民．懇恩建立專祠一摺．京師建立專祠．漢大臣皆無此曠典．惟該大學士功德邁常．自宜逾格加恩．以示優異．李鴻章着於京師建立專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等語．

按漢臣於京師向無專祠．足見前時旗漢界限之分明．文華殿向來亦不輕授漢人．惟文忠以資深躋首輔．今又得此．可謂兩邀曠典矣．文忠平髮平捻．於清室實有再造功．乃晚年屏居賢良寺中．雖掛首輔空銜．實際乃同閑散．撫髀生肉．羅雀當門．前闓　漁川所述．可謂侘傺無聊．大有末路英雄之慨．後雖持節粤中．在朝廷亦不過敷衍舊勛．恩

眷已薄假無義和團一段歷史此時一疏告終一諭優卹功臣傳中卽已從茲結束矣乃無端忽蹶此掀天巨浪淸廷環顧左右始覺斡旋大局非公莫屬遂汲汲徵召還朝付以全權承平則庸佞擅其威福急難則賢哲受其艱危古今一概此固極人世不平之事然公當時若尙留滯京邸必爲端剛所戕幸而先期遠出天若預爲道地故憖遺一老以結遜淸之殘局者迨和約粗就公亦騎箕淸廷以大局尙未十分安全中流失船難覺徬徨罔倚卽一時朝士亦多作此感想故對公不勝惓惓恩綸卹命至再至三項城安車再召之言與公鞠躬盡瘁之誓至是乃兩皆實驗其死也哀可謂適當其時矣但有人言公當議和時外人方挾憤氣以相凌公又處於無可抵抗之勢磋磨條件極費脣舌而樞廷猶以公爭持不力責難備至忍氣從事鬱抑過甚乃至咯血則晚遇亦甚可傷然循迹觀之生極寵榮歿隆報享君臣一德恩禮始終固已成一時佳話矣

予生平未見文忠然無意中却有一面至今印象猶在腦際前淸同文

館卽設在總署。予一日偶從館中偕兩敎習同過總署訪友。經一客廳後廊。聞人聲囂囂。卽從窗際窺之。見座中有三洋人華官六七輩。尙有司官繙譯。皆翎頂輝煌。氣象肅穆。正議一重大交涉。首座一洋人方滔滔汩汩，大放厥詞。似向我方詰難者。忽起忽坐。矯首頓足。餘兩人更軒眉努目。以助其勢。態度極爲凌厲。說畢由繙譯傳述。華官危坐祇聽。面面相覷。支吾許久。始由首座者答一語。聲細如蠅。殆不可聞。繙譯未畢。末座洋人復蹶然起立。詞語稍簡。而神氣尤悍戾。頻頻以手攫拏。如欲推翻几案者。迨繙譯述過。華官又彼此愕顧多時。纔發一言。首座者卽截斷指駁。其勢益洶洶。首末兩座更端往復。似不容華官有置喙餘地。惟中座一洋人。意態稍爲沉靜。然偶發一言。則上下座皆注目凝視。若具有發縱能力。而華官之覆答。始終乃只有一二語。面赬顏汗。局促殆不可爲地。

予當日見此情狀。血管幾欲沸裂。此時忽聞外間傳呼聲。俄一人至廳事門外。報王爺到。旋聞足音雜沓。王爺服團龍褂。隨從官弁十數。皆行

裝冠帶。一擁而入。氣勢殊烜赫。予念此公一來。當可稍張吾軍。既至廊下。則從者悉分列兩旁。昂然而入。華官皆肅立致敬。顧三洋人竟視若無覩。雖勉強起立。意殊不相屬。口中仍念念有詞。王爺先趨至三客座前。一一握手。俯首幾至膝上。而洋人傲岸如故。王爺尚未就座。即已厲色向之喋聒。王爺含笑以聽。意態殊極恭順。

予至此已不能復耐。即扯二人共去覓所識友人。告以所見。吾友曰。中堂在座否。予曰。吾不識誰為中堂。曰李中堂也。中堂在此。當不至是。予乃約其同至故處。友逐一指認告姓名。曰中堂尚未至也。然今日必來。盍再覘之。予亟盼中堂到。俄頃復聞呼報。予以為中堂至矣。乃另為一人。仍趨與洋人敬謹握手。即逡巡就坐。予乃大失望。

正於此際。續聞呼報。一從者挾衣包先岔息趨入。置於門外旁几。吾友曰。此必中堂。既而中堂果入門。左右從者只二人。纔入廳數步。即止不前。此時三洋人之態度。不知何故。立時收斂。一一趨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謹飭。中堂若為不經意者。舉手一揮。似請其還座。隨即放言高論。手

講指畫兩從人爲其卸珠鬆扣。逐件解脫。似從裏面換一衷衣。又從容逐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數說。時復以手作勢。若爲比喻狀。從人引袖良久。公猶不即伸臂。神態殊嚴重。而三洋人仰面注視。如聆訓示。竟爾不贊一詞。喧主奪賓。頓時兩方聲勢。爲之一變。公又長身玉立。宛然成鶴立雞羣之象。再觀列坐諸公。則皆開顏喜笑。重負都釋。予亦不覺爲之大快。如酷暑內熱。突投一服清涼散。胸間鬱火。立刻消降。旋以促飯引去。始終不知所議何事。所言何詞。但念外交界中。必須有如此資望。方稱得起折衝二字。自公以外。衮衮羣賢。止可謂之仗馬而已。

公此時雖在總署。已無實權。而自外人目中。則獨尊公爲中朝領袖。蓋勛名威望。得之有素。非可以襲取者。昔人謂國家不可無重臣。文富所以鎮外夷。汾陽所以退突厥。亦皆賴此作用。惜清廷不能利用此點。使公得盡其設施。急來佛脚。抱之已遲。然庚子一役。若無公在。更有何人足以當此重任耶。

吾友因爲言中堂一到。即更衣。我已見過兩次。或者是外交一種作用。

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謂如此則公真吃飯穿衣。渾身皆經濟矣。語雖近謔。而推想亦不無致理。漢高踞洗而見酈生。亦先有以懾其氣也。庚子難作時。予聞公被召入都。卽向人慶慰。謂決有斡旋之望。當舉此事爲證。果如所料。予於文忠亦庶幾可謂之窺見一斑者矣。

十四日　由邯鄲啓鑾。申刻抵臨洺關駐蹕。召見陸寶忠岑春煊等。奉旨明日駐蹕一天。

十六日　駐順德府。召見直隸總督袁世凱。因垂詢鐵路事宜。召見鐵路局員柯鴻年等。

十七日　自順德府啓鑾。未刻駕抵內邱縣駐蹕。見袁世凱松壽張翼。

十八日　由內邱縣啓鑾。申正抵柏鄉縣城駐蹕。是日奉上諭。甘肅平羅縣匪徒傷及教士案內。疏防各官。先行革職。勒限緝獲。並飭各屬教堂教士。認真保護。又諭。弈劻等奏美國使臣請將張蔭桓開復等語。已故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着加恩開復原官。以昭睦誼。又諭。徐會灃陳璧奏察看工藝局情形一案。據周馥代奏。已革侍讀學士黃思永請將京師義倉收養游

民創立工藝局招股創辦等情。着於京師內外城各設工藝局一區。招紳籌辦。由順天府督率黃思永所請招股設局。着不准行。

按張蔭桓並未革職。開復二字。實無根據。但此猶不過前此上諭中文字之疏漏。中國之官。何以由美使奏請。即使徇美使之請。上諭中亦何必敍明結尾以敦睦誼四字。尤爲多贅。開復本國處分人員。於睦誼上有何關係耶。從前因其與外人相識而殺之。殺固殺得無理。由此時又因其與外人相識而復之。復又復得無根據。吁嗟張公。何不幸而與外人相識。抑又何幸而與外人相識耶。

漁川述公遺事。尙有一事未及。謂公在戍所時。忽於門前構造一亭。以此處地勢稍高。足資登覽。亭成請名。一時思索不得。因適在牆角。遂以角亭名之。後來卽於此亭行刑。說者謂角字爲刀下用。讖兆無端而適合。據此言之。則吉凶生死。某時某地。早有前定。冤在夙業。亦無事爲公抱屈也。

漁川又言公臨刑之前數時。已自知之。忽告其從子。謂爾常索我作畫。

終以他冗不果。今日當了此夙願。即出扇面二頁畫之。從容染翰。模山範水。異常縝密。盎然有靜穆之氣。畫畢就刑。即此便爲絕筆。此真可謂鎮定。蓋公之得於道者深矣。

張黃兩公。皆以殿撰而辦實業。又皆同時先後措手提倡。頗早。實爲吾國工商界中開一生面。張公剏辦於南方。黃公剏辦於北方。顧南通以此立大名。成大業。躋大位。羣奉爲全國實業泰斗。而黃公先以此故。幾蹈不測之誅。回鑾以後。風氣已轉。凡稍習新法者。皆屢屢柄用。而殿撰一蹶之後。竟不復振。觀於此諭。若尚含有餘憤者。用其策。不用其人。直至民國以來。國內談實業者。亦從不聞道及。幸不幸之相去。何其懸絕若此耶。

十九日　自柏鄉啓鑾。申正抵趙州駐蹕。召見正定鎮總兵董履高。

二十日　自趙州啓鑾。申刻抵欒城縣駐蹕。是日奉上諭。桂春着開去右翼總兵。

按桂春當是旗員中漂亮人物。袁忠節疏稿中頗推重之。則其人可知。

後來有人謂莊王府中查出册子。帶團諸人中列有其名。因此頗將追究。賴慶榮兩人爲之疏解。所以僅開去總兵而止。當時報紙上載有彼致謝慶榮一信。極力辨白。以帶團諭旨中並無其名爲根據。謂彼係二品大員。非請旨不能派。不見諭旨之小頭目。則於彼不相當云云。所言當係實在。然足見當日之風聲鶴唳。前此怕沾染通洋嫌疑。此刻又怕沾染着通匪色彩。彼一時。此一時。大官真不易爲也。

二十一日　自欒城啓鑾。申刻至正定府城駐蹕。召見恭親王溥偉岑春煊等。奏事處傳旨。明後日駐蹕二天。是日奉上諭。二十八日回宮後。即恭詣各祖先殿謁告。並遣官分謁各壇廟及東西陵。又諭奉懿旨。東西陵理應親謁。着於來春諏吉。率皇帝祇謁。務應破除常格。減節供億。又諭奉懿旨。大意係誡飭臣工。以安不忘危。痛除粉飾。君臣上下同心共濟等語。又諭。奉懿旨。回宮後。皇帝於乾清宮擇日覲見公使。太后於坤寧宮覲見公使夫人。

按覲見禮節。歷來不知曾廢幾許爭論。此番和議。亦列爲重要條件。反

覆磋磨。頗滋唇舌。此等節目本無矜持之必要。乃前此看得十分鄭重。無論如何不肯將就。此刻乃終於惟命是聽。更格外要好。添出夫人一道禮數。受罰不受敬。真不值矣

二十二日　駐正定。召見夏毓秀呂本元等。

二十三日　駐正定。召見岑春煊等。是日奉上諭。將甘肅教案兇犯四人正法。仍嚴拿餘犯。又諭浙江學政着張亨嘉去。

二十四日　已刻自正定府啓鑾。改由鐵路北上。兩宮分乘花車。於午正一刻駛抵定州。在鐵路公司傳備御膳。申刻抵保定府駐蹕。

二十五日　駐保定。召見慶親王。梅東益。鄭沅。唐紹儀等。接慶王前曾至開封迎駕。復還京師。現又至保定迎駕。並報告和議進行情形。及都中情狀。也。

二十六日　駐保定。召見周浩等。是日奉上諭。原任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該故員等子嗣幾人。有無官職。着吏部迅即咨查聲覆。

按諭旨所列皆拳案冤殺之大臣何其多也但當時盈廷濟濟深知縱拳開釁之大害而其位分又足以建言者殆將百倍於此顧皆隱情惜己自安緘默其能批鱗抗議發抒正論者乃止有此數公抑未免於見少矣可知疾風勁草固自不易諸公先已有旨昭雪開復至現在復有此論聞係根於外人之公論慶王新從京中帶來之消息而汲汲發表者也誤殺忠良亦國家常有之事既已是非大著則褒忠旌直分當破格優卹用以懲前失而勸將來乃反待外人之置詞枝枝節節若有不得已而爲之者蓋孝欽心病所在祇因當日外交與論多右德宗乃認定外力消長即爲帝后權力消長之關鍵故疑當時主張剿拳不戰之人皆黨於德宗而爲彼之政敵以此始終耿耿雖迫於衆議勉強湔雪實非本心秉筆者揣摩其意對於此種上諭皆若吞若吐使人讀之不快然以孝欽當日之權力如此不顧而終不能不出於昭雪且至於由一而再則又以見斯民直道之公本乾坤正氣之所宣洩其潛力又遠出於專制君主之上也

二十七日　駐保定。召見紹昌張蓮芬楊士驤馬金敍等。

二十八日　十點二十五分。自保定行宮啓鑾。鐵路局特備火車一列。共二十二輛。計上等花車四輛。皇上皇太后各用二輛。又上等客車一輛。皇后御用。其餘各宮嬪及親王大臣福晉命婦內監。分乘各車。花車中均以黃貂絨黃緞鋪飾。所有御用磁器碗盞。均由盛宣懷預備呈貢。上皆有臣盛宣懷恭進字樣。車站兩旁。紮有綵棚三十座。前兩棚爲直隸督憲監司候送休息之處。餘皆以印委官一人主之。備送迎官員憩候。開駛時。軍隊擎槍奏樂。十一點二十五分。駕抵豐台。接駕各京官。暨鐵路洋員。均於站次迎迓。車停一刻鐘。於十一點四十分開行。十二點正。抵馬家堡車站。先期由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擬定迎鑾王公百官紳民營隊等接駕處所。繪圖貼說。呈經慶邸閱定。由內閣留京辦事處進呈御覽。計分畫如下。

黃幄迤西　自蘆溝橋至豐台馬家堡。由馬提督姜提督兵隊接連沿途跪接。自豐台至正陽門。由步軍五營兵隊分段跪接。

黃幄迤東　自馬家堡至永定門外由左右營弁兵五城練勇分段跪接

黃幄南向　全權王大臣　軍機處　留京辦事大臣　蹕路大臣　內務府　三院　鑾儀衛　侍衛處　順天府　五城街道　各衙門

永定門內東至天橋　王　貝勒　貝子　公爵　宗人府　中書科　吏禮刑三部　理藩院　通政司　翰林院　詹事府　太僕寺　鴻臚寺　欽天監　八旗都統　各衙門

永定門內西至天橋　王　貝勒　貝子　公爵　內閣　外戶兵工四部　倉場　都察院科道　大理寺　太常寺　光祿寺　國子監　八旗都統　各衙門

八旗十二固山參佐領　護軍統領　火器營　健銳營　圓明園護軍營　以上各官弁均排列石路東西跪接

紳士排列石橋迤北一帶　候補官排列天橋迤北一帶　廢員排列東西珠市口迤南一帶　耆民排列東西迤北一帶　五城練勇分列大柵欄鮮魚口打磨廠正陽橋各地

火車抵馬家堡。稍停。旋見軍士擎槍奏樂。兩宮先後下車。皇上御八抬黃緞轎。舁轎夫均穿紫紅色緞繡花衣。四圍由侍衛內監擁護。轎前排列兵丁樂工大旗。次爲御用之衣箱馬匹駝轎。次爲騎馬從人。次弓箭手長槍手馬步兵。皇太后黃轎儀仗。均與皇上相同。又次則爲各親王宮嬪。由馬軍門玉崑擁護。殿以皇后。同御黃緞轎。儀仗隨從。視兩宮稍減。宮嬪則用綠轎一頂。馬車六輛。末後車馬甚多。大抵皆隨扈官員。內有穿黃馬褂者八人。西安啓鑾前數日。四軍機均賞黃褂。在開封又特賞數人。大約均備同鑾儀飾之需。既入永定門。遵新修御道。緩緩而行。日映鸞旂。風吹羽蓋。天仗極爲嚴整。沿途文武官弁。鴛班鷺序。東西銜接。皆鞠躬俯伏。肅靜無聲。但聞馬蹄人跡。絡繹不絕。約未正五十分。始抵正陽門。尙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觀看。有脫帽揮拂以示敬禮者。太后在輿中仰視。似以含笑答之。大駕一直進大清門。未初入乾淸宮。卻先詣關帝廟行禮。從宮儀仗始各以次散隊。經年播越。劫後歸來。城郭依然。人民如舊。兩宮此際。不知作何感想耶。

大駕既已北上。予乃壹意南行。自柳園送駕回省。即打疊赴粵之事。部署十餘日。行事粗飭。乃以是月十五由開封挈眷南行。取道尉氏襄城許州葉縣。以二十三日抵南陽府。時沿途各地頗多盜警。承襄陽道余觀察派馬隊八人前來護送。惟南陽境內較為安靜。今總揆之太翁潔泉先生時方任南陽令。聞為政極仁厚。而緝捕獨勤。故南陽人民異常愛戴。途中所過村落市肆。均嘖嘖稱頌不置。予到南陽。正以捕盜下鄉。次日回署。始獲晤談。極為欣愜。聞又捕得劇盜數人。蓋平時布置周密。民樂為用。來即破獲。故以後羣盜相戒不敢入南陽境。聞先生歷任繁劇。悉皆如此。當時河南全省州縣。稱治行第一。宜其積善慶門。縵齡駢祉。遐福固未艾也。

自南陽啟程。過新野襄陽。入湖北境。余觀察先遣人邀寓道署。予謝不往。仍挈內眷入署晉謁太夫人。蓋予上年續娶本由觀察作伐也。在襄陽住五日。獲晤各當道。談讌極歡。旋改從水道行。由襄陽僱舟直至漢口。過武昌小住。遂即浮江東下。竟在輪舟中度歲。以壬寅元旦始泊椗上海。抵上海未幾。即感病頗劇。蓋積勞經年。至是并發。故淹纏不得速愈。直至是年五月初始稍稍痊可。乃由

滬附輪抵省。中途延滯。已將半載矣。
是時粵督爲陶文勤公模。巡撫爲靜山德壽。予謁見督撫後。始知高廉欽道信勤調補雷瓊道。予即補其遺缺。隨即奉文到任。高廉道駐高州。與廣西接界。寇盜充斥。極爲難治。予在任三年。幸無隕越。已而調署雷瓊。旋即補實。未及一年。又奉旨調授惠潮嘉道。予初未有絲毫活動。無端改授。不知何故。殆上意以爲潮州膏腴之地。藉示調劑。不知潮州府乃爲著名優缺。至道缺所入。僅與高廉等。尙不如雷瓊也。
予久任邊缺。地偏心靜。亦頗安之若素。屬僚朋舊中。有知予事者。均極力慫恿。謂難得有此恩眷。若稍盡人事。封疆旌節。操劵可得。否則主眷雖厚。而左右莫與爲助。因循延誤。或且終成畫餅。豈非辜負。現在朝局已成互市。無價之物。終不可得。難得公根柢如此。較之他人。定當事半功倍。小往而大來。倍稱之息。何樂不爲。予曰。知之。但予守此瘠區。自給不暇。何處得金而鞶之。則曰。此甚易集。公如有意。某等均可爲力。蓋當時各地票號。皆殷實。喜作此等營幹。擇人而餂之。貸鉅本以圖厚息。以予爲希望最大之主顧。若挪移一二十萬。立可允許。且

有相兜攬者。予皆委婉謝却之曰。諸君盛意亘厚。但予家世儒素。不敢圖非分富貴。今雖一麾久滯。然較之廣文苜蓿爲幸已多。但盼能安常守順。盡吾職事。不生意外波折。則於吾願已足。窮達有命。聽之可也。

亡何而意外魔劫忽爾飛集。予在高廉甫一年有餘。岑春煊忽自川督調兩廣。冤家路窄。竟爾相逢。此眞夢想所不到者。顧又無法規避。祇得坐以聽之。迨余調雷瓊。果以白簡相餉。通摺參劾十一人。列予於首。而處分乃甚輕微。僅請開缺送部引見。餘十人則皆情節重大。有革職有永不敍用。甚至有查抄遣戍新疆者。蓋彼用意殊甚深刻。知太后對予尚有恩眷。乃以予與重咎諸員幷劾。且列之於首而故輕其處分。一似予必有狠藉不堪之情狀。而彼特仰體上意。曲爲迴護。從輕發落者。一則以後列名諸員。既處分重罪。必皆有確切事實。不能不究。予既列在首簡。決不能越次而獨罪其餘。輕罰則易於曲從。首列則難以獨置。雖輕輕夾帶。而專精營注。實挾有必得而甘之積憤。吁可畏也。

其時瞿相已當國用事。與岑頗通聲氣。太后得摺後。卽交軍機閱看。詢如何辦理。瞿已窺見太后詞態有猶豫意。卽正色陳奏曰。國家二百餘年制度。凡疆吏

參劾屬員殆無有不允所請者當然應照例辦理太后婉語曰吳永這人甚有良心想彼做官必不至於十分過壞此摺我且主張留中如何瞿復奏曰岑春煊所擬吳永處分本甚輕送部以後太后如欲加恩仍可酌量起用摺中尚有餘人情節重大似未便因吳永一人而將全摺一起留中於國家體制恐有不合太后意微慍曰我只知道吳永這人很有良心他做官一定不能錯的像吳永這樣人岑春煊都要參他天下可參之官多矣岑春煊向喜參人未必一定情真罪當此摺我總主張留中言畢以手微拍作聲瞿復挺奏數語持之甚力太后乃勃然變色曰難道岑春煊說他壞的人便準定是壞了麼我知道岑春煊的話並不十分可靠我知道吳永是不壞的我因吳永推想餘人亦未必一定準壞即以手用力連疊拍案曰留中決計留中我決計留中定了瞿乃不敢復語遂將全摺一幷留中不發而其餘十人亦竟以無事予當時夢夢並不知情戊申入都始聞悉底蘊蓋慶邸以告陶杏南轉以語余者岑瞿兩公乃用搏象全力以博兔而竟得免膏牙爪太后於予保護之恩遇不得謂爲不深矣岑在粵督任內凡參罷文武大小官員至一千四百餘人因而獲罪者亦數百

人非但睚眥必報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報之很心辣手絕是不留餘地論者謂彼對予方先以此嘗試如得允開缺勢必尚有下文蓋彼毒予至深必欲擠之死地而後快乃始終不能相厄由今思之真可謂絕大僥倖也岑以此摺留中知太后於予恩眷未替遂不敢復有舉動予不久亦即以丁憂去職竟得安然出險方余在雷瓊時中間兩遇臬司出缺太后皆提及予名悉爲瞿善化所阻以兩宮之恩眷如此而一官偃蹇終至與國同休始厄於岑終厄於瞿此一段錦片前程遂爾蹉跎過去岑一生之顯宦實皆由予作成予一生之蹉跎乃即由岑作梗我爲彼福星而彼乃爲我惡宿彼蒼冥冥位置若故互相顛倒以成其巧殊可異也予本安居下僚僻地毫無營幹無端而轟轟烈烈有此一番遭際卻又枝枝節節受了無數折磨結果祇是冲銷完帳未沾到一毫贏息造化弄人作此惡劇此所不可解者迄今山河改色恩怨兩空回首前塵恍如夢寐僅留此區區殘影縈回腦海絕不願向人嘵聒今日與諸君俱同事至交直承問訊偶一傾吐不覺盡情宣洩權當是村詞盲鼓茶餘酒後少資談助較看上海劇場扮演之假戲當稍爲值得也

覽園居士曰。昔盱眙吳忠惠公。以無心聘贈而得厚酬。漁川以倉卒迎駕而被殊眷。兩人者同爲吳姓。同有德於孝欽。同受知於患難之中。又同在知縣任。遙遙數十載。後先輝映。若合符節。吁。何其巧也。忠惠名棠。從木。漁川名永。從水。皆以單字而藏合五行。論者至有水木清華之目。抑巧之巧矣。

顧忠惠方治濱江大縣。南北綰轂。水陸膏腴之地。錦車華節。供張饋贐。不絕於道路。區區數百金。直九牛一毛之比。又以無心而誤投之。其事蓋已微矣。漁川則坐困嚴城之中。懸命虎狼之口。空名守職。自救不暇。徒以激於區區忠義之氣。徑行其志。一往不顧。冒鑿門之險。效負曝之愚。忘力竭無繼之難。盡危身奉主之節。上不忍負國。下不忍累民。至罄其半生宦業辛勤銖寸之積。以供饘橐。擲孤注於不必得償之地。此稍有計較之士所不肯爲者。而且棄親戚。離骨肉。倉皇被命。接淅就途。孑身從難。蹈禍福不測之危地。跋涉逾數千里。櫛沐彌十五月。賠累至數萬金。夷險之勢既殊。難易之情迴絕。絜勞比績。殆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而忠惠數年之間。由縣而府。而道。晉柏府。歷薇垣。敭歷數省。遂擁持旄節。總

制方面。褒德贈諡。垂蔭子孫。駸駸乎與雲臺麟閣比烈。何獲報之隆也。漁川覩侍鑾輿。晝日三接。頒賜稠疊。與王公貴冑相埒。以資則深。以勞則著。以地則近。以眷則隆。而極其所遇。簡授一道而止矣。始而高廉。繼而雷瓊。而惠潮。而兗沂曹濟。三仕三已。終孝欽之世。同環往復。竟不能更進一階。施百於前賢。而報靳於萬一。嗟夫。豈非命耶。

夫漁川以盛年膺特薦。治懷兩載。聲譽鼎鼎。拳民壇宇遍畿輔。而懷境肅然。不敢動聲息。迄於拳焰大熾。姦民悍匪。百計圖報復。卒以紳民愛護之力。安處虎穴。不損毛髮。奇才異政。亦大略可覩矣。向使無此一段遭際。依階平進。區區監司連帥之位。亦自可計日而操其劵。然則對於孝欽。直謂之未嘗得報焉可也。但當時以漁川得主之盛。才氣之英發。柄臣權監。推襟送抱。爭欲相結納。使稍與委蛇遷就。以示之親昵。則順風送扇。開藩建節。直唾手間事。有行之者。捷足而先得。成效固彰彰也。顧狃於書生結習。倔強自遂。不肯稍貶損以求合。卒至不得其助。而反受其擠。是以機會屢集。而不獲一當。雖曰天命。抑亦人謀之不臧耶。

然吾觀遜國鉅僚。富極貴溢。聲勢赫赫。改步以後。窮困失職。至不克贍衣食。杜門伏匿。藉乞貸以延旦夕者。比比相屬也。官高則難於位置。名著則易受觝排。五石之瓠。乃落而無所容。而漁川因身受迭次沮抑。官不高。名不著。十餘年來。猶得隨時俯仰。浮沈中秩。以全生而養命。然則昔之所失者。轉爲今之所得。亦未可知也。

嗟乎。此事往矣。故宮禾黍。舊刼滄桑。覺羅氏一代歷史。曾如曇花過眼。已成陳迹。當日之翊衞元勛。和戎上相。在事主要人物。今皆如太空浮雲。掃蕩幾盡。姓名爵里。漸不掛於人口。即漁川躬與其役。殆亦似黃粱覺後。追尋夢境。彷彿不可復得。今日偶然敍述。要不過如孔云亭桃花扇中。末折漁樵晚罷。閒話興亡。槐省風清。同消白晝。區區一人之升沈枯菀。曾何足復加注較。獨念此亡國破家。帝后出走。震天動地之大刼。迄今歲星不過兩周。而當時情狀。漁川以外。已罕有能言其本末者。坊肆小册。如清宮祕記等等。殆亡慮數十種。率多架空虛造。微論其事實眞僞。要於朝章國制。類茫然一無所覺。得此一夕話。親聞親見。聊足矯一時悠謬之妄談。雖言之不文。而網羅散軼。掇拾舊聞。亦庶幾乎古人

傳信之義。閱者略其詞而諒其意焉可也。

雖然漁川之言。予既備聞之而述之而論之矣。顧擱筆以後。反覆循繹。尚大有不能釋然於懷者。庚子一役。衅由我起。衡之公律。固爲背理。然既已不幸決裂而至於宣戰。則又不論理而論勢。彼聯軍以絕海難繼之兵。臨時烏合之艦。風習各殊之衆。猜嫌互異之情。雖勉強推定冠軍。號令決難一致。區區三萬餘人。懸軍深入。冒百忌以賭一日之得失。以兵法論。實處於必敗之勢。所謂越國鄙遠。吾知其難者也。

當時我國除禁軍不計外。所號北洋六軍。聶馬梅何各提鎮所部軍隊。環列於畿輔者。爲數當在十萬以上。以衆禦寡。以主敵客。以逸待勞。躡之登陸而斷其後。入面犄角。一鼓而覆之。固非甚難事也。否則圍而錮之。勿加殺害。杜絕接濟而使之自屈。斯仁之至義之盡矣。更不然。念子產壞垣之情。執晉文退舍之誼。畫地防堵。以限其馬足。一面肅清內亂。然後重整敦盤。相與折衝於樽俎。彼卽傾國而至。亦決無壓我城下之理。乃既不能戰。幷不能守。京津三百餘里間。一任其從容馳騁。長驅突進。如入無人之境。遂夷我堡壘。據我城郭。躪我京邑。遷

我重器。屠戮我官吏。凌虐我人民。宮殿化爲礫墟。衙署廢爲馬廐。如是不已。更勒賠款。賠款不已。更須請罪。請罪不已。更停考試。停試不已。更懲罪魁。種種壓迫。務欲踐吾國於朝鮮印度之列。在清室爲宗社將墟之痛。在國民有國命垂絕之虞。此實我全國之奇恥大辱。患切於剝膚。而禍深於萬劫者也。

我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宜如何幷心壹志。力圖振厲。臥薪嘗膽。以共脫此奴隸牛馬之銜勒。乃和局甫定。兩宮播越經年。僅得復還故處。絕不聞有盤庚籲衆之矢言。漢武輪臺之悔。艾地方官沿途供應。競求華侈。雍容玉步。宛然如鸞輅行春。鐃歌返闕之景象。於昔日之瘡痍塗炭。皆已消弭淨盡。不留餘迹。一若未有其事者。以苟延爲再造。以半主爲中興。歡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是可異也。

一時柄國元僚。封疆大吏。多半皆事前顯職。有列於朝。有守於位。先事不聞匡糾。臨事不見設施。誰秉國成。階此大厲。即誅責未及。亦當引罪投劾。自謝國人。乃委蛇固位。方幸以前此未有建白爲得計。而晉宮銜。而賞黃褂。受不愧而居不疑。猶復忌賢疾才。爭權競寵。沾沾於語言酬應之末節。因以樹門戶而分淵

膝。視國家之淪胥。人民之飢溺。毫不慨於其心。大臣如此。小者可知。清社之屋。於此已見。此尤可慨也。

其尤所不解者。自遭此次鉅厄。逼訂片面和約。層層束縛。我四萬萬人民之自由生命。不啻已置於他人砧俎之上。擇肥分鮮。聽其宰割。全國民衆。顧乃淡漠相視。一如越人肥瘠。蕭然絕無所與。如此極大痛史。相去不過二十餘年。事由始末。已不甚有人記注。偶爾道及。亦第如先朝野乘。略資談助。恍惚在傳聞疑信之間。除當日私人局部聞見。偶有著錄外。從無一完善縝密之載籍。多數知識界中。雖同抱消極悲觀。而聽天委命。要莫肯稍出其精神心血。以勉為宗國有所盡力。其當局有力者。則汲汲於據地盤。攫政柄。操戈鬩牆。日腐我同胞膏血。以苟圖一夕之快意。牽羣羊以就屠。肆伐毛剞腹。次第將及。猶不急謀斷繫共脫之法。而惟是角觝蹄嚙。忿爭芻秣。互相凌踐。以自促其生命。此真可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

義和拳之亂。所以釀成此大戾者。原因固甚複雜。而根本癥結。實不外於二端。一則民智之過陋也。北方人民。簡單樸質。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祇有小說

與戲劇之兩種觀感。戲劇仍本於小說。括而言之。即謂之小說教育可也。小說中之有勢力者無過於兩大派。一爲封神西遊修仙道鬼神之魔法。一爲水滸俠義狀英雄草澤之強梁。由此兩派思想渾合製造。乃適爲搆成義和拳之原質。故各種教術之統系。於北方爲獨盛。自義和團而上溯之。若白蓮天方八卦等教。皆不出於直魯晉豫各境。據前清嘉慶年間。那彥成疏中所述教匪源流。蓋亡慮數十百種。深根固蔕。滋蔓已遍於大河南北。名目雖異。實皆與拳教同一印版。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雖以前清之歷次剷刈。而根本固不能拔也。一則生計之窳薄也。北方人民。生活省嗇。而性多媮惰。謀生之途太仄。稍一不謹。往往不能自振。以至於失業。因惰而游。因游而貧。而困則麕集於都會之地。藉儻來之機會。以苟圖衣食。羣聚益衆。則機會益難。非至於作奸宄法。不足以維持其旦夕之命。浸淫已久。而冒險樂禍。恣睢暴戾之心生焉。明知誅責桎梏之在其後。而有勢可乘。不問是非利害。姑且吶喊附和。恣意焚掠。以饜其所欲。而僥倖於萬一之漏網。因多數民衆。平時皆爲此兩種結習之所淪浹。因愚而頑。因游而暴。適有民教互鬨之問題。以作之導線。梟黠大猾。乃利用鈎煽。歛以

狂藥。奸民倡之。愚民和之。游民暴民益乘勢而助長之。如硝磺桴炭。一旦禽合。遂轟然爆發而不可復遏

拳亂初定。當局皆怵於已事。因而深籌密慮。乃以調和民教爲惟一治本之至計。詔書憲令。丁寧剴切。至再至三而不已。不知就本案論。則民教固爲其激觸之始點。亂之所肇。而非其所以爲亂也。衡以全局。猶本中之標也。此愚民游民之兩種社會。若不澈底改革。廓清滌蕩。去其所以爲亂之原質。任遇何事。奸人皆可以隨時利用而搆煽之。割導線而尚留硝藥。危險之性永存。防於彼而失於此。亂源終不可以塞也。

今欲爲拔本之計。必先深求其本中之本。從改革民衆社會着手。一則注重於普通教育。改良小說。改良戲劇。組織鄉約。里社。實行宣講。以種種方法。使下級社會與中上級。逐漸接近。以相當之知識。遞相輸灌。俾多數民衆。略明世界大勢與人類生存之正理。勿侈言學校普及。炫難得之遠功。而忽可能之近效。則事半而功自倍。一則注重於普通生業。爲人民廣闢謀生之途徑。教以手工技藝。使多數無產階級。皆得憑自力以謀生活。殖其原料。開其銷路。便其轉運。通

其交易更於城市都會整頓警察制度廣設慈善機關使失業之人得資救濟浮浪惡少不得安足先導以可循之路而後乃懲之於不率之人恩以勸其前法以驅其後旣有恆產必有恆心無賴之徒自無由而聚集雖有豪猾亦無法以相煽誘無愚民則人心不可以妄動無游民則亂象不至於猝成不愚則不頑不游則不暴硝藥旣去雖有導線亦將何所復施非特一時之現勢如此二十世紀以後欲競生存於世界舍此亦更無他術由義和團之事而證明之條剖縷析其理致益顯然可見也

顧庚子以後忽忽又數十年矣而當軸鉅公海內賢達終尠克於此二事加之注意者夫固非見有不及而明有不燭也徒以體大事難國家非一人之專責毋寧乘一旦權位姑自厚封殖以貽子孫不知羅珍聚寶厝火而置積薪之上雖纏縢扃篋必有一日而同盡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也

夫良醫治病必深究於其病之所由起吾國受病之源亦固匪朝伊夕自鴉片之戰而外邪已入自洪楊之亂而元氣大傷然猶是膚膜寒熱之外感一轉而入腠理遽成絕大危症則實自庚子一役始今試問吾國工何以窳商何以敝

教育何以不振．自治何以不興．乃至軍隊不能具餉需．官吏不得領薪給．全國以內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少長男女．皆憧擾憔悴．戚戚然似不得安其生者．是何以故．一言以蔽之曰．以經濟窘迫故．經濟何以窘迫．曰以賠款．故因賠款而有借款．因賠款借款而鹽關兩稅．皆握於外人之手．因兩稅關係．而百凡設施．悉受牽制．如鼻受穿．如吭受扼．致呼吸運動．皆不克自由舒展．何以有賠款．曰以庚子義和團之故．因義和團而有條約．因條約而受壓抑．受剝奪．受限制．國際地位．遂一落而千丈．賠款特條約中之一款．而牽連以及者．實多因此一款而發生．即庚子以後．凡交涉上所受之種種損失．亦大半以此約為嚆矢．庚子一約．實吾國無期徒刑之宣告判決書．執吾手而強之署押者也．危症一現．百病交乘．由此而外感日以滋深．內腑益難清理．屈指二十餘年來．內憂外患．靡有寧息．清室之所以速亡．民國之所以多難．軍隊之所以不戢．民氣之所以僨張．直接間接．舉皆於庚子一役．有莫大之影響．即最近赤化之流毒．紅槍會綠槍會之所在滋蔓．實皆猶是義和之遺種．蓋不出於吾前所述二義．其所以構成之原素同也．

然則吾國而不欲圖治則已．如欲根本圖治．深求其最初致病之故而投之以藥．則庚子經過事實固爲惟一攷鏡之方案．因何而始．因何而終．因何而曲折變化．何時受寒．何時受熱．何時而有飲食饑飽之湊泊．乃至呻吟嚬笑．皆有詳究之價值．固醫國和緩所當精研而密察之者也．顧同一病狀而各見所見．各聞所聞．同一見聞而各非其非．各是其是．是又在乎審方者之周咨博採．平情體驗．有以參衆說而會其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漁川所言．雖亦限於局部見聞．而近水樓臺．親切明確．固望聞問切之首當注意者也．

昔吳之敗於越也．夫差使人立於門中．出入必呼之．因是以申儆國人．終雪先人之恥．庚子之役．於吾國創已鉅矣．痛已深矣．固吾國人所當念茲在茲．懸懸於心目者．然則茲編所述．固藉以存一時軼事．亦庶幾自託於夫差門者之役．以茶餘之清話．作飯後之鐘聲．願吾國憂時志士．愛國青年．回首前塵．毋忘檇李也．

清光緒庚子之役。余方在滬讀書震旦學院。年少血氣不定。痛朝局為小人所持。力謀所以傾當局者。但不欲與黨人伍。以文雜投各報。自署為庸生。人皆目之曰狂。曾以意編庚子禍國記。申報載之。而頗為時流所誦也。其實不過童言妄語而已。羌無事實。劉治襄同年雄于文。下筆娓娓不倦。同值樞垣。朋輩三四人。嘈雜其左右。而能作文治事如平時。此孟子所謂不動心者也。吳公漁川。曾以懷來令隨駕西狩。耳聞目見與當時外間所傳聞異辭。吳公口述。劉公筆授。隨聞隨記。積久而成帙。今所刊庚子西狩叢譚是也。閱世次敍。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吳公意有所盡。劉公則間以己意參錯其間也。吳公當年意氣之豪。以為天下事一蹴可幾。不料為權相所忌。卒老于監司。不得與世所豔稱之吳忠惠公並顯。豈非命耶。今垂垂老矣。眉間尚放白光。誠不愧曾惠敏之門楣也。世變方殷。天下可驚可怪之事。恐尚不止于庚子之獷悍也。吾將拭目以俟劉公他年之所記。時

中華民國十有七年四月日南昌饒孟任跋